



READERS

读者®

■ 海边理发店 ■ 女王的配偶 ■ 反复告别的盛世情书店 ■ 天赐的爱情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1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36期 六月上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龙源网APP
「名刊甄选」套餐会员



扫码下载APP



“只需一个APP
畅读上千种
名刊大刊”

【限时活动】订阅「龙源网」app“名刊甄选套餐”年会员，可专享**“第二年会费1元”**

【套餐介绍】套餐内囊括180+种热门杂志，你想读的，都在这里

详细杂志清单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费用说明】首年会费198元，第二年1元，两年合计199元

扫码立即订阅



【您关心的】

- 如何参与活动：扫描上方活动二维码，输入手机号并付款199元即可
- 如何查询购买的套餐：用手机号码登录「龙源网」APP--我的--我的订购--我的套餐订购
- 本产品均为电子杂志，需手机端阅读，非纸质杂志

有疑问请咨询官方客服微信



卷首语



居敬堂对瓶花为画
(明末清初)八大山人

坐春风中

●舒 州

北宋时，朱光庭赶赴汝州，去拜见自己的老师程颢，听其讲学，过了一个多月才返回家中。朱光庭逢人便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与人对坐，竟能让一个人像坐在春风里，心旷神怡至此，多么难得！

程颢的学问自不必说，是儒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脾气也好得不得了，总是满面平和之气，友朋门生，几十年也未曾见他气急色厉。程颢既是一位良师，润物细无声，又是一位益友，吹面不寒杨柳风。

不论良师还是益友，与他人对谈，都会让人如坐春风。也只有春风，才能将这份愉悦比拟得贴切——夏风太热，秋风乍凉，冬风又辣，唯独春风，万物皆宜。

一点一点变得更好的人，像春风向上，让天地一寸一寸地焕然一新。善于品味生活乐趣的人，也像有一把似二月春风的剪刀，能裁出片片小心思。

原来靠近爱与美好、笑与快乐的人，也似坐在春风中呀。

（陈福民摘自《辽沈晚报》2021年3月17日）



读者[®]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梓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责任编辑 李 霞

编 辑 南衡山 桑云婷

张 妍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外联编辑 尹 莲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8773245

经营部

主 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 洋 8773094

发行经理

王 磊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韩 蕊 8773042 雷 博 8845947

马国森 8773036

广告经理 伊 宁 8773016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 真 (0931) 877331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32 当代愚公

杨学义

文苑

1 坐春风中

舒 州

4 海边理发店

荻原浩

17 开始

詹姆斯·赖特

25 小獾胡的回报

张 炜

35 苔香满衣

张春亚

41 微雨，甚思酒

王 亚

71 花月夜

德富芦花

71 天上人间

胡竹峰

人物

14 女王的配偶

查 非

24 外场的老舍

李 鹿

60 人生实苦，唯有自渡

许朝暮

杂谈

22 娱乐和教育的区别

罗振宇

30 群居不倚，独立不惧

马未都

42 将时间还给自己

唐辛子

50 职场“鳗鱼人”

岑 嵘

51 功绩主义和工作观

张 丰

56 不卷

忆 湄

58 原子弹和芯片的“经济学”

谭保罗

62 婚姻本身

闪闪发光的柯西莫

话题

20 从“跑步买基”到“聚众抠门”

肖舒妍

26 反复告别的盛世情书店

李婷婷

46 一个狱警和他的“树洞”

魏 啜

64 如何成为黑马

万维钢

人生

8 老足球

路 明

10 属于父亲的孤注一掷

今我来思

13 婚姻如筷子

尤 今

38 天赐的爱情

刘小念

52 风，起于青蘋之末

陆晓娅

54 归来仍是少年

黄国平

(总第736期) 六月 (上)

录

生 活

- | | |
|------------------|------|
| 12 蝴蝶的一个吻触 | 张丽钧 |
| 18 人群中，我们靠弱点认出彼此 | 黄 菲 |
| 23 羡慕另一只鸟 | 查一路 |
| 23 巧妙地取悦对方 | 神冈真司 |
| 43 慢慢画 | 朵 拉 |

文 明

- | | |
|-------------------|--------|
| 9 真正的教育 | 王 涛 |
| 49 你只是0.25%个人 | 马库斯·乔恩 |
| 63 林冲比不上武大郎 | 韩 羽 |
| 67 好玩的春秋战国 | 陶瓷兔子 |
| 68 读懂《西游记》，就读懂了人性 | 甘蓝蓝 |

悦 读

- | | |
|-----------|---------|
| 19 言论 | 斯奈扎纳·苏什 |
| 36 漫画与幽默 | |
| 44 女儿的守护神 | |

意 林

- | | |
|--------------|------|
| 55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 | 冯骥才 |
| 55 万物皆由自然供养 | 达·芬奇 |
| 55 徒然草 | 张宗子 |
| 55 最厉害的本领 | 晨 曦 |
| 55 鸿雁 | 星云大师 |

点 滴

- | | |
|--------------|------|
| 29 客气 | 亦 舒 |
| 29 人有三命 | 刘后香 |
| 31 天寒露重，望君保重 | 林清玄 |
| 48 称心如意度余年 | 奥勒留 |
| 57 三不去 | 侯爱兵 |
| 59 胡须很美 | 赵盛基 |
| 59 捧杀 | 祁白水 |
| 61 消失 | 村上春树 |
| 66 两种化敌为友 | 易中天 |

互 动

- | | |
|----------------|-----|
| 70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 宁嘉仪 |
|----------------|-----|

艺 术

连理情深 (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8773351
传 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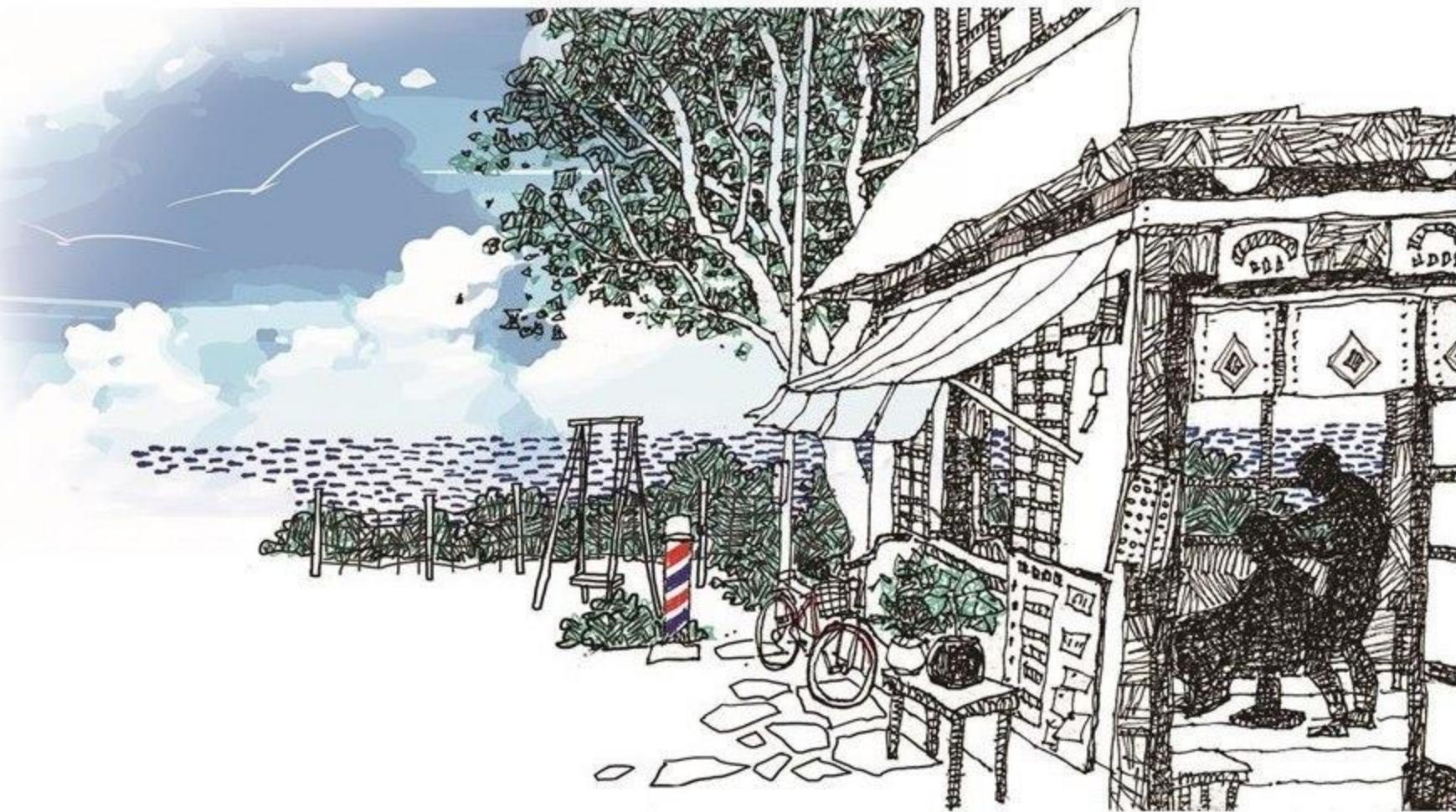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海边理发店

● [日] 萩原浩 ○ 曹逸冰 译

不觉养成了去美发厅的习惯。

“您想剪成什么样呢？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平时应该很少进理发店吧？您特意选择这家乡下理发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对不起，我不该瞎打听的。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就是了。”

“照现在的样子，剪短一些就行。”——这句说惯了的话差点脱口而出。可是闻着那生发水的味道，我改变了主意。来一趟有名的店不容易，于是我鼓起勇气问：“您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发型？”话音刚落，店主的眼角就浮现出皱纹：“当理发师的都盼着听到这句话。可这事还真不能我一

个人说了算，我还是会跟您商量。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一直觉得，男士应该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选择相应的发型。平面设计师？啊，我懂了，就是设计书本、杂志之类的，对吧？”

店主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脑袋摸了一遍，他的动作如此轻柔，应该是在检查我的发质和头骨的轮廓。我的发旋长在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一摸到它，店主的手就停住了。他会对我说什么呢？我有些紧张。谁知从那薄得仿佛一条皱纹的嘴唇间吐出的话，仅仅是关于新发型的几个选项与提议。不等我开口回答，店主就“咔

那家理发店位于海边的一个小镇。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过时的西式小屋。没有鲜花的院子里，立着一架被人遗忘的秋千，支架和锁链上都布满了红色的锈迹。店主早在我到达前就站在那里了。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明显有不少白发，却没有染。

我刚在椅子上坐好，他就给我套上白色的罩衣。他问：“路还好找吧？”我点了点头。

我有多久没有去理发店剪过头发了？高中毕业后，我想把发型弄得时髦些，于是不知



嚓”一声，动了一下不知何时拿在手上的剪刀。

二

我的眼前是一面硕大的镜子。身后窗外的大海，就这样一览无余地映在镜中。秋日午后水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大海，两种蓝色各占据半面镜子。

“工作忙吗，自由设计师？您还这么年轻，就已经自立门户了？了不起。哎呀，我都为您高兴。毕竟我自己也做了这么多年，特别有共鸣。”

“我们家从我祖父那代开始经营理发店，我算是第三代传人。我家的理发店在当地也算老字号了，其实当时店里有其他理发师，还有徒弟，根本不缺人手。我当时特别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非得让我干这个呢？”

店主把手指搭在我头上，让我把头仰起来。

“年轻人听我说这些一定感觉很无聊吧？像我这样的老头子也只能说说陈年旧事了。不过父亲当年教导我，锻炼口才是理发师的必修课。可惜，我们家的店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那场大空袭中被毁了。”

店主后退半步，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开始前后左右地打量我。

“其实，我原来是想当个画家的。上学的时候，我成绩最好的那门课是美术。战争结束后第三年，我父亲搭了个棚屋，重新开起理发店，可我当

时根本没有回家帮忙的打算。但是我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只有旧制中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报考那所美术学校。”

店主看着我映在镜中的脸说：“我跟着替人画招牌的画师做了一阵子学徒，还画了一些作品给美术展投稿，却一无所获。最后，我还是回家了，求父亲再给我一次机会。于是，我又干起了在理发店扫地的差事。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的头发短了很多，额头的刘海不见了，总是被挡住大半的耳朵也露了出来。镜中的我和平时判若两人。哦，原来我长这样啊……店主把剪刀换成剃刀，反复削着我的发梢。

“二十出头时，我就成了一家店的顶梁柱。父亲去世后，客人明显比原来少了很多。打那以后，我就开始玩儿命练本事。昭和三十年（1955年）以后，店里的生意才慢慢好起来。生意好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慎太郎头’。我成了我们那一带最擅长剪慎太郎头的理发师。我们家应该也是那一带头一家买电视机的。我就是在买电视机那年成家的。老婆是我的远房亲戚，来自秋田，原本是在店里打杂的，文文静静的一个人，勤快得很。”

我紧张地等待店主给我刮胡子，没想到他只剃了发际，就往我身上多套了一层塑料罩衣，说道：“先给您洗头吧。这边请。”冲洗了好久，店主才往我的头上倒了一圈洗发水。与其说是洗头，不如说是按摩头皮。

“理发店的生意，是从昭和四十年初，那群人到日本来访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些机灵的理发师开始给客人烫头发，可惜我周围的同行太乐观了。他们觉得玩小乐队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人，这些人掀起的潮流绝对长久不了。后来，就有了‘嬉皮士’和‘疯癫族’。留着乞丐发型的年轻人开始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传统的理发店一家接一家地倒闭。三十岁那年，我在理发大赛上拿了个小奖。可这种奖啊，真是一点用都没有。眼看着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差，两个雇员的工资都快开不出来了。但我打定了主意，要是真走到不得不辞退员工那一步，就把店关掉。倒不是因为我特别疼惜员工，而是我们家有三把理发椅，我又是三代传人，这口气还是要争的。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私生活也会出问题。我这人特别爱喝酒，酒品还不好，一喝醉就控制不住自己。渐渐地，我开始打老婆。一天，我参加完商店协会的联欢旅行后，回家一看——老婆没影了，她的衣服和东西也都不见了。过了一阵子，她寄来了离婚协议书。

“啊，您感到哪里痒吗？”店主用手掌揉搓着我满是泡沫的头两侧，又用蜷曲的手指揉捏我的头顶。冲第三遍，上护发素，然后又是漫长的冲洗。我回到之前的那把理发椅上，他先用毛巾擦我的头发，再拿吹风机吹。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头发长得吓人的男青年。他穿着一件印着佛祖的T恤衫，下



身是喇叭牛仔裤，长发及腰。他对我说：‘帮我剪成三七开的短发吧。’我生怕他中途改变主意，连忙先给他‘咔嚓’一剪刀，然后才问：‘为什么要剪头发啊？’他说：‘跟我同居的姑娘怀孕了，我再玩音乐就没法养活她了，所以我要去找一份正经工作。’我在给他剪头发时，他在理发椅上掉眼泪。

“经过这件事，我下定决心，要让理发店改头换面。青年走后，我就把自己的慎太郎头剃了。打那时起，我的头就一直是您现在看到的样子。我一咬牙一跺脚，举债装修了店面。我还去学了按摩，从基础学起。当时美容院正好进日本，全国上下加起来没几家。我将洗发水、生发水什么的也全换成了原来不舍得用的高档产品。不过，价格也相应提高了一些。没想到这一搏还真赢了。当然，要是没有他，我家的理发店怕是火不了几天，是他让这家店真正兴旺起来。他是一位大明星。大明星特别满意我给他做的发型。有一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了我家理发店的店名。报道一出，理发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简直跟做梦一样。我就是在那时开始采用预约制，不让大家到店里排队了。”

三

我从来没在店里做过按摩，多少有些不自在。毕竟给我按摩的人都一把年纪了，他显然比我更需要按摩。然而，

店主就是不停手，一会儿给我按上臂，一会儿又按前臂……连手心都按了。

“您还这么年轻，肌肉关节却很僵硬。肌肉酸痛就是努力工作的证明，多了不起啊。我说到哪儿了？啊……想起来了。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很多名人来我家剪头发。于是周围的人开始吹捧我，越是这种时候，就越应该谦虚谨慎，可我把这些话当真了。四十八岁那年，我在银座开了分店。说得好听点，那是我有事业心，可我真正想做的不过是往脸上贴金罢了。我把父亲传下来的总店交给我的得力干将负责，自己则去银座分店坐镇指挥。现在想想，我当时没有看清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啊。先生，您要是有把业务做大的打算，可一定不能大意。公司做得再大，也别把公司守则挂在墙上，挂上‘初心’才对。哦，您准备一个人做下去？也许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店主取下毛巾，在我的脸颊上涂抹温热的肥皂水。

“分店开张的第二年，我又娶了老婆。老婆能干得很。她明明比我小一轮，我却总挨她的训。我跟前妻没有生育，五十多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如果人生真的有巅峰和低谷之分，孩子出世的那一刻就是我人生的巅峰。可惜好日子啊，总是不长久。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更显得珍贵。您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应该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没错，在银座开分店并不是明智之举。

眼看着分店的生意越来越差，我又开始借酒浇愁。这个老婆和上一个不一样。我没打她，却也不怎么回家了。我明明还爱着她，却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只因为不想听她唠叨。”

开始剃须后，店主顿时安静了许多，也许是因为他正拿着刀吧。

“我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听过五花八门的故事，仿佛我的格局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升。可是，我其实一点长进都没有。那时的我，看什么都是隔着镜子的，因为正视现实会很痛苦。到头来，两家店都归了别人。其实，要是咬牙放弃银座的分店，总店应该还可以开下去……可惜，出了点事。实话告诉您吧，我杀过一个人。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情了。帮我打理总店的人突然请辞，说要自立门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当时他也四十多岁了，有自己的家，我也料到他总有一天是要走的。我原打算让他用我家的店名开店。听说他要走，我气得火冒三丈。他还要带走一个员工，甚至要求我分一部分顾客给他。这些要求令我气到极点。打烊之后，我们在总店吵了起来。我顺手抄起一旁的发钳，打在他的头上。最要命的是，偏偏那是一把又大又重的老式发钳。起初，他还是清醒的，我叫来救护车，一路上不停地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我就被警察带走了。两天后，警察在审讯室里告诉我，他死



了。我在服刑期间跟老婆办了离婚手续。她原本不同意离婚，但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好说歹说才劝动了她。我不忍心让她变成杀人犯的老婆，也不忍心让我们的孩子变成杀人犯的孩子。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不知不觉，胡子剃好了，店主又去里屋取新的药水和工具。椅背还没扶起来。

“服刑期间，我成了卫生专员兼理发专员。专业理发师进监狱可不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很受重用。”

最后一个环节是脸部按摩。店主的手指拂过我的眼眶，在眼皮、眼梢、眼袋、眼角上画着圈，一遍又一遍。

“我本不打算再当理发师，但出狱后没多久，我便意识到，坐过牢的人真的很难找到工作。于是我开始去养老院给老人理发。后来，我就把东京的房子卖了，买下这栋房子，把它装修成了理发店。我根本不在乎店的地段，只是因为我喜欢看海，就选在了海边。渐渐地，一些本地人听说我是理发师，开始时不时光顾。直到那时，我才在公交车道边立了个灯柱。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店里的镜子呢？让客人看到美丽的海景，这是借口。这面镜子啊，其实是为我自己装的。理发师的工作几乎都是站在大镜子前完成的。理发师的一举一动，客人都会看在眼里。可这偏偏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于是我想，要是客人能一直看着大海，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脸了吧。我唯恐哪一天有人

指着我说：‘你是杀人犯。’”

四

“这家店开张的第三年，那位大明星来了，他说正巧在附近拍电影。我感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不停地给他鞠躬。因为我知道，他有好几年没拍过电影了。来找我之前，他刚演了一部电视剧的配角。为了那个角色，他把头发留长了一些。他让我‘剪成老样子’。我剪得可卖力了。他的头发稀疏了不少，弹性也大不如前，所以我剪得格外仔细。打那以后，他开始频频光顾这家店。在他去世前半个月，他叫我去一趟他住的医院。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理发。他的语气跟平时一样彬彬有礼。我还记得他最后是这么对我说的：‘谢谢你。多亏了你，我才能有今天。’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却有人这么感激我。光是这句话，就让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您的发旋长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嗯，每个人的发旋都不一样。我天天跟头发打交道，差别再细微也能一眼瞧出来。您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啰唆的老头子？我也不是天天都这样。我还是头一回跟客人聊这么多呢。有些事啊，还是得跟您说一说，毕竟我也没几年好活了。”

这时，店主突然说道：“您后脑勺那个缝过针的伤口，是小时候摔的吧？”

我不禁望向镜中的他。因为逆光的关系，他的脸变成了

一团黑影，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那个伤口，是摔下秋千的时候磕破的吧？那秋千就在河滩的公园里，周围的地上都是石头，能不磕破皮吗。我实在不放心让儿子在那么危险的地方玩，干脆买了架秋千，装在自家的院子里。老婆还笑我太宠孩子呢。”

“这栋房子的院子里不是有一架破秋千吗？那是我从东京的家里搬来的，不是原来就有的。”

店主问：“令堂还健在吗？”我回答：“嗯。”店主沉默了。但我大声打破了只有吹风机响声的寂静，说：“我下周要办婚礼了。”然后，我才简明扼要地道明来意。婚期将至，我想在举行婚礼前去理发店好好剪一次头发，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去美发厅随便弄弄。我只跟他说了这些，绝口不谈母亲是多么不愿意提起他，以至于我只能到处打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这家店。店主的脸在逆光中漆黑一片。他开口对我说：“恭喜您了！”我回答：“谢谢！”本想再说点什么，可剩下的话到头来还是咽了回去。店主完成了全套流程，解开罩衣的搭扣。他不肯收钱。我硬是把钱塞给他，怀着合上老相簿的心境，伸手握住门把手。店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请问……能让我再看一看您的脸吗？不不，我就是怕额发没理好。”

（梅源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海边理发店》一书，本刊节选，狄萱图）

校长说：“你就是这块料，回去，你什么都不是。”

校长又说：“出身怕什么，我家庭成分也不好。留下来，好好练，会有前途的。”

他不知该说什么，索性低下头，心里打定了主意。

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他寄回与周总理的合影。姆妈脸上有荣光。弄堂里的小伙伴，都当他跳了龙门。舞蹈学校伙食好，常有外宾来参观，十次有八次是周总理陪同。学校男生少，女孩子众星捧月地围着他。老师也喜欢他，把他当未来的芭蕾舞王子培养。黑白相片里的王子，穿雪白的紧身裤，长身玉立，高高昂起头，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

可是他开心不起来。他想念姆妈做的黄鱼鲞，想念姐姐弟弟，想念弄堂里的小伙伴，想念坑坑洼洼的足球场。

那天他好好上着课，班主任把他叫出去，说北京来了老师，想看看他。老师说一口好听的京味普通话，请他举起手，抬抬脚，转个身，跳一跳。然后，老师满意地点点头，递给他一张准考证。

他这才晓得，是新成立的舞蹈学校来上海挑苗子。照着准考证上的地址，他稀里糊涂地去了。在此之前，他没跳过一天舞。前后考了四轮，最后一关是面试，评委席上坐着乌兰诺娃（苏联芭蕾舞演员）。从两千多个孩子里，最终选中十二个，其中就有他。他光荣而懵懂，像被打包的土特产一样，跟着老师到了北京。

开肩，压腿，从基本功练

老足球

●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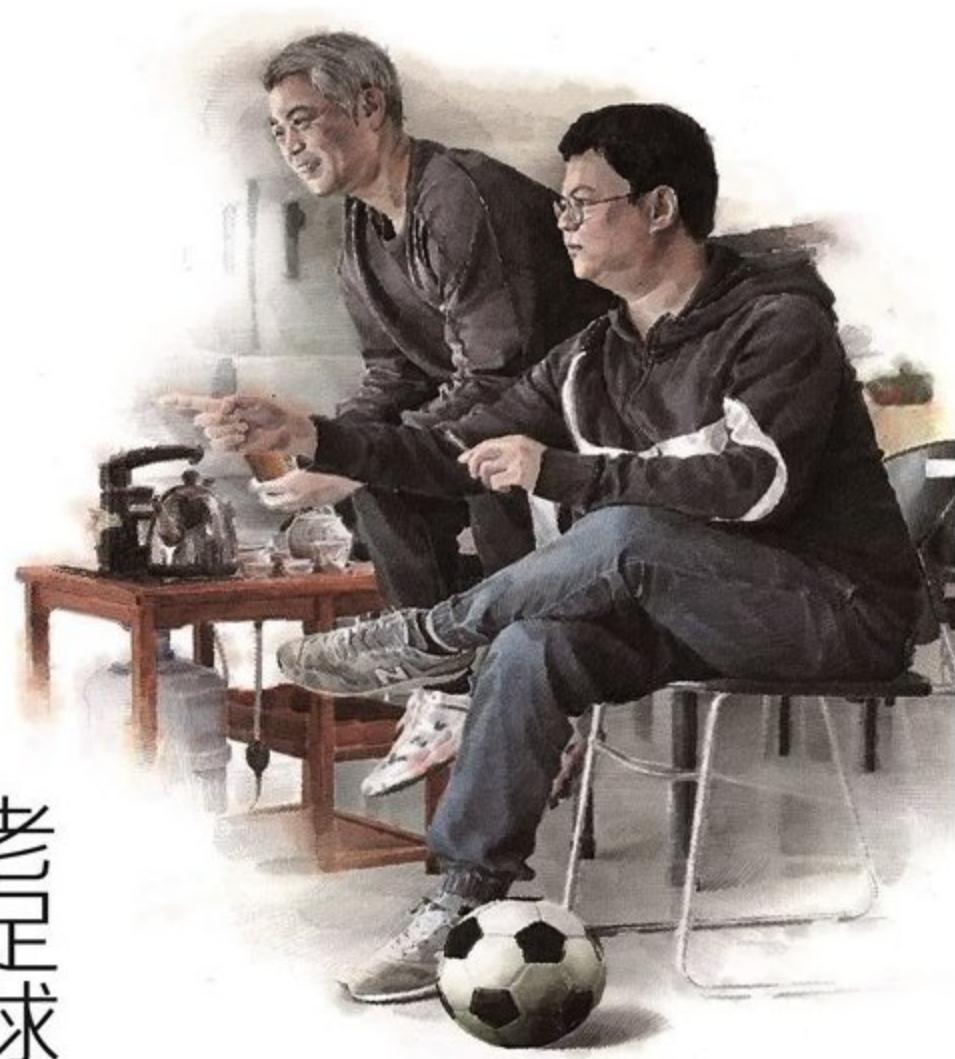
起。他谈不上多喜欢舞蹈，但规定的动作，总比别的孩子掌握得快一些。第二年，他就登台表演芭蕾舞剧《虞美人》，主演是陈爱莲，他在后面踩高跷。又过了一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访问香港，向舞蹈学校借调六名小演员，名单里有他。他开心极了。但最终公布的赴港人员里，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他的男孩顶替了他。他被卡在政审这一关：他爹爹是上棉十七厂的门卫，新中国成立前拜过“老头子”，属于“历史问题不清楚”。

他心里有数了，自己不是王子的料。他就是工人家里的小囡，野球场才是他的王国。他去找校长，要求退学。校长拒绝了。一张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硬座票是十三元五角，家里

每个月给他寄五元钱生活费。他攒了三个月，偷偷买了一张票，跑回上海。

等过完这个年，他就七十六了。如今他一个礼拜踢一次球，还是在从前的球场，和一帮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只是这几年，老兄弟减员得厉害。骨质疏松的，心脏搭桥的，有人消失了一阵子，再次看到名字已是在讣告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成了球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个。他摔断过一次肋骨，没打石膏，敷了点中药，骨头自己长好了。他想，这是在提醒自己，不服老不行。以后踢球得悠着点，多传中，少过人，尽量待在自己的区域。

“给你讲个笑话。”他说。“讲个笑话”是他的口头禅。这辈子，他碰到的笑话比较多。





“你知道，当初我回到上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户口。”他哈哈大笑。人跑回来了，户口还在宣武区——如今多少人梦寐以求、花钱都买不到的北京户口。

没有本市户口，他就进不了厂，上不了班。眼看就要满十六岁，不能在家吃白饭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个上棉十九厂的领导欣赏他的球技，跑去跟舞蹈学校谈，最后付了两万元“培养费”，把他的户口迁回定海桥。在那个年代，两毛钱够买一斤大米，八毛钱能买一斤猪肉。等于用两万五千斤猪肉，把他换了回来。

他知恩，从此死心塌地留在十九棉，一边当钳工，一边在厂队踢球。八一队要他去，安徽省队要他去，空四军要他去，他都一口回绝。“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任性、忠心。”他猛吸一口烟，像总结自己的一生。

等到很多年以后，他才理解校长那句“一事无成”的意思。并不是讲，离开了舞蹈学校，就做什么都不行，而是说，这种骄傲、不计后果的个性，是要吃苦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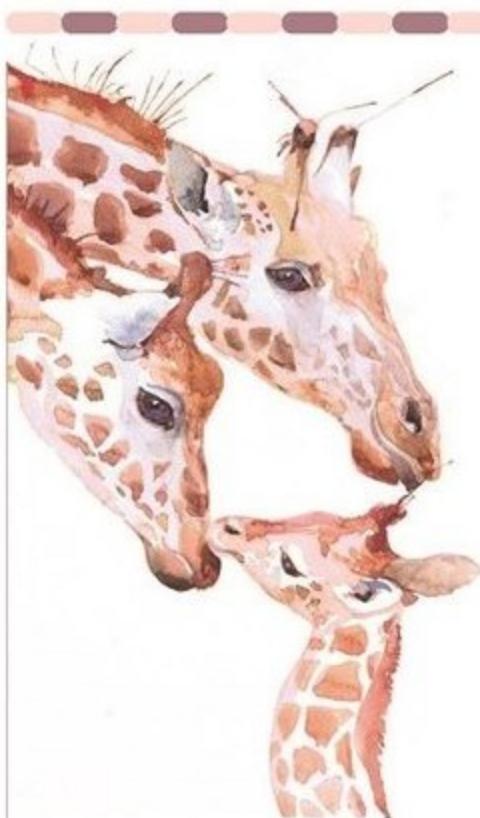
许多人为他可惜，觉得他浪费了宝贵的天赋。他本该是足球明星或者芭蕾舞王子，到头来，却当了一辈子工人，直至退休。

甚至于，他为之坚守的工厂已经不在了——十九棉消失在改制的洪流中。工人足球那一页翻过去了。

可是，什么叫浪费？什么才是值得？球场上，他是横刀

立马的中后卫；车间里，他是响当当的八级钳工。放下身段，踮起脚尖那一套，他学不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普通人，在变革的年代里，按照自己的心意，度过了平凡而有尊严的一生。

晚上，老兄弟来看他。他



几年前，我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邂逅一位中年美国妈妈，她告诉我，她有一个很难教育的儿子，不断地索取，但就是不愿意遵守规矩。儿子的口号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确实，在美国的法律中，年满18岁的公民有权利开车，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所以这个儿子在高中的后两年不听父母劝告，浪费了很多时间。高中毕业后，儿子要求父母出钱送他去他向往的私立大学。

结果，这位美国妈妈语重

不喝茶，倒一杯清水，陪老兄弟抽香烟，看足球，聊些陈年旧事。老兄弟指着屏幕上的卡纳瓦罗，对他说：“喏，这个人老早踢球蛮像你的。”

（大浪淘沙摘自《解放日报》2021年3月23日，索焱图）

心长地对儿子说：“你已经到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年龄，你原本可以拿到奖学金，但是你更愿意按你自己的方式学习和生活。我们尊重你，所以到了今天，你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能先去社区大学（教育质量相对差，学费便宜）学习两年。这两年中，你所有得A的课程我们为你出学费，得B的课程我们出2/3学费，得C的课程出一半的学费，C以下的课程你自己付学费。你可以通过打工或者贷款获得你所需要的钱。如果

你能在这两年中表现出对自己负责的能力，我们再谈转私立大学的可能。”

我当时问这位妈妈：“这样做，难道不担心孩子失去更好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位美国妈妈严肃地说：“学会为自己负责，是最重要的课程，如果上社区大学能让他学到这门功课，那社区大学对他而言就是最好的大学。”

在千方百计为孩子创造好的教育条件的同时，不要忘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林冬冬摘自中信出版社《规矩和爱》一书）

真正的教育

● 王涛

属于父亲的孤注一掷

●今我来思

我父母出生的时候，齐鲁大地早已不堪人口重负。他们在22岁时经人介绍匆匆成婚后，便沿袭祖辈闯关东的传统，来到一片旷野的北大荒。

在多生多育的时代背景下，我父母各自有着数量可观的兄弟姐妹。作为长子、长女，他们肩上的担子从来都不止于养活自己，可那时他们能倚仗的，只有一身的气力和脚下黑色的土地。

从我有记忆起，家里的日子总是异常节俭，而这节俭在我父亲身上又逐渐演变成了吝啬。

北方人做菜向来是“一次性、大分量”，这就导致我们家晚上和中午的菜谱往往是一脉相承。我爸则每每在最后一根剩菜也被夹走后再掰开一只馒头，仔细地擦去零星散落的油水，直到盘子光洁如新方才心满意足。

偶尔，我爸也会精神焕发地拎回一些水果，但每一个都有着创伤或霉斑。那是一种叫作“包圆儿”的买法，白天被无数双手掂起又扔下的残次水果，商家会在傍晚收摊前以很低的价格甩出去，我父亲就是这时水果摊的常客。直到今天，我对水果依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记忆里总是一家人围着垃圾桶，将每一只水果或削或剜地去除大半，剩下的部分放进嘴里，那种行将腐烂的味道怎么也盖不住地弥漫开来。每个人都低垂着睫毛，在顶灯的照射下，扑簌的暗影洒在脸上。

生活的贫瘠很容易压垮坚贞的感情，我父母时常会为了钱吵架。大概在我十岁那年，有一天，我妈在骑车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弄丢了一百块钱。回到家后，她一遍又一遍地翻找所有可能和不可能放钱的地方，诚惶诚恐的样子，全无一个成年人该有的镇定。

我始终记得那天的黄昏，我爸暴跳着把手边每一件能摔的东西都狠狠地摔到地上，几近癫狂。可那些破碎的声响过后，家里便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寂静。我妈蹲在地上小心地一件件检视那些还没完全坏掉的器皿，我爸背光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双手抱着头，一动也不动。

我站在他身后长而黑的影子里，觉得茫然和恐惧。

关于穷的每一点记忆都在时刻督促着我前行，所以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从不曾有片刻的懒惰。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我终于拿到人生进阶的第一把钥匙——一所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是在那一年的夏天，我爸做了一件几乎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事。

我拿到通知书后，我爸整日里计算器不离手，只顾噼里啪啦地算着。等他终于算清楚我上大学所需的基础费用和家里的平均收入后，便从我妈那里拿走了存折。傍晚，他挂着薄汗神采奕奕地冲进家门，郑重地向我们宣布要大摆一场升学宴，用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请来所有乡邻，且不收任何贺礼。

我跟我妈激烈地反对，同他理论，但我爸充耳不闻，兴致勃勃地筹备起这场升学宴。那些日子里，他的眼睛都闪着光，快乐像要从他周身的毛孔中溢出来。我跟我妈看在眼里，为了他这份多年来难得一见的愉悦，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出反对的意见。可那时的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理解我爸。

办升学宴那天，我爸起得很早。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从枕头下拿出那条压了几天的旧西裤，庄重又仔细地穿上，忽然没来由地一阵心酸。

在那算得上是酷热的一天里，我爸穿着宽大厚重的西装迎来送往，推杯换盏，却似浑然



不觉得热。

我在席间穿梭着招呼来客，嗑着瓜子的女人们压低了声音在聊天，有几句话顺着风飘进我的耳朵。一个说：“也不是考上就完了，还不是要赚钱供孩子上学，这么摆阔也不知是为了什么？”

另一个轻笑着接茬道：“还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一辈子没见抬起过的脸面。”

我心里一颤，遥遥地望向满面通红、一辈子的笑容都没有今天灿烂的父亲，心上的城池一块块碎裂，险些掉下泪来。

太阳一寸寸落下去，人们酒足饭饱后散去，留下满地狼藉。我跟我妈挨桌收拾着，我爸就站在院门口，一言不发地望着天空。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我妈弄丢一百块钱的那个晚上，我爸那出奇的愤怒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一百块钱。他发疯般地摔在地上的，是对生活的无力和对自己的不满。



我抬起头看着我爸即将隐没在夜色里的侧脸，不知道是光线还是酒精的缘故，他的脸看起来很红，眼角有滚动的水光。

我觉得他似乎年轻了许多，又似乎老了一些。

三

毕业工作后，我一般到春节时才回家。这一年十一月，我早早地接到堂哥的婚礼请柬，仪式定在大年初八举办。

我叔叔结婚很早，堂哥四岁那年，他们举家迁到东北。他跟我爸一样，把生命的气血榨成一点一滴的汗水来供养脚下的土地，平日里一分钱也要掰成几瓣儿来花，可这一年，却将堂哥的婚礼办得着实轰动、无比阔绰。

北方内陆的农村，各色的海鲜流水般地被端上席面。随上一百块份子钱一家人来吃的乡邻几乎无暇聊天，主妇的怀里各抱着孩子，一双双手不停地剥着虾蟹塞到孩子嘴里，生怕输给别家。

我妈说，堂哥的这场婚礼几乎花掉了我叔叔大半生的积蓄。

酒席散去，新嫁娘满面荣光地挽着堂哥的手臂飘然离去，男方亲戚家的女眷照例留下来帮忙收拾打包。

叔叔在最偏远的一桌抽出一把椅子坐着，手指间夹着一根点燃的烟，只是浑然忘了抽。他眯着眼睛审视着这一刚刚落幕的大场面，那眼神，和我爸当年站在院门口望着天空时一模一样。

也许这样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者说这样一个平凡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怜的。他们受时代和条件所限，大都不曾有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始终背负着太重的担子和太多的期望。他们一生劳苦，似是永远都在沉默地接受，其实他们表面有多少谦恭和平静，内心就蛰伏着多少反叛和渴望。

这些父亲需要一个契机，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去获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荣耀。这是属于父亲的孤注一掷。

（紫 瑞摘自《视野》2021年第5期，李晓林图）



1

我们一行人去欧洲访问。团里有一位王先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为了显得精神一些，出国前，他特意染了发。由于染膏质量不好，他抱怨头发脱色厉害，但他想得很周到，随身带了一条大枕巾，睡觉的时候拿别针把枕巾别好，一点也不会染污异国酒店的枕头。有人跟他开玩笑：“王兄，你可真注意国际影响啊！”他说：“我怕弄脏了人家的枕头，怕人家说，瞧，这就是中国人枕过的枕头。”

为我们驾车的是一个德国人，名叫海瑞。海瑞表情严肃、做事刻板，我们都不太喜欢他，连导游都跟他处得不甚愉快。海瑞显然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中途休息的时候，便总是躲得远远的，独自抽烟。相处了整整一周，就要分手了，大家礼节性地跟海瑞拉拉手，说声“拜拜”就算告别了，唯有王先生郑重地握住海瑞的手，咕噜了一串我们谁也没听懂的话。海瑞听了，居然咧开嘴傻呵呵地笑个没完。事后，我们问王先生说了什么，导游抢着说：“两天前王兄就跟我学这两句德语，现在终于用上了。这两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你的驾驶技术十分高超，愿平安永远与你相伴！”

2

一位同事的婆婆去世了，我们前去吊唁。我们约略知道小区的所在，以为这就可以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想要找到办白事的地方并不难，因为那里一来会放哀乐，二来会打纸幡。但是，我们的车在小区里转了半天，硬是没有找到同事婆婆的家。后来，我们只得打电

话询问门牌号。

我们问同事，为什么把白事办得这么悄无声息。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们：“我婆婆是个处处都为别人着想的人。临终前，她特意嘱咐，在她死后千万不要放哀乐，也不要打纸幡，因为楼下的孩子刚刚满月，隔壁的小夫妻结婚还不到半年……”

下楼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人站在楼道里，默默垂泪，给这位好人送行。

3

一位小学特级教师应邀到外地讲课。大礼堂里坐着上千名听众。学生是临时从附近学校“借”来的，孩子们既兴奋又紧张。要读课文了，孩子们齐刷刷地举起了小手。

老师随意点了一个胖胖的男孩，这个孩子一开口就把句子念错了。老师柔声提醒他看清楚再念，他居然结巴起来。邻座的一个男生忍不住笑了，举手想替这个同学读，但老师没有应允。

老师耐心地鼓励胖男孩重新读，胖男孩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总算把这个句子念顺溜了。老师示意他坐下，然后，走到那个发笑的孩子身边，问他：“你想评价一下他的朗读吗？”

那个男孩站起来，伶牙俐齿地说：“他急得满头大汗，才把一个句子念好。”

老师说：“应该说，他为了念好一个句子，急得满头大汗——请你带个头，我们一起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吗？”

在我看来，这位老师给了“弱者”尊严，给了“强者”仁爱，更给了所有孩子看世界的眼睛。

（千百度摘自作家出版社《蝴蝶的一个吻触》一书）



最近，我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宴。

新郎符佐治年过五旬，新娘何玛丽却刚届不惑之龄。

佐治三年前从工作岗位退下，正想偕老伴逍遙自在地四处旅游时，妻子却被一场突如其来急症夺走了生命。原本缤纷的生活骤然被泼上了墨，佐治整个人犹如一棵失水的植物，变得萎靡不堪。

当时，他23岁的长女珍妮在杂志社当记者，为工作日夜奔波；次子约翰则在大学念书。

珍妮见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恹恹老去，决定为他做媒，让他重觅春天。她根据父亲的“品位”，密切注意周遭的合适人选。皇天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找到了。这位标梅已过而待字闺中的女子，是杂志社的美术设计员，恬静而贤淑。

女儿的积极撮合，加上何玛丽的体贴入微，终于在佐治宛如枯井的心田里注入了甘冽的生命泉水，他重新活了过来。

婚宴由两个孩子筹备，每名宾客都获赠一双精致的筷子，一张烫金的卡片上写有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婚姻如筷子。

寥寥五个字，简单而又深邃、庄重而又旖旎、含蓄而又浪漫，言有尽而意无穷。

珍妮上台致辞，她情真意切地说：

“我今年26岁，爸爸爱我爱了足足26年；

婚姻如筷子

我知道，不论我活多少年，爸爸都会一如既往地爱着我。爸爸今年58岁，到现在为止，我却只爱了他26年，足足欠了他32年的感情债。算来算去，这笔债，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还清。现在，我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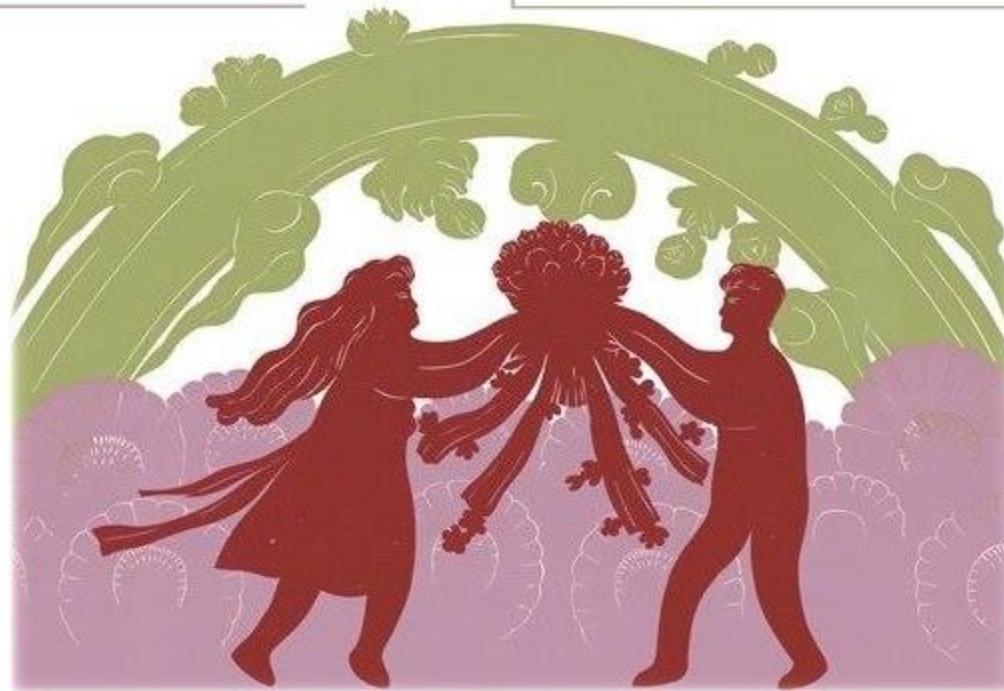
她的致辞生动有趣，别具一格。全场宾客深受吸引，屏息聆听。一对新人的脸上静静地泛着深深的笑意。

珍妮继续说道：“我找到了一位好阿姨，连同我和弟弟，大家一起爱爸爸。我把爸爸给我的爱，双倍地还给他。这位阿姨，我现在称她为妈妈！”说着，她向一对新人送了一个响亮的飞吻，“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在雷动的掌声中，新人眼中闪出了晶亮的泪光。

俗语说：“满床儿女不及半床夫。”孩子的爱，纵是盈满，也难以填补丧偶的空虚。那种心境，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般的苍凉。所以，有孝思的儿女，应该积极鼓励丧偶的父母走出黑暗的幽谷，重新寻觅人生的桃花源。丧偶的一方，也应该晓得，与其一味以眼泪当祭品，倒不如把深刻的缅怀转化为积极活着的力量，把自己照顾好，让逝者安心瞑目。

(从 容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赵希岗图)



女王的配偶

●查 非

复杂的人生定义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一生都在面对的考验——在不断变化的生活处境里，一个人该以怎样的姿态生活？

2021年4月9日，距离他的100岁生日还有两个月零一天，菲利普亲王结束了人生最后一项事业，与一切定义告别。

贵族气质的另一种注脚

2017年8月2日，伦敦下了一场大雨。整个下午暴雨瓢泼，这并不是外出工作的好日子，但还是有一个人决定冒雨出门。在白金汉宫门前的广场上，96岁的菲利普亲王为海军陆战队的慈善游行致辞。

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英国皇室早前已发声明宣布，菲利普亲王决定结束长达65年的公职。这一天之后，他将不再单独承担出席官方活动的职责，但仍会以女王丈夫的身份陪伴女王出行。根据白金汉宫的统计，直到那天为止，菲利普亲王单独完成海外访问637次，去过170多个国家，发表演说超过5000次，赞助过800多家机构，单独执行过22219次皇室公务。

对很多人来说，皇室是一个只存在于历史课本里的名词，少有人知道他们真实的生活。长期以来，女王定义了皇室的优雅，用自己的行动诠释

了高贵的活法，不管是面对战争还是新时代的变局，都能从容不迫，维护皇家的体面。然而，菲利普亲王代表了另一种贵族形象，一种无所顾忌的自由。他会大骂英国记者是“来自直布罗陀的大猩猩”；在学校参观小朋友画画，就算身边围着一圈摄像机，他还是会直言不讳地告诉老师，这画太难看了；也只有他，会在听到自己的小儿子说长大想当宇航员的时候，毫不掩饰地纠正他“这不可能，你太胖了”。想说就说，想做就做，虽然直率到有点鲁莽，但骨子里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就像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这大概是贵族气质的另一种注脚。

不能让莉莉白失望

菲利普亲王出生于希腊一个没落的皇室家庭，具体的出生地点是在厨房的桌子上。因为战乱，父亲安德烈亲王正在流亡，菲利普也不得不逃离故乡，传说当时他只有18个月大，是被藏在装橘子的箱子里带出来的。

他的童年异常

孤独。父母不仅离异，且都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菲利普改姓家族姓，成为皇室的一个附属品，在家族关系表里来回周转。他经常搬家，因为总要去投靠不同的亲戚。虽然居无定所，但拥有庞大贵族关系的菲利普过得并不算潦倒，有吃，有穿，还可以接受贵族学校的教育，只是没有爱与关怀。1937年，菲利普的姐姐一家四口在飞往德国参加老友婚礼的时候不幸遇难，无一生还。第二天，老友婚礼照常举行，只有菲利普一个人改变行程，



飞去参加姐姐的葬礼。

菲利普正在一点点失去所有能够代表他身份的东西。他没有国籍，没有居住地，没有头衔，也没有宗教信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因为出生在兵荒马乱的时期，家人都忘了是哪一天。

但菲利普亲王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童年不快乐，“我只是在过我的生活而已”。

这一切都在遇到伊丽莎白公主后改变了。那时候，菲利普还是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尚未成为女王的伊丽莎白给了他从未体会过的关怀和爱。他和年轻的伊丽莎白经常通信，他管伊丽莎白叫“莉莉白”。

1947年，伊丽莎白公主

与菲利普结婚。结婚当天早上，他为她戒了烟。

当时的女王写信问他，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会不会一如既往地珍惜伊丽莎白？“珍惜她？”他的回信这样写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词汇能够表达我对她的感受。对我来说，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共同体，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共同抵挡所有外来的打击，也能够永远乐观地一起走下去。”

就这样，菲利普第一次拥有了“家”，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定感，大概出于一种回报心理，他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妻子身上。他和伊丽莎白的第一个家位于克拉伦斯宫，这

对新人用自己新婚时收到的礼物装饰了新家，房间里面的很多布置都是菲利普自己设计的。

菲利普亲王的第一任私人秘书迈克尔·帕克说，开始为他工作的第一天，菲利普亲王告诉他，他的工作如果按重要性排序，头等大事就是“不能让莉莉白失望”，排第二位的也是“不能让莉莉白失望”，就算数到最后一项还是一样，“不能让莉莉白失望”。

女王的配偶

1952年2月的早上，秘书迈克尔摇醒了还在肯尼亚书屋打盹的菲利普，告诉他：国王去世了，伊丽莎白公主即将成为女王。



“他不是那种会显露出情绪的人，但是只有在那一天，他没能调整好他的表情。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他看上去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迈克尔说。

另一个见证者说，得知这个消息后的那几秒钟，女王并没有哭，看上去“像是在接受自己的命运”，菲利普则瘫坐在一沓《泰晤士报》旁边，无法接受这一切，“他知道这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因为从第二天开始，伊丽莎白就不再是只属于他的“莉莉白”了，她将是整个大英联邦的“女王陛下”。

到伦敦后，他们住进白金汉宫。搬家后不久，从不生病的菲利普得了黄疸病，一种常常被认为源于压力和抑郁的病。

女王登基，女王的丈夫也换了职业。他再也不是英国海军队伍里那个前途无量的军官。由于没有继承权，他的职业将由他的妻子甚至他的孩子来定义，女王的丈夫，或者国王的父亲。或许有人渴望这样的生活，但对性格刚烈的菲利普亲王来说，这未见得能让他满意。

安妮公主出生时，在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建议下，女王想要选择自己的“温莎”作为孩子的姓。“我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不能让孩子使用姓氏的人。”菲利普亲王当时听到后气得大声抱怨，自己的存在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在家里，皇家的规矩要严格遵守，哪怕是在假期。菲利

普亲王必须于女王抵达之前在餐厅等待，如果迟到了，他要当场正式道歉。而在女王没有吃完离席之前，谁都不能提前结束晚餐，离开餐桌。

在这样的生活里，本就脾气急躁的菲利普亲王好像更容易发火了。

为了维持家庭的内部平衡，女王做了安排。在家里，她尽可能地依赖他，让他成为一家之主，掌管家里的大小事务，包括孩子去哪儿上学，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女王夫妇达成默契：他们每天晚上互道晚安，然后分床睡，互不打扰。菲利普亲王对女王钟爱的骑马毫无兴趣，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热衷短腿的柯基，但他依然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她，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倾注在“女王配偶”的工作上。

这份“女王配偶”的工作没有说明书，一切都要菲利普重新定义。他说，自己也是靠试错来摸索，到底应该做什么。他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环境保护、移民政策、青年教育、文化设计……他在超过800个慈善机构和组织担任职务，以自己的影响力塑造了一个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皇室形象。

工作中唯一的缺点是，每次有他出席的公开场合，最终，新闻头条总会落在他那些不合时宜的玩笑话上。

鼓励警察工作时，他对穿着防弹衣的警察说，“你看上去像个恐怖分子”；在考察医疗中心的时候，他又对满头白

发的资深医生感叹，“现在这里有人死掉就再也没什么借口了”；就算在接见尼日利亚总统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对人家松垮的民族服装进行吐槽，“你看上去好像要上床睡觉了啊”！

丈夫出门工作的时候，女王就待在家里，做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喝下午茶，签署文件，完成自己的例行工作。当他们一起外出时，菲利普亲王还会担任“女王保镖”的工作。他会一边走在女王身边，一边推开冲过来照相的记者，保护着妻子，对记者大吼：“走开点！不要挤到女王！”

在过期前告别

2017年11月，女王夫妇迎来结婚70周年纪念日。

“我最大的收获是，宽容是任何一段美满婚姻的核心要素。”菲利普亲王在他们的白金婚庆祝仪式上说，“你们从我身上就能看出来了，女王得是多么宽容的一个人啊！”

“世界上只有菲利普亲王，能够对女王不区别对待。在他眼里，女王就是一个女人，而不附加其他意义。”女王的私人秘书格利特斯说，“只有他能做到这件事，而我相信，这也是女王最珍视的一件事。”

女王也是唯一能管住菲利普亲王的人。皇室成员隔三岔五就要请画师来画肖像画，这个过程漫长枯燥，没耐心的亲王坚持不了多久就厌烦了，嚷嚷着不干了。只有女王冷静地对他发出命令才管用：“你给



我站那儿别动！”

“你能从女王的眼神里看得出，她多么喜欢他，完全依赖于他。但大概他们的时代不允许他们公开表达感情，你很难看到他们表现出夫妻之间的亲昵。有好几次我都向亲王建议，他也应该拥抱一下女王。”菲利普亲王的一位私人秘书说，“结果，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因为菲利普亲王的付出，他在 90 岁的时候得到了一枚勋章，表彰他成为还在履行公职的最年长的皇室成员。

“我只是过了自己的日子。我从没想过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分析。”他反复强调这件事。

90 岁生日的时候，菲利普亲王接受 BBC 的采访：“我认为我完成了我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轮到我稍微享受一下生活了。不用再承担这么多责任，不用再满世界跑，不用再为活动做准备，也不用老想着致辞的时候该说什么。”

不过，他还没忘开玩笑。在最后一个工作日，英国海军为了筹集慈善资金，在 100 天内跑完了 2678 公里。一听到人家是在筹募资金，他又开起不合时宜的玩笑：“那是不是得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只是，以后恐怕都听不到来自皇室的这种冷笑话了。“每个产品都有一个保质期，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过期前自觉地抽身离开。”菲利普亲王说，“就像我这样。”

(静姝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

开始

● [美] 詹姆斯·赖特
○ 冯默谌 译



月亮投到田野里一两片羽毛。
黑色的小麦聆听着。
此刻，
万籁俱寂。
那儿，月亮的孩子正尝试着
扇动它们的翅膀。
树枝间，一个身姿优美的女子
抬起她玲珑出尘面庞的暗影，此刻，正轻盈
地步入空中，并完全消失。
我独自站在一株老树旁，不敢呼吸，
也不敢移动。
我聆听着。
小麦斜靠着向后回到自己的黑暗中，
我斜靠着回到我的。

(杨凤金摘自微信公众号“诗民刊”，冷冰川图)





我的一个小同事，有一次听完我和其他人聊考驾照的经历后，用他一贯诚恳的语气对我说：“自从认识你，我对人生变得更有信心了。”满座哄堂大笑。小同事有点着急地解释道：“我的意思是，你虽然不会做饭，路盲，数学不好，但也活到这么大了，我和你很像……”于是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我一时拿不准自己的心情——是该欣慰、生气、羞愧，还是该得意？总之，我举棋不定，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应他：“是呀，不但活下来了，还活得白白胖胖的。”

后来我厘清了自己的心情——我不羞愧，也不生气，我啊，其实还有一点点得意，一点点欣慰。没错，我不务实，不能干，我浑身都是弱点，但是，我也活到了现在，不但活得不错，而且看样子还能继续好好地活下去。原来，我们不必对生活戒心太重，如临大敌，不必要求自己壁垒森严，滴水不漏；原来，活着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艰难，即使带着软肋，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小宇宙里全须全尾、自由自在地活下来。而且，满世界都是我们的同类，也许在天涯，也许在咫尺，各有各的笨拙，各有各的弱小，却都好好地活着。我们只要看到彼

人群中， 我们靠弱点认出彼此

● 黄 菲

此安好，就觉得温暖、欣慰，有力量。

我有一个每天都必定会在其中聊天的微信群，群里的9个人是因为喜欢同样的作家而聚到一起的，有公务员、大学教授、保险公司高管……总之，大家看上去都挺“精英”的。我依恋这个群，除了大家三观相合、审美相近，还有个极重要的原因：我们有着非常相似的弱点。

有人说自己数学很差时，立刻有好几位扑上来，恨不得抱头痛哭：“我也是！我也是！”大家痛陈被数学伤害的岁月，唏嘘着“我们这些数学学渣竟然也有今天”。有人说自己体育很差时，也立刻有几位扑上来响应：“我也是！我也是！”大家诉说着当年跑800米时的惨状、立定跳远时的无助，尤其当我生平第一次勇敢地说出自己无法上双杠的不堪往事时，有一位泪汪汪地喊道：“亲姐妹！”她一直以为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是这样的。

高潮出现在我说自己五音不全时。万万没想到，9个人的群里有7个人说自己五音不全。我说我一首完整的歌也唱不全，立刻有人说“我也是！我也是”；我说我最讨厌的活动就是去KTV唱歌，立刻有人说“我也是！我也是”……最后，从来不在人前唱歌的我，在群里唱了起来。我那些五音不全的伙伴，也纷纷献上了他们的歌声。我们度过了一个温暖而欢乐的治愈的夜晚。

人群中，我们其实是靠弱点认出彼此的。弱点，才是我们隐藏最深却又最真实的气息。遇到羞怯的人，我会忍不住格外温柔；遇到笨拙的人，我一定会多加包容；遇到脸皮薄的人，我会更多体恤；那些“路盲症患者”“脸盲症患者”，无不让我倍感亲近……活着当然不容易，但也不是那么艰难。人生海海，我们并不孤独，好好活着，就是彼此温暖，就是互相守望。

（灵雨摘自《时代邮刊》2021年第6期，勾犇图）



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

——在曼妙的时光里，与自己深层对话，以客观的角度发现问题，看清自己，给人生复盘，才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少年要有聪明，中年要有功力，晚年要有境界。

——语出哲学家牟宗三。他本人正是如此，少年聪慧，中年治学，老来通透，集灵气、逸气和狂气于一身

过度共情，可能会出现“共情疲劳”。

——就像长期超负荷运动会造成肌肉损伤一样，过度使用你的共情能力，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和情绪造成负面影响

3600 行，行行出状元。

——日更的个人公众号、追梦的群演、努力爆红的主播……他们正和城市的春夏秋冬一起，成为四季里的人间万象、时代里的细微表情

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现代职场上判断一个人靠不靠谱的三个原则

养孩子，是一场全家抱团与世界的博弈。

——教育，被包装成一场资本投入的较量。孩子的成长和进步，被量化为各种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今天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像“投资者与创业公司”的关系



改天是星期八，下次是 25 点，以后是 13 月。

——知乎上对“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的高赞回答

爸爸不出力，妈妈用蛮力，孩子不努力。

——最失败的家庭教育

“你变了”和“你一点都没变”。

——最伤人的两句话

不要拿自己的幕后花絮，去比别人的高光集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

有时，男子气概就像一件束身衣，从各方面限制了男性的自我解放。

——男性在风度、气概、体魄等方面表现出刚强之气，是一种美，但阳刚之气并不等于简单的“行为男性化”

夜晚碳水怪。

——指那些在白天忍着饥饿，辛苦熬一天，到晚上绷不住，塞一堆碳水进胃里的人

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悲伤，明白你怒火里掩藏的善意，了解你沉默之下的原因。

——三种值得你信任的人

一生都在女王身后两步的菲利普亲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在了前面。

——菲利普亲王去世后，这句话被无数网友转发

婚姻是江湖，不是港湾。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爱恨情仇，因此要学会整体地看待婚姻，而不是非好即坏

你有你的兴趣爱好，我有我的独处空间；你有你的下午茶，我有我的健身房；你有你的三五闺蜜，我有我的肝胆兄弟。

——留白的婚姻更让人轻松愉悦

如果所有的学者都把自己关起来，那么这个公共空间的质量可能会更差，它就会完全被现有的大众娱乐的逻辑控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登上综艺《奇葩说》，谈及上节目的初衷，他这样说

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

——逢一知己，一句顶一万句



“理财”开源和“抠门”节流

这个冬天，基金的火热让我们有些似曾相识，正如上一个冬天占据话题的保险，更早之前流行的比特币和股票。只不过这一次，由于基金的准入门槛更低（不少基金10元即可起投）、操作方式更简单（常用支付软件即可购买）、投资收益率更直观（每天都能即时确认当日收益），它所吸引的基民规模远超以往。

与过去几次投资理财热潮最大的不同是，在2020年新增的基民中，年轻人占了大多数。根据Mob研究院数据，2020年新增基民中，18~34岁群体占比达到60%，年轻化趋势明显。在年轻人成为新基民主力的同时，基金也成为年轻人首选的投资方式，由陆金所和脉脉联合发布的《2020职场人年终奖真相调研》中提到，“95后”投资者中，有62%的人将钱投在了基金中。

年轻人凭借自己的社交天性和段子手天赋，为基金带来了话题度，无论是形势大好的“红”，还是“跌妈不认”的“绿”，都进一步推进了基金的普及与出圈。

伴随着基金的热度，一个词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睡后收入”。顾名思义，“睡后收入”是指躺着就能挣来的钱，无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在百度百科词条的解释中，“它更是获得财务自由和提前退休的必要前提”。“睡后收入”的主要渠道有三个：一是收租，只要拥有一定的原始资产并对其进行出租，就能定时收到租金，其中房租是最早涝保收的方式；二是申请知识产权，只要创作者的作品如书籍、音乐、图片还在传播，他们就能持续获得版权费用；三是理财，保险、基金、股票等理财方式都能让钱生钱，带来收入，只是风险和收益并存。

其实“睡后收入”一词在2018年就有媒体提出，但无论是收租还是申请知识产权都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门槛，而当时股票的巨大风险与定期存款的微薄收益也使得“理财”能够创造的“睡后收入”杯水车薪。所以这个词对

大众而言，显得毫无吸引力。

但在2020年，基金的良好收益使得凭借理财实现财富自由成为可能。根据万得金融数据，2019年，偏股基金收益率中位数达到35%。2020年，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算术平均收益率为48%，其中更有55只基金收益率超过100%。这意味着，不用“996”，也不用“007”，只要买对基金，哪怕日日躺平，你的收入也能每年自动翻番。

这样的好事无疑让人心生向往，财富自由如此唾手可得，难怪理财成了最流行的生活方式。在豆瓣，“用利息生活/投资理财”小组拥有超过52万的组员。在这里，他们分享自己购买基金的技巧，讨论未来可能的投资机会，更痛诉所遭遇的巨大亏损，而一些成功凭借投资实现财富自由的案例则给予所有人希望。

有趣的是，和“用利息生活/投资理财”旗鼓相当的另一个小组是“丧心病狂攒钱小组”，56万自称“存钱罐”的用户在此互相监督、互相激励，不花一分多余的钱，用有限的收入获得最高的生活质量。大至买房决策、更换工作，小到购买帆布包、使用洗脸巾，“存钱罐”们都会在组里寻求帮助，而豆友们也会群策群力、倾囊相助。

除了“丧心病狂攒钱小组”，豆瓣的热门小组还有“抠门女性联合会”“抠门男性联合会”“理财失败相互鼓励小组”等，不一而足。看起来，年轻人通过理财开源，通过抠门节流，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搞钱”。

热捧基金背后，留给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

曾几何时，“月光族”才是年轻人推崇的生活方式，尚未成立家庭、暂无养老负担的他们可以“一人吃饱，全家不愁”，有大好的时光、大把的精力，全部的工资收入都用于提高生活质量。是什么让他们换上了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

最直接的因素可能是过去一年挥之不去的疫情阴影。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漫

从 聚众抠 门 到 跑步买基

●肖舒妍



长隔离，年轻人被关在家中，无法工作，也没有收入。曾经的储蓄便成为救命稻草，给身处不安中的人们带来一丝安慰。即便疫情过去，它所昭示的生活不确定性也不会消失，反而时刻鞭打着年轻人理财、储蓄，以备下一次风暴的到来。

更长远的原因则是，这届年轻人发现自己确实缺钱。一方面，“90后”“95后”错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经济迅速增长，初出校门的他们，下海经商没有原始资本，独立创业则面对一片红海，实现财富积累最普遍的方式只能是进入企业或事业单位，拿一份工资。

过去年轻人成家立业时，可以靠父母的资助来站稳脚跟，但现在年轻一代又赶上了房价的高涨。更多工作机会吸引年轻人来到一二线城市，可三四线城市的普通家庭哪怕倾其所有也难以负担一二线城市的住房。仅仅靠固定工资，年轻人要等多久才能买上房呢？根据DT财经的数据，按照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二手房均价来算，想要全款买一套80平方米、两室一厅的刚需房，在国内房价最高的深圳要不吃不喝工作115年，在北京、厦门和上海，则分别需要工作71年、68年和65年。

工资不再能带来安全感和满足感，投资理财便成为一种出路。尽管经验丰富的投资人一再强调，基金长期持有才能获得收益，应用闲钱进行投资理财，还是有人怀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情，瞄准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将全部家当投入其中。有基民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的一句话便是，“生活留给我的选择并

不多”。

与此同时，众多社交软件的出现，让年轻人可以抱团取暖、相互分享，但也形成了一种同侪压力。如果身边只有收入相同、处境相似的朋友，还能安慰自己，只要足够努力、足够耐心，有朝一日总能过上理想的生活，可是现在打开手机却随处可见“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之类的讯息。靠投资理财买车买房、实现财富自由的人本来只是少数，却因为互联网的群聚效应大规模同时出现在你的眼前，逼着你投资、理财、赚钱、努力。

渴望财富， 并不是因为爱钱

在拼命赚钱的同时，这届年轻人却又比任何人都清楚，金钱只能是工具，远非目的。

在豆瓣“女性理财投资第1组”的小组介绍中，组长引用了美国投资家查理·芒格的一句话：“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时，我决心要成为一个富有之人。这并不是因为爱钱，而是为了追求那种独立自主的感觉。我喜欢能够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受到他人意志的左右。”

对一部分年轻人而言，追求财富也许并不是为了香车宝马、锦衣玉食，而是为了它所带来的独立与自由，自主与自足。而沉迷理财与储蓄，不仅出于对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的不安，也是对高强度、快节奏的螺丝钉式工作的不满。

所以在2020年，我们听到了28岁退休的程序员郭宇的故事。原本就读于行政管理专业的郭宇在本科期间半路出家，自学代码，在毕业后成为一名程序员，通过辗转几家互联网公



娱乐和教育的区别

● 罗振宇

同样是做内容，请问娱乐和教育有什么区别？请注意，这不能用媒体形式来分。

比如，一部电影，并不一定就是娱乐，它很可能非常有教育意义。而课堂教学，也不见得就是教育，很多老师乐于靠说段子来博取教学效

果。那该怎么区分呢？

我的理解是：只要是投喂用户原有认知的，都算是娱乐；而修正用户原有认知的，都算是教育。比如，一部电影，如果看完了，我很感动，感慨爱情真美好，这是我原来就知道的，它只不过让我感受得更深了，这就是娱乐。

但是如果一部电影，我看完后，修正了自己原有的认知，哦，原来世界还有这么一个角落，原来世界还有这么一种运行的可能

性，原来人性深处还藏着这么幽深的所在，那就是教育。

至于它用的是什么形式，不重要，前者可以是正剧，后者也完全可以是喜剧啊。

（王世全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司，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自己因为贫寒的家境，从小“没有选择”，无法拒绝转学，无法成为职业作家。但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他有了选择的底气，辞职来到日本经营一家温泉旅馆，并在闲暇时重拾写作。他说：“一系列幸运给我带来的财富，让我又一次来到了人生的原点，只不过，这一次我可以选择。”

郭宇并不是个例，这种“财务独立、提前退休”的生活方式已成为新时代的潮流。在美国，这一运动的核心法则是“降低物欲、过极简的生活”；但在中国，年轻人的方式则是一方面给资产做加法、一方面给生活做减法，也就是前文所提的“开源节流”。

所谓“退休”，也并非彻底放弃工作，在家中“混吃等死”，而是鼓起勇气辞去“996”“007”这类看不到工作意义、只消耗人生精力的职业，选择一份自己真正热爱、享受并愿意投身其中的事业。这份事业可能没有固定的高薪回报，但是有了理财储蓄带来的安全感，年轻人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今年，获金球奖最佳影片的《无依之地》，让更多中国观众认识到了“游牧”这一生活方式。影片主角费恩，在年过六旬之际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去了丈夫、工作和住房，她把厢式货车改装成住所，装上全部家当，开始了

一边打零工、一边游历美国的公路生活。生活虽然艰苦，却也充满了亲近自然的喜悦美好，以及与陌生人相遇相识的惊喜感动。影片中几句台词是对我们传统工作方式的质疑：“我们不仅接受了市场的暴政，还欣然拥抱了它，套上暴政的枷锁度过一生。这让我想到了心甘情愿工作到死的驮马，最终被放逐到草原……”所以这群人选择摒弃“做牛做马、工作到死”，回到自然寻找由自己掌控生命的生活方式。

而对于年轻人，互联网的发展和工作形态的多样化，为他们的“游牧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设计师、撰稿人、摄影师，这些职业都不依托于固定的工作场所，也不受限于特定的城市，只要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便可以随时办公。于是，“数字游牧民”这一群体应运而生，他们可以居无定所、闯荡世界，也可以自力更生、创造价值。生活，不再只是钢筋水泥写字楼里一寸小小的天地。

曾有人断言，财富自由是个伪命题，因为人的欲望绝难餍足，只会随着收入水涨船高。但对这届年轻人而言，财富自由却是根据自身需求制定有现实可行性的目标，它甚至不是生活的终点，只是新生活的起点，在它之后，生活才开启了无限可能。

（赵燕摘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肖文津图）

羡慕另一只鸟

●查一路

一只鸟模仿另一只鸟的样子，站在鳄鱼锋利的牙齿上跳跃、舞蹈。鳄鱼没有片刻的犹豫，上下牙轻微一合，这只鸟就成了鳄鱼的美餐。这只鸟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另一只鸟可以在鳄鱼嘴里钻进钻出。

另一只鸟，名叫鳄鸟。死去的鸟儿有所不知，鳄鸟是鳄鱼的“牙签”。鳄鱼是水域中凶猛的动物，然而它和鳄鸟是一对好朋友。牙齿是鳄鱼的冷兵器，而鳄鸟对鳄鱼的承诺正好在于“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

鳄鱼一顿饱餐之后，便躺在水畔闭目养神。鳄鸟见状，就成群飞来，啄食鳄鱼口腔内的肉屑残渣。鳄鸟帮鳄鱼清洁口腔，自己则获得了鳄鱼牙缝中的肉渣。

双赢的交易，在隐蔽中进行。死去的鸟没有意识到，如

果不做鳄鱼的“牙签”，就应该离鳄鱼锋利的牙齿远一点；“火山”是不可以做“靠山”的。羡慕鳄鸟能够在锋利的齿间跳上跳下，羡慕的只能是表象，表象之下的生存之道，才是真正的“冰封的火焰”。

人与人之间，也常常陷入“一只鸟羡慕另一只鸟”的怪圈。羡慕另一个人的权势，却不知道这权势的背后，牺牲了多少做人的尊严，放弃了多少健康的生活。

不去羡慕另一只鸟的最好方式，是让另一只鸟羡慕自己。虽不能挟鳄鱼的威猛以自重，但可以拥有一份自由和自在；虽不能觅得鳄鱼牙缝中的几根肉丝，却获得了宽广与蔚蓝的天空。

（秋水长天摘自《中外文摘》2020年第19期，王原图）



巧妙地取悦对方

● [日] 神冈真司

◎黄少安 译

想要取悦某人时，不如先让对方失望，然后重新给他希望，这样他的喜悦值便会成倍增长。

男性：“哎呀，我本来是打算送你生日礼物的，吊坠我都买好了，但是昨天弄丢了……害得我昨晚都没睡着……”

女性：“这样吗……原来你给我买了礼物啊……”

男性：“是呀。后来我发现我搞错了，没弄丢，在抽屉里好好保管着呢。你看！”

女性：“哇！太漂亮了！我特别喜欢，谢谢你啦！”

本来觉得已经失去了的东西，重新回到自己手中，这时喜悦就会变成感动。这种现象又被称作“损失增益效应”。

“我不想和你谈恋爱了，因为……我想立马和你结婚。”

用这样的方式求婚，对方可能先是心底一惊，然后会感动、高兴得要哭出来吧。

（平林月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轻松说服》一书）





外场的老舍

●李 鹿

1950年6月，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个职位的确非他莫属，不仅因为他文学成就高，也因为他人缘好。如林斤澜所说：“傅雷是个书呆子，老舍先生可不是。他是很‘场面’的人物，有老北京那种外场的本事。”

所谓“外场的本事”，就是三教九流都能交往。老舍的客厅并非文人雅士专属的高端沙龙，对待朋友，老舍没有贵

贱之分。据给老舍按摩治腰腿疼的刘世森回忆，195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老舍带彭真来家里赏菊，刘世森看见领导来了想赶紧回避，老舍叫住他：“别走啊，这是咱们的市长，见见他也好嘛。”于是刘世森就留下一起饮茶赏菊。

作家黄秋耘有段时间常去老舍家帮他起草报告，渐渐发现，小院总有些不寻常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

人，有的还领着小孩，一见老舍就像《茶馆》里一样，照旗人的规矩打千儿作揖，说道：“给大哥请安。”老舍赶紧扶起，请进屋里倒茶递烟，待他们临走时再塞点钱，说是给孩子买点心吃。老舍告诉黄秋耘，这些人有的给商行当过保镖，有的在天桥卖过艺，有的当过“臭脚巡”，都是他作品中的“模特儿”。“现在他们生活困难，我还有俩钱儿，‘朋友有通财之义’嘛。”说罢，哈哈大笑。

老舍家的菜、酒、茶、花，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龙须沟》首演成功，老舍大宴演职人员，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在自家院里搭大棚、砌灶，请了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子背着大饭锅来，做了一百多道菜。

擅写美食的汪曾祺念念不忘：“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那是胡絜青在老舍的指导下千锤百炼出的招牌菜。白菜只取心儿，用开水浇，不能下锅焯，焯了就会太烂，影响口感；腌的时候码一层白菜，撒一层芥末料；用讲究的容器密封存放几天。胡絜青不知试验了多少次，才达到老舍所要求的标准。老舍很愿意让朋友们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汪曾祺吃过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别处没有，以后也再没吃过。在老舍家，酒是“敞开供应”的，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多少喝多少。曹禺坦白，某次他受邀去丹柿小院赏菊，“几杯黄酒到了肚里，竟颓然



我家的“小獾胡”在不知不觉间长大了。这不是一般的猫，从它的眼神中也能看出：两眼突然放出一束锐利的光，当它盯住窗外的鸟儿时就是这样，那目光真的冷到吓人。

半夜时分，我只要醒来就一定在外祖母枕边抚摸一下，如果没有触到那软软的一团，就会失落。外祖母拍打着我说：“睡吧睡吧，猫有猫的事情，它夜里要去林子里。”“我们白天刚去过啊！”我对它独自去林子里实在不高兴。

天亮了。一大早发生的事让我和外祖母吃了一惊：一缕霞光照亮窗台，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了一溜东西，全是被杀死的小动物，它们头朝一个方向，间隔相同的距离。啊，一条小蜥蜴、一只麻雀、一只仓鼠、一只螃蟹、一只绿蚂蚱、一条大蚯蚓。原来这一夜，小獾胡在狩猎，还把猎物搬回了家。这会儿它不在，屋里静极了。也许它累了一夜，正在休息，也许就在某个角落看着我们，想听到一声赞扬。可惜它等来的是外祖母的训诫。她转脸向着屋角说：“小獾胡你听着，我知道你舍不得吃这些东西，才拿来家里。不过我们和你可不一样，我们不吃它们。它们和你一块儿生活在林子里，你不该杀它们。家里好吃的东西很多，你别祸害它们了，好不好？”

没有回应。这样停了十几分钟，小獾胡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它奔忙了一夜，身上还有露水和草屑。它无精打采地走到窗台跟前，注视着这些猎物。它仰起鼻子，眯着双

醉倒在桌下，四座笑声朗朗，朋友们是那样欢悦”。

也有很多时候，老舍领客人到家附近下馆子。当初老舍看上丹柿小院这处房子，一个重要原因是离王府井老字号和隆福寺小吃近。东来顺、萃华

眼，好像用力嗅着屋里的气味。它低下头，转脸看看我和外祖母，走开了。

我悄声问外祖母，怎么办？外祖母叹了口气，怜惜地看了一眼小獾胡的背影，没有说话。她转身为它准备早餐了，像过去一样，拿出从地窖里取来的食物：小干鱼、窝窝、虾皮，还有一点蛋黄。小獾胡转了一圈又回到窗台上，梳理毛发，然后静静地呆坐。外祖母唤它吃饭，它没有理睬。早餐后我跟外祖母出门

打扫院子，回屋后再看窗台，发现上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了。小獾胡不声不响地将所有猎物都搬走了。

这样过去了一个多月，又是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到外祖母坐在那儿，正看着窗前。我看到她脸上落满了霞光，是欢欣的神情。啊，窗台上又摆放了一溜东西，仍然是整整齐齐，但不是猎物，而是其他东西。我仔细看了看，天哪，它们是一只蜗牛蜕下的空壳、一枝晒干的马兰花、一粒野枣、一根洁白的羽毛、一枚扣子。

我没有动它们，因为这些东西摆放得太整齐了。外祖母笑了：“多懂事的小獾胡，它知道我们喜欢什么了。啊，看到了吧？那枚扣子是我不知什么时候丢在外边的，大概也只有它能找到，它的小爪能捡回来！”她这样说时，眼睛里似乎有泪花在闪烁。

（小小摘自《十月》2020年第6期，王冰清图）



楼、仿膳饭庄是老舍最常去的店。有次老舍宴请吴组缃，吴组缃颇感惊讶，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与老舍见面亲如家人。在萃华楼不用点菜，服务员看人数就能按老舍的喜好安排合适的菜单，干炸丸子、糟溜鱼

片、芙蓉鸡片、乌鱼蛋汤必点。仿膳饭庄至今仍在北海公园原址，大门口挂的还是老舍题写的匾额。

（田龙华摘自《恋爱婚姻家庭》2021年第1期，李晨图）

怪老板

58岁的范玉福技校毕业，最高学历是电大，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公交公司的汽车修理厂做钣金，修汽车外壳铁皮。他后来开了一家书店，名叫“盛世情”。书店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对面，地上就15平方米，进门靠右往里走，还有半截在地下——55平方米，里面挤了十几个大书

架，过道上堆着成捆没拆封的书，余下的空隙仅够一人穿过。电影学者左衡来逛书店，总感觉自己像踏进了《哈利·波特》里那条和现实世界只有一墙之隔的对角巷的某间小铺子，“破破的、挤挤的、乱乱的”，而“老板怪怪的样子，卖一些特别神奇的东西”。

那里的常客是文学院的教授、电影学院的教授、语言学学者、历史学者，还有导演张一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记得自己一进店，范玉福就会热情招呼：“哎哟，赵老师，您老今儿怎么闲啦？您可是有阵子没来了。您要的波德里亚的书到货了，最近有本《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卖得挺火，要不您也来一本？”

在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冯立眼中，北京有三大学术书店——万圣书园（店长毕业于北京大学），风入松书店（已经倒闭，店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及盛世情书店。别看范玉福学历低，有

人说：“你跟老板说你是哪个专业的，他能开出的书单比你导师开出的还详细。”

作为一家社科学术书店，仅是给学术书籍做分类这件事，就足以显示书店店主的水准。有一回，一位文艺学方向的教授想买《权力主义人格》，到了盛世情，在文艺

时间看，他说：“叫我老师都高抬我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按道理来说，我就是一个服务人员……只不过具备基本的业务水平。你给别人服务，若人家问起来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人打交道，别人怎么能认同你。”

2018年1月的一天，赵

勇去盛世情书店，范玉福邀他一块抽烟，选的地儿不是往常的大门口，而是地

下室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赵勇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个空间：一张双人床就填满了整个房间，墙沿高高地堆满了书。

赵勇靠在床头，范玉福靠在床尾，二人开始抽烟、聊天。说着说着，范玉福突然提起一本书，蓝英年教授写的《那么远那么近》，有关苏联作家的随笔集。“我们两口子都读了，写得真是好！”

赵勇表示自己没读过，范玉福再次恳切地推荐：“赵老师啊，我觉得这本书您可真该读读。”回去当晚，赵勇就在家里找到这本书，读了一遍。



反复告别的盛世情书店

●李婷婷

学、文艺理论、哲学、社会科学那几个书架上都没找着。后经人告知，这位教授才知道，这本书最初是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因为影响广泛才成为文艺学领域的经典。于是，他又去盛世情的心理学书架上找了一遍，那本书果然就在那儿。

冯立意外得知，范老板和自己的硕士导师一块吃过饭、喝过酒后，仅因为这点儿关系，范玉福就给了冯立更低的折扣。有时赵勇去买书，忘了带用于报销的公务卡，就跟范玉福赊账。某一天赵勇突然想起，之前赊的两三百块钱还没还呢，等赶去还钱，范玉福却忘了这茬事儿：“是吗？什么时候？”

范玉福声称自己并不看那些深奥的学术专著，也没有



赵勇在电话里告诉我：“老范的品位还是不低的。”

2021年3月14日，盛世情书店要正式停业了，它的辐射也从新街口外大街去往更远处。范玉福贴在店门口的一封手写《致读者信》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辛丑春，因近六十花甲，羸弱多忧。奈何子不承业，又罹诸孽，故不再寻新址，店即关停，安度残年。伴圣贤（书）及读者襄助，三十余载，受益良多，一介尘民，做喜欢且能安身立命之本，乃人生一大幸事。书店渐远，记忆永存，愿文化殷盛，人能祥和。”

“姿态得有”

书店关门第二天，北京刮起了沙尘暴。晚上6点，一位瘦高个儿、戴眼镜的中年男士站在紧闭的盛世情书店门口。他已经从北师大毕业十几年了，其实也只来过一两次盛世情，谈不上有很深的感情。但昨天他的朋友圈被范玉福的《致读者信》刷屏了，无论是导演、学者，还是一些普通的读者、一些北师大学生，都在为这个书店的关门而感伤。

其实这家书店开了22年，因为年久失修，光线昏暗，墙皮脱落，楼上漏水泡坏了书，天气一热蚊子就多，地下室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环境并不宜人。书也越积越多，书架从地顶到天也装不下，像要溢出来似的，狭窄的过道堆着成捆成箱的书，一抬脚就可

能踩到。有的地方干脆胡乱堆积成一座小书山，一旦被碰倒，整个地下室就乱套了。

可范玉福不在乎这些，他每天早上10点多就骑一辆小电动车来店里。他不是在书架间腾挪整理，就是弓着身子用那台十几年高龄的、已经泛黄的台式电脑搜集书的资料，有时晚上12点才回家。

2020年4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还很严重，他也每天开店。那时生意萧条，但对范



赵 勇 摄

老板来说，只要有人来买，哪怕每天只卖10块钱，能吃上饭就行。2003年“非典”时期，他也开着店：“只要我每天在这岗位上，就证明书店还在，我们还在抗争（就够了）……姿态得有。”

静闲斋书店老板王培臣曾告诉学者冯立，范老板（有时大家直接尊称范老师）眼光好又精明，非常会经营，虽然很有个性，但是大家都非常服气。冯立也写道，大家去丰台西南物流中心或者朝阳王四营挑书进货，如果碰到范玉福，

同行一般会先让他挑书，有些图书供应商甚至会优先给他派货。

回到最初，范玉福只是北三环边一个摆摊的，三轮车上搭块板，板上摆着那会儿大家爱看的历史人物传记，一度也卖过漫画书。后来，地摊升级成一个铁皮棚子，能遮风挡雨了。飘摇了15年后，1999年，盛世情书店在北师大东门对面正式开张，而书店最初的定位就是主营学术专著。

书店占据了当时最好的位置。那时，中国电影重镇就在以北师大校区为中心的“新马太”地区（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三处的集合）。那时，新人导演张一白去“新马太”都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他在微博上写道：“每次去那里，都得顺着去盛世情书店，久成习惯……那个阶段，年轻而努力，对未来充满信心，为未来而充实知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电影重心已然东移，‘新马太’的故事已成传说，买书也已习惯网购。”

头几年，盛世情书店在地面上一层有100多平方米的店面，店里除了范玉福和他的妻子范巧丽，还雇了三四个员工。遇到开学季，书店收银台处得排上10分钟队。但2005年之后，随着网购的兴起，北师大周边的民营书店陆续倒闭，只剩下盛世情。

范玉福先是缩减了店面，

从地上 100 平方米变成了地上 15 平方米，再附加一个地下室。接着又裁掉了所有员工，只剩下他和妻子两个人经营。再往后，他干脆把地上的店面转租出去，分别租给过文具店、足疗店、美甲店。临街大门上“美甲美睫”的粉色灯牌、“养生足道”的亮黄色招牌彻底包围了“盛世情书店”古朴的实木招牌。

盛世情书店没有被“非典”、网上书店、电子书击垮，却在 2017 年 11 月 2 日收到了一纸来函——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要中断和书店持续了 20 年的租房合同，限他们于当年 12 月 31 日搬走。范玉福为此失眠了，头上还斑秃了。他发了一封回函：“接到函后，感到十分意外，措手不及，本店已经和贵厂友好合作近二十年，没有产生任何隔阂。”他还写道，家庭生活全部来源和财产都在店内的货物上，实际困难客观存在，无法搬走，因此恳请酌情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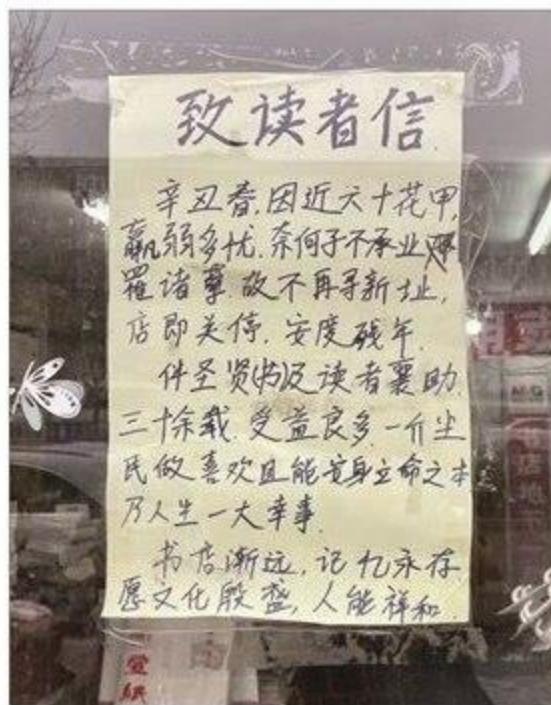
当时，《北京日报》记者路艳霞致电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得到的回复是：“只是因为和书店的合同已到期，今年不再续租了，这是纯商业行为。”半个月后，《北京日报》发出对盛世情书店的报道，书店受到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又活了过来。但范玉福始终信心寥寥，在店里一直挂着“撤店大甩卖”的标识。3 年来，范玉福一直告诉来买书的读者，不想干了，这店随时要关门，至于什么时候关还

不知道，“等信儿”。

解 脱

书店关门当天下午，“理想国”发了微博，转发量超过 5 万。编剧史航也发了微博：“虽然连告别都来不及说，但看到老板的告别信，觉得真好，社会人难有的风骨，文人还有。”张一白也写道：“瞬间引发回忆——我的青春和我的读书生涯和那个瘦削、戴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嗡嗡的老板，六十后面的‘花甲’二字，刺目且伤感。”

我是在书店关门后第 5 天晚上见到范玉福的。盛世情书店里突然亮了灯，我去敲门，



范玉福套着围裙，正坐在空荡荡的书架和几个纸箱子之间吃晚饭。明天就是这间店铺正式交接的日子。范玉福说：“这不在整理嘛，今天就完事了。我这些天一直没休息，在归置，多狼狈，你看。”

所有的书终于都被归置到三个地方：范玉福的家——

“我家 110 平方米的房子，这些书现在基本得占用 50 平方米”，离书店不远的 50 平方米的半地下库房，以及最近刚租的 20 平方米的仓库。“解脱了，真解脱了，我在那个泥潭里拔不出来，有点沉浸在里面了。”提起已经关门的书店，范玉福没有丝毫遗憾。“（我）能被人家认可，尤其是被这些……读书人认可，我觉得知足了。这些读书人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在圈子里有影响力的人，有话语权，你还想怎么样，人活一辈子，干一件自己知足、喜欢的事，那还不开心啊”。

原本他还指望两个儿子接管书店，但“时代不同了，人家有人家的生活方式”。两个孩子从小就不喜欢看书，也不常去书店，只在高中寒暑假时每天给 50 块钱才帮忙看店。但范玉福觉得，也不是非看书不可，“有（书店）这个环境的熏陶，土壤是肥沃的，就算你不读书，也能接触一些外边场合接触不到的东西，这里面没有铜臭，所以他们现在还像个男孩子的样儿，没有圆滑和狂妄自大”。

范玉福从小就跟随父母从马甸（盛世情不远处）下放到 300 里地以外的延庆县花盆公社，“山沟嘛，你知道”。多亏了知青们偷偷带去的书，以及小学三四年级时，老师任命他为图书馆管理员。“农村的图书馆能有多少书，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打开世界的窗口啊”。

他解释自己为什么开书

据说，高明的老板不但没有架子，还时时给员工一个印象，就是老板靠他。

一流老板，平时看不出架势。何必装腔作势呢？大权在握，升或降，去或留，自有主张，平日采取不扰民政策，好叫员工安心工作。

真正用惯佣人的人家，对佣人是极为客气的，东家出钱，工人出力，公平交易。主仆这种字眼早已落伍，故有这样的故事传出来——摩纳哥王妃嘉丽斯·姬莉健在时，一日宴

著名作家梁晓声继《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后，又推出长篇力作《我和我的命》，依然写的是关于命运的主题。谈到命运时，梁晓声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

客，女儿嘉露莲公主脱口而出：“工人在哪里？”王妃大惊失色，连忙答：“亲爱的，我在这里。”

客气

●亦舒



人有三命

●刘后香

工人长、工人短，实在既无礼又小家子气。即使普通人家，亦无须以此炫耀，家政、助理以及司机、园丁，中上人家都负担得起。

某大屋主人专聘一人，职责是换电灯泡，是因为有这种需要。几百盏灯，轮流坏，已经叫该职员忙得不可开交，相信主人亦不会因此事到处夸夸其谈。

真正的大老板一定会礼待员工。

（夕梦若林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刹那芳华》一书）

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都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天命有着不可违拗的一个方面，但通过自修命的个人奋斗，就能改变人生的实命，命运成为人生的强大支撑力量。”

（燕飞摘自《演讲与口才》2021年第8期）

店：“我也自私，开书店完全是为了自己能明白点事，说句不好听的，没裤子穿、吃不上饭我都不害怕，我就害怕思想没有改变，这是最可怕的，你这一代没改变，下一代还是这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脱胎换骨。”

书店关张后，范玉福打算回延庆开民宿，老同学、老朋友都在那儿。民宿里当然要设个阅览室了。但范玉福并不打算把盛世情的学术书籍运过去，谁看《新石器时代考古》这么深奥的书啊？

他会继续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卖书，至于以后还进不进新货——范玉福像被看透心思，笑了起来：“有合适的还接着进呗，就跟你们‘双11’‘6·18’‘剁手’一样，我得的就是这病，怎么办啊，治不了了。”

就算这辈子卖不完库房里那些书，范玉福也不打算把书留给两个儿子：“你扔给他，将来你若不在，他们必然给你当废品卖了。”

曾有位来自沧州的老先生临终前给范玉福寄来了一箱

书，那里面有他保存的清代线装本《黄帝内经》和光绪年间的《诗经》，书脊都散架了，书页上都是虫蛀。老先生此前只来过盛世情书店几次，和范玉福并不算熟识。“他觉得这些书放在老家会被糟蹋，一张纸也不会剩下”。

现在范玉福也计划好了，等他离世，就让孩子们把书全烧给他：“我宁愿这些书跟着我走。”

（淑琴摘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本刊节选）

群居不倚，独立不惧

● 马未都



很多人是不愿意信命数的，以为会一眼望到尽头。其实，命数这件事，更多的是从尽头看往来处。

人生的缺憾，我也有。有人说我特幸福，年轻时买的东西，现在值那么多钱。买到的东西值多少钱，其实跟我没多大关系；倒是那些没买到的，跟我有直接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去上海。上海当时有一种商店叫“友谊商店”，主要赚外国人的钱，但是中国人也能买。我在那儿看到一个碗，很漂亮。当时，商店也认为这个碗是民国时期的仿制品，所以可以卖。碗底贴着一张口取纸，写着编号“55-1964”，大概是1964年进的库。标价多少呢？人民币外汇3万元。那时候提倡争当“万元户”，1万元都少见，何况3万元，还是人民币外汇。

虽然我拿不出3万块钱，但架不住喜欢啊。每回我到上海，就先奔友谊商店那个柜台，把这碗要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看完再还给店员。魂牵梦绕了半年，终于，这碗被别人买走了。那是1988年，我又去上海，到了友谊商店，一看那碗没了，心就凉了，感觉像是漂

亮的“校花”被“校草”牵走了。

第二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这个碗——乾隆时期的珐琅彩黄地开光胭脂红山水纹碗——拍了792万元，是被一个日本人买走的。从3万元到792万元，短短半年时间。看到这个消息，我何止心凉，连脚心都凉了。早知道是这个结局，当初借钱也得把它买下来啊。

又隔了9年，到了1997年，这个碗重新上拍。那时候日本经济下滑，那个日本人也许是想把碗拿出来变现。拍了多少钱呢？2147万元。几乎是他买进价的3倍。

今天如果再把这个碗拿出来拍卖，最低估价一个亿。一个亿啊，曾经就摆在我的面前，让我捧了无数遍，那么多次机会我都没有把握住。但错过就没了，剩下的就是一个故事。

人生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让你满意，你想每一步都踩中那个点儿是不可能的。

我当年到香港，看见一个金器，喜欢得不行。这个金器，是古人系在马脸上的装饰，叫“当卢”。打个比方，相当于今天那些豪车前面的车标。纯金打造，上面镂刻着花纹和神兽图案。要把这么一大块纯金扣在人脸上，挺狂的；但扣在马脸上，是周、秦、汉、唐时代的重要标志。

看到这个“当卢”是在香港的荷李活道。我说：“这个东西我太喜欢了。”卖家却说：“你喜欢不成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卖了。”“卖了你给我看什么呀？这不拿我开涮吗？”

我问：“那人给钱了吗？”他说：“交了定金。”这就没辙了。

隔了两年，我去荷李活道，遇到那个卖家，又说起那只“当卢”。他说：“你买吗？当初那个人交了定金就再也没有来。”我的机会来了。我说：“我能给你钱，但不能给当初他答应给的那个价。”他说：“凭什么便宜给你？”我说：“你去



到阳明山看樱花，春日的樱花一片繁华，仿如昨夜未睡的红星携手到人间游玩，来不及回到天上。我泡在温泉池里，看着茫茫白雾，突然从心底冒出一句话：“天寒露重，望君保重。”

这是妈妈给我写信时最常用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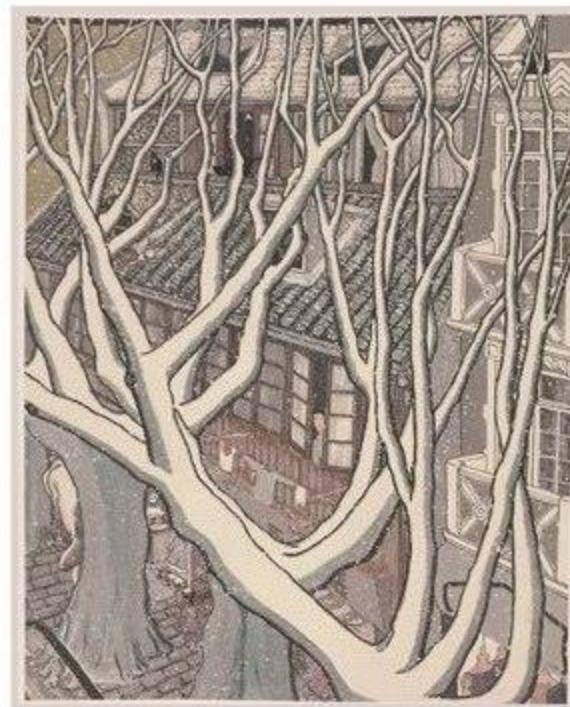
我15岁就离开家乡，在远方的城市读高中，每个星期，妈妈总会给我写信。妈妈的信有固定的格式，信封上她写的是“林清玄君详”。春天，她常在信末写着“春日平安”；到了冬天，她总是写“天寒露重，望君保重”。

从我高中时代到大学毕业，妈妈的问候语从未改变，一直到我装了电话，妈妈才停止写信。每年冬天的每个周末，我都期待着接到母亲的信，每当我看到“天寒露重，

过菜市场吗？上午的菜就贵，放到下午就便宜，塌秧儿了嘛。”

于是，我把价格拦腰砍了一半，答应当时就给钱。那人想了想，仰天长叹道：“可以……”这个纯金“当卢”现在收藏于观复博物馆。

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东西不一定是你争来的，是有命数的。如果我当年死追，也没准儿



天寒露重， 望君保重

●林清玄

望君保重”时，内心总会涌起无限的暖流。在这么简短的语言里，蕴藏着妈妈深浓的爱意，爱弥天盖地，比雾还浓。

作家想要描摹情意，画家想要涂绘心境，音乐家想要弹奏思想，都只是勉力为之。我们使用了许多复杂的技巧、细致的符号、美丽的象征、丰富的譬喻，到最后才发现，往往最简单的反而最能凸显精神，最素朴的才最有隽永的可能。

“天寒露重，望君保重”这句简简单单的话，是妈妈留给我最美好的遗产，她的一生充满简单生活的美，美在自然、美在简单、美在含蓄。对于文学，我也希望，能不断地趋近那样的境界。

(小米粒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自心清净，能断烦恼》一书，金字澄图)

能追来，但要花的代价太大。要相信缘分。我过去常借用古人的一句话说：“过我眼，即我有。”我看到了，就拥有了。知识、机遇，都是无形的财富。古人总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一提这话，我儿子就说：“可我现在如意的事连一二也没有。”我说：“那是你不够成熟。生活中应该有很多能让你满足的地方，你浑然不觉。你总是盯住不可能满足你的那些东西，怅然若失。”

我们一定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古人说：“群居不倚，独立不惧。”前半句的意思是，哪怕一屋子人，我也不倚靠谁，我自己能够生存，自己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后半句的意思是，屋子里就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不害怕。这话是谁说的呢？苏轼。文豪就是文豪。

(一米阳光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一书，陈雨图)





下庄村通往外界的公路 王全超 摄

当代愚公

●杨学义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四面群峰耸立。村民世世代代传唱着这首山歌。过去村民要出村，得向后山攀爬，绕过 108 道“之”字拐，越过三个巨大的山墩子，才能翻过海拔 1300 多米的山峰。爬到最高的山墩子上，会看到一派壁立千仞之景，煞是惊人。其中最高的一座孤峰状如龙头，恰似仰天长啸，是为“笑天龙”。

而如今，一条蜿蜒 8 公里的公路悬挂在巨石嶙峋的山崖边，从高空俯瞰，竟也恰似一条缠绕在群山之中的卧龙。如果天气晴朗，站在路途最险处的“私钱洞”观景台眺望，人们不禁会慨叹：有谁能想到，这竟是下庄村村民用双手硬生生凿出来的天路！

带领村民凿出这条天路的，就是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

被时代消解的世外桃源

当记者沿着绝壁之路行进在去往下庄村的途中时，正值大雾。没了远方景色的参照，虽体会不到壮观，却恍若身处仙境。当终于走到山沟里的下庄村时，就能体会到一派其乐融融的世外桃源之景。

“这个村子至少有 500 年的历史了，最初张

姓人家为大户，从他们最初的选址来看，应是看中了这里肥沃的土壤。”毛相林向记者娓娓道来。在农耕时代，这里真的可以媲美桃花源。从自然条件来看，下庄村在农业种植方面堪称得天独厚。毛相林说，即便在物资匮乏的时代，这里的村民一年也能杀两头猪，种两季苞米，“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收入，很多住在山外、山上的女子都愿意嫁过来”。

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变化。全村人察觉到，越来越多的下庄村姑娘出去了就不再回来，外村的姑娘也不愿嫁到这里来。

村民看到“光棍”越来越多，开始着急了：断了香火怎么办？此前，在村里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连长的毛相林经常要翻过后山，去外面采购肥料。在 80 多公里外的村子，他看到村民家中摆了一些新鲜“玩意儿”，好奇不已。询问后他才知道，这些东西是电视、冰箱，“他们还告诉我，冰箱可以冻肉、冻菜，可以保鲜”。毛相林感到很羞愧，几百年来，下庄人享受着丰饶的物产，但与生俱来的骄傲气质瞬间被外面那些他们不了解的现实摧毁了。

1997 年，一组修路前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在下庄村的 96 户 397 人中，有 100 多人没去过县城，也没见过公路、汽车和高楼；有 300 多人没见过电视；有 100 多人从未看过电影。好几户下庄村村民对记者说，在他们的印象里，村里好几个老太太不到 20 岁就嫁到这里，但至死再未出过山。

再高的山，都挡不住时代的变化。毛相林深刻地意识到：下庄村的闭塞与时代的巨变越来越格格不入。如果再不见世面，下庄人就难生存下去了。



毛相林 王全超 摄

不顾一切，凿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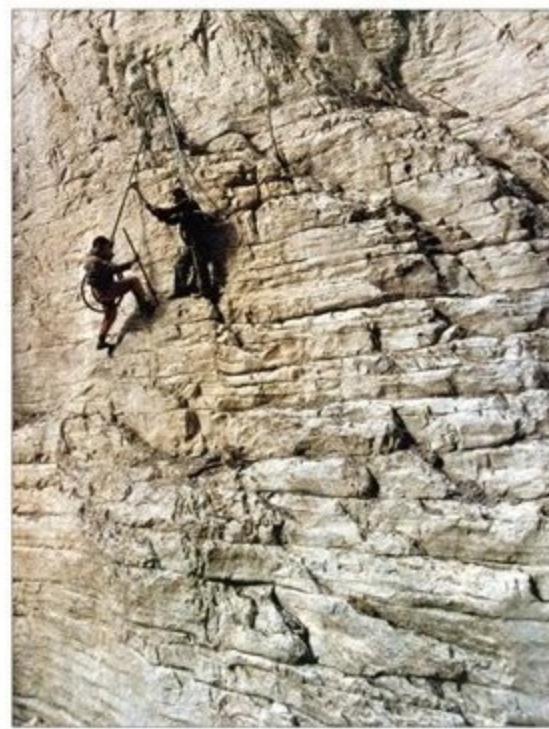
遇到晴朗的天气，汽车行进在下庄村陡峭的绝壁上，一路险象环生。在鸡冠梁、私钱洞、鱼儿溪等关键路段行驶，更是心有余悸。

1997年，刚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不久的毛相林与驻村干部一拍即合，铁了心要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路来。“毛相林是不是疯了？”有的村民质疑他异想天开，有的则质疑他会因缺乏资金半途而废。但也有迫切想修路的村民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家每户喂一头猪，每头猪100公斤，卖400元，全村一年就可以卖将近4万元，10年就是40万元，可以买40吨炸药、雷管、导火线等修路物资。而只要3吨炸药就足以支撑修两个月的路，剩下的时间，村民可以外出打工，养家的同时继续攒钱修路。当时，毛相林对村民们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在表彰大会上，他的这句话也被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

村民动容了，短短5天，就筹集了3960元，作为第一笔修路资金。毛相林找到母亲，他的母亲是位老党员，将省吃俭用攒下的700块养老钱借给他。毛相林还将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修路。“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冲在前面，不带头，老百姓怎么会服？”

村民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在悬崖峭壁上修路，怎么会没有危险呢？在下庄村，由于煤炭运不进来，村民只能靠劈柴取暖，而树木多长在高山悬崖，数年来有很多村民都因砍柴坠崖身亡。

最终，村民们被说服了，纷纷签订生死状。1997年农历十一月初八，首批80名修路村民集体奔赴悬崖之上的鱼儿溪畔的龙水井，并在附近悬崖安装了炸药。随着毛相林一声令下，轰隆隆……下庄村的希望之路开凿了。



参与修路的下庄村村民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

几乎每一个村民都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从1997年开工到2004年贯通，全村因修路一共牺牲了6个村民。

1999年8月的一天，村民沈庆富被山上掉下来的巨石砸中脑袋，坠崖身亡，年仅26岁。那一天，他刚刚请了两天假，准备下山与半年未见的妻子和不满3岁的孩子团聚。而坠崖前，他正趁着黄昏，往前赶工。50多天后的9月30日，36岁的黄会元也被石头砸中了脑袋，坠崖身亡。“想脱贫致富嘛！其实修这条路，我们这代人也享受不到什么，主要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牺牲的前一天，恰有记者到一线采访，面对摄像机，他说出了这句话，这也是他生前留下的唯一影像。

20多年过去了，毛相林对黄会元至今心存愧疚。黄会元本来已经在1995年举家迁往湖北省荆门县，他在当地采石场，学会了凿岩机技术。是毛相林说服黄会元回来的，而黄会元跟妻子软磨硬泡，最终才决定带着3个孩子回乡。村民冲到崖底，将黄会元的尸首抬回了村，交给他父亲黄益坤。“我们晚辈都叫他坤爷，这个人脾气古怪，性格孤僻，我们从小就怕他”，毛相林做好了挨打挨骂的准备，下决心负荆请罪。但没想到黄益坤并

未责怪谁，反而对他们说“没想到你们还能把他的尸首抬回来”，还嘱咐将原本为自己准备的那口棺材给儿子用。

10月1日晚上，全村为黄会元举行了葬礼，毛相林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以往面对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他丝毫没有动摇、退缩过，但短短50多天内接连死了两名乡亲，他有了放弃修路的念头，全村村民也陷入巨大的悲痛中。就在这时，谁也没有想到，黄益坤在葬礼上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儿牺牲了，我还要动员全村老幼再努一把力，再添一把火，把这条路修通。只有把路修通了，子孙后代才可以摆脱贫困！”

全村人震惊了，没想到这个怪老头竟如此深明大义！毛相林被点醒了：乡亲们不能白死啊！于是他对所有在场的村民高喊：“同意继续修路的请举手！”此时，所有村民都举起手，自发喊出：“我们同意！”可以说，从黄益坤说出这句话开始，下庄的这条天路就注定要修通了！后来，又有4名村民牺牲，也有人受伤，但毛相林和村民们再也没有动摇过。

修“天路”难，走致富路更难

2004年4月，这条8公里长的“天路”终于凿通了。毛相林找了一辆车开进村，全村男女老少跟在后面，啧啧称奇，“真是菩萨显灵”！不少老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汽车。毛相林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修路只是让村民摆脱贫困的开始。

路修好后不久，毛相林开始规划村中产业，他看中了利润最高的漆树。“种这种树基本不会有啥成本，冬天埋下来，第二年春天就能长高，利润也高。”不过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老百姓一沾到生漆，皮肤就会烂，尤其是夏天，我们这里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漆树怕高温，到了第二年夏天，树全部死掉了。

2008年，种植漆树失败后，毛相林将目光投向养蚕。但是由于种植桑树的方法不当，蚕吃完后营养不良，也都死掉了。2010年，不少村民又看到村里有些农户养山羊增收显著，于是自发购买山羊，在山地放牧。可是漫山遍野的山羊在下庄村跑，最要命的是吃村民田里的庄稼。许多被吃了庄稼的村民要求羊主人以山羊作赔，双方因此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村里统一安排将山羊卖掉，才最终解决了纠纷。

从2010年到2013年，毛相林经历了脱贫之路的“至暗时刻”。“那段时间，村民经常埋怨我，说好几次听我的都失败了。闲言碎语也很多，我当时赌气，不想搞了。”毛相林在村里面临着信任危机。现在再回想那段岁月，他说：“修路难，发展更难。修路还可以靠一股蛮劲儿干，但发展不行，要靠科学。”摸索了好几年后，毛相林才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开始向外界求助。

他遍访县里的农业专家，还到周边各地求人指导。“在外到处求人，回村还要受冷嘲热讽，面对这种情况不委屈吗？”记者问。“其实只要党员干部做了一点好事，老百姓就能记住，我还是没有做好。我这个党支部书记，不是给个人当的，是给大家、给老百姓当的，就是要给老百姓谋福利。如果老百姓有怨言，那就怪你不善于总结，要有勇气将事情一件件给老百姓解释清楚，让他们心服口服地重新信任你、拥护你！”毛相林说。

2013年，经过深思熟虑，毛相林重新出发，推广“纽荷尔”脐橙种植。不少村民依然不敢投入资金，因为往年真金白银扔进去没有回报，他们担心钱再次打水漂。但这次毛相林有了底气——他不仅充分咨询了专家，还看到邻近的奉节县成功种植“纽荷尔”，增收效果非常好。他还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当时县农委有专项资金，不仅不要树苗钱，村民挖一个窝子还给10元钱，长活一棵树苗给5元钱。老百姓觉得这是给他们打工了，有保障，就搞嘛！”现在再来到下庄村，可以看见漫山遍野红彤彤的“纽荷尔”。“村里的1000亩地，现在有650亩种植‘纽荷尔’。”2018年，村里成立专业合作社。2019年，“纽荷尔”迎来第一年丰收。

我理解的下庄精神：不怕死，死不怕

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但每条通往美好的人生之路，注定和那条天路一样，惊心动魄，险象环生。

毛相林个子不高，自称“毛矮子”，村民也都这样叫他。在下庄村，还有很多个子矮、身体瘦弱的村民，但他们内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其实我是个不好惹的暴脾气，别人数落我，我真想直接站起来搞他两下！”正是下庄村这样一群小个子，携手征服了巍峨群山。

“我理解的下庄精神就是：不怕死，死不怕！”毛相林说，如果下庄村村民怕死，就修不出这条路。“以前，我们即便死了人，还是要继续修路，现在不需要我们付出生命代价，只需要科学和智慧就能致富，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呢？”

毛相林被称为“当代愚公”，但这种“愚”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王维的这两句诗，读来颇有禅意，一股幽幽的古意，绿油油的，没来由地波进你的心田。

苔，是时间之物，是岁月留存的吻痕。它入乎道，近乎禅。它，点化万物，化腐朽为神奇。破敝的木门，伴以青苔，就有了机趣；呆头呆脑的顽石，覆以青苔，就具有了灵性；庭院深深，青苔染阶，便有了古意，有了荒寂之色。它卑微渺小，却有浩然之气，撼人心魄。

公元828年，被贬23年的刘禹锡，从“巴山楚水凄凉地”回到长安，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免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百亩庭院大半被厚厚的青苔覆盖。这触目惊心的苔，这沁人心魄的苍绿，让诗人平添了诸多感慨。于是，他写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句。

眼里只有恋恋红尘的人，怎能看得见低眉的苔？没有阅历，没有经受过苦难的灵魂，怎能感受得到青苔之美？繁华落尽，春色凋敝，唯有苔，静静地等你。不管你衣锦还乡，还是落魄潦倒，苔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它为大地穿上青衣，它匍匐着亲吻土地，谦卑而又虔诚。它悄无声息地攻城略地，召唤浮躁不安的尘埃归于泥土，给辽远空旷的大地带来绵延不绝的生机。

据说屋瓦上的苔叫屋游，又叫无根草，多贴切的名字啊！它们可不就像一群流浪的人，四海为家，没有自己的根，有的只是顽强的生命力。对生活环境不挑剔，对物资的索求极少。几星泥土，几滴春雨，便能发芽滋长，绿遍天涯孤旅。

苔，最能耐得住寂寞。在荒凉的山谷，它慢慢地生长、攀爬，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老了秋月春风，老了天涯相思。它静静地守候着内心的一方热爱，坚韧地与时间抗衡。细水流年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温柔了青葱岁



苔香满衣

●张春亚

月，惊艳了寂寥的时光。

它与时光温柔相依，记录着或深刻或深情的眷恋和相思。“恋君君不见，枕上满苔茵”，那老透的相思，“一树琼花空有待，晓风看落满青苔。”唯有那湿润润的绿，唯有苔呀，是前世今生的约定，是手心里的痣，是生命里的刺青。

几枚溜圆的鹅卵石，几片茸茸的青苔，置于陶盆，偏安于书桌一角，古朴、典雅，便有一股自然之趣油然而生。若能铺一沓宣纸，饱蘸香墨，即兴题数行诗句，就再好不过了。笔下的字如绽开的花朵，活泼泼、水灵灵，摇曳生姿。末了，再印上艳艳的图章。青苔墨绿，宣纸嫩黄，诗句黛青，图章嫣红。润了眼，柔了心，不知是诗心惹了青苔，还是青苔触动了诗心，说不清了，心底只有满满的欢喜。

与一片青苔结缘，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和禅意。经过时光历练、岁月淘洗的苔，以它独有的风姿，闪耀着思无邪的清澈。

夜色温柔，星临万户，周遭静谧。唯有苔在时间和空间里流浪。它卧看牵牛织女，沐浴素月星辉。它静观岁月，俯瞰人间烟火。

(一 沁摘自《参花》2020年第11期)

是一种“大智若愚”。也许，只有主动迎击人生的难、世间的险、岁月的苦，在阵痛中拥抱变化，甚至在必要时义无反顾地牺牲，才能真的迎来美好的人生。毛相林说：“我想，这些不光

在修路上有用，在脱贫攻坚上有用，在各行各业，也能让人终生受用！”

(枫林晚摘自《环球人物》2021年第5期，本刊节选，新华社供图)



选择

公司最近新招了一个程序员，谈到选择他的原因，经理是这样说的：“面试时，我问他，‘你有对象吗？’‘分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影响我编程！’当时我就认定他了！”

那天

妻子：“你的耳膜炎是什么时候治好的？”丈夫：“就是你喉咙开始发炎的那天。”

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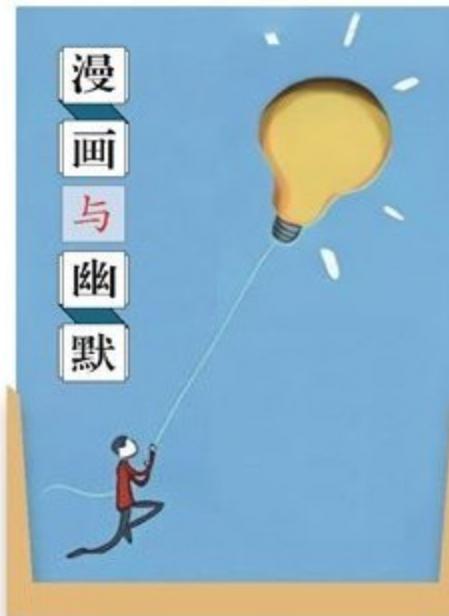
前几天跟老婆去店里，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颜值都不错的美女。老婆问我：“你们男人看到这种美女是不是特别有想法？”我说：“这个不一定，就好比你在街上看到一辆法拉利或者兰博基尼，车子再好也只是看看，而当你走到自己的小破车旁边的时候，你才会不由自主地掏出钥匙。”

逃课

高中时，为了逃课睡觉，我们宿舍想尽了办法，后来舍长弄了一个1.8米的大玩具熊，把里面的棉花掏空了，逃课时就钻进去躺在床上，这招屡试不爽。直到有一天，教导主任来查寝室，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玩具熊，挺好奇，就过去拍了一下，舍长当时一个挺身……主任都吓跪了！

感激

那天我和莉莉去吃米线。莉莉跟老板娘说：“给我多放点葱花和香菜呗。”老板娘：



“加5毛钱。”旁边正好有一个帅哥：“我的不要葱花和香菜，把我的那份直接给她吧，就不用收她钱了。”莉莉正报以感激的眼神，帅哥对她说：“你把那5毛钱直接给我就行了。”

女婿

去岳父家，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看，二八大杠，轮胎全破了，挡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少用了10来年！一会儿，岳母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女婿说，这车没法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

枣树下

这天，小李在岳母家的果园里散步，看见媳妇的小侄子站在一棵枣树下。见小李来了，孩子便奶声奶气地喊：“枣子，奶奶！”小李一听，心想：想吃枣子还用劳烦你奶奶？看我的！小李扎好马步，抱着那棵树，使劲摇了几下，只听“哎哟”一声，从树上掉

下个丈母娘！

酷刑

当代互联网两大酷刑：1. 你刚说一句话，群里瞬间安静了。2. 你的好友给你上边和下边都点了赞，唯独略过你发的那一条。

懂事

昨天在父母家吃饭，爸妈给我炒了好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爸妈看我不动筷子，一直劝我：“吃啊！吃啊！”我非常不好意思：“爸爸妈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妈妈夸我：“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子，变得这么懂事了！”爸爸鼻子一酸：“你跟我说，你媳妇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海啸

“爸，海啸是什么？”“平时都是我们去看海，而海啸就是海来看我们。”

请假

那年，我同事跟老总请假，还说要借老总的车回村去参加婚礼。老总说能不能推了，项目要紧。我同事说：“那不行，按我的工资，我已经是个村里的首富了，首富是一定要到场的……”

团餐

周末跟团出来旅游，跟过团的都知道团餐难吃的程度。旁边64岁的阿姨说：“这青菜，比我还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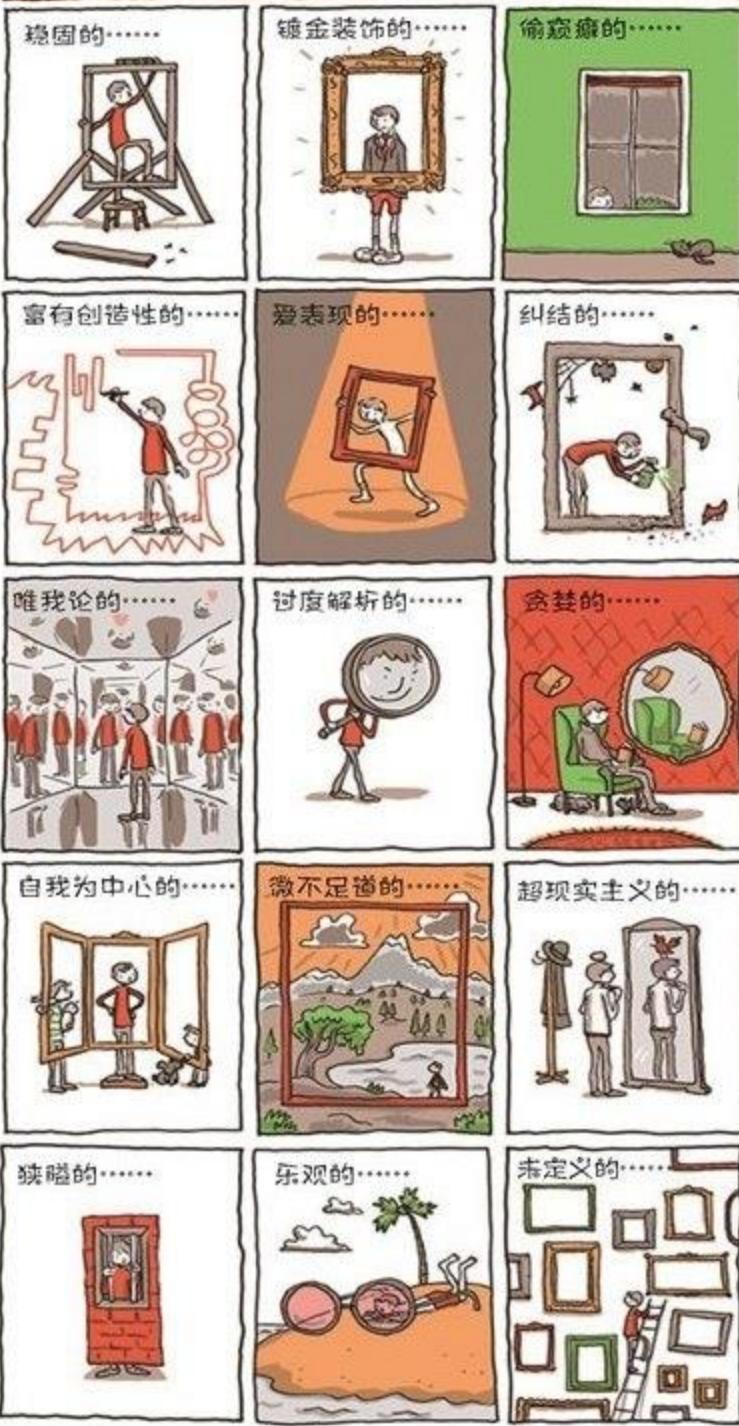
（海悦、锦心等摘）



家有一岁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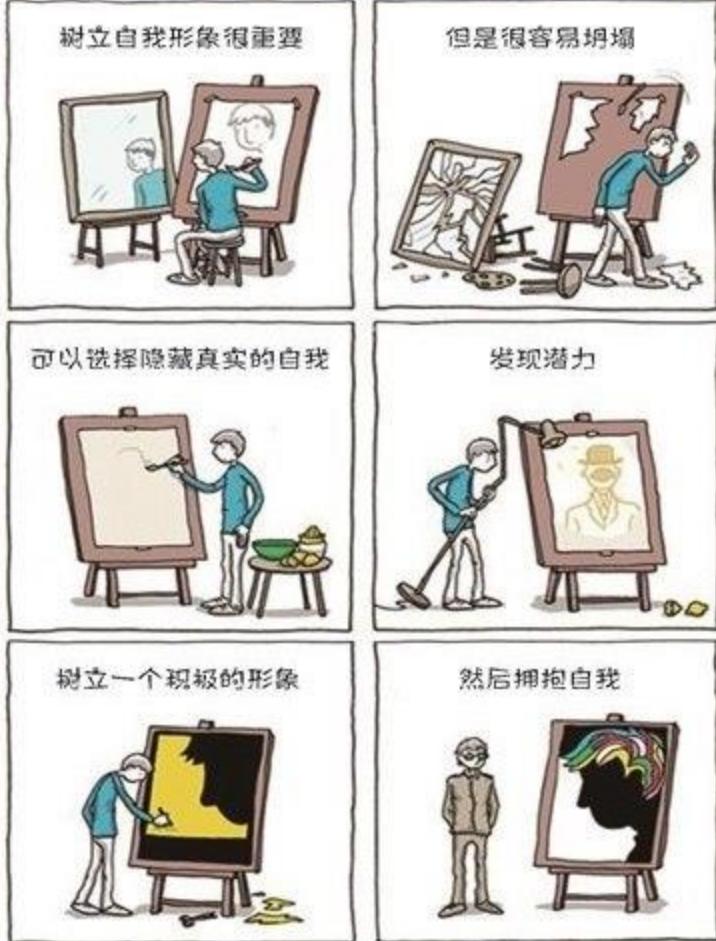


心灵的结构



● [美]格兰特·斯奈德

塑造自我形象



夜晚之歌





天赐的爱情

●刘小念

2021年2月17日，大年初六，我和许鸿结婚了。因为当时疫情管控还很严，我们取消了婚礼仪式，由我爸妈开车，把我送到婆家。

婚宴上，爸妈坚持让公婆坐上座。公婆百般推托，一口一个：“周书记，这可使不得。”但我爸很坚持：“大哥、大嫂，在你们面前，我永远是当年的小周。”

这场面，不熟悉内情的人，一定会看得一脸蒙。但我和许鸿明白，比我们的爱情更让人动容的，是父辈间的故

事。我们的缘分更多的生发于父母之恩，是一段善缘之上结出的善果。

1

我爸和公婆认识那年，还没有我。那是在1989年春天的太原。那天早晨，雾大到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的样子。我爸正骑着自行车往实习单位赶，由于车速太快、视线不好，把许鸿妈妈（以下简称许妈）撞了。许妈重重摔在地上。我爸吓坏了，反复道歉后，不顾危险地拦着过路的车，要送她去

医院。

善良的许妈明明疼得气都不敢喘，却连连摆手，更是指挥在一旁的许爸，把我爸拽到马路边的安全地带。

也是在这时，许爸看到我爸衣服上的某大学校徽后，果断地说：“你是大学生啊，快去上课吧，我爱人应该没啥事，我们就在前面的糖酒厂上班，缓一缓看看。”我爸过意不去，但他把全身上下兜掏了个遍，就掏出十几块钱。

他说：“我知道这点钱不够，我回头跟同学借了再送来。”可是许爸哪里肯收这个钱。

僵持不下之际，他让我爸把学校的电话号码留了下来，表示万一真有什么事，会去找他。

但那天之后，我爸一直没接到他们的电话。于是，内心不安的他找到了糖酒厂。一番打听后得知，许妈住院了，许爸请了假在医院照顾。

我爸赶到医院后，才知道自己把许妈撞得有多严重，两根肋骨骨折，右小臂骨裂……就这样，许妈还一直安慰他：“你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养养就好了。”

我爸写下赔偿欠条，但他们坚决不肯收。不仅如此，我爸临走时，许爸还把亲戚们送的罐头硬塞给他，让他拿回学校吃。

其实，在这之前，许爸许妈早就看出我爸是个农村孩子，而能考上这所大学的农村娃，一定也是品学兼优的。他



们不忍看着这个老实的农村娃担惊受怕，所以，默默承担所有，决意不再追究。

这样的做法放在今天，或许有几分让人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赤诚相待。

许爸比我爸大5岁。于是，我爸就叫许爸许妈为哥哥嫂子。

打那之后，每次放假回农村老家，我爸都会背回各种土特产去看望许爸许妈——麦子、笨鸡、红薯、花生油……年复一年，到我爸正式参加工作，到他结婚有了我……包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别的省份，过年回老家时，他依然会去看望许爸许妈。在这样的来往中，他们从陌生人变成朋友、亲人，友谊一直延续至今。

2

有一年正月初六，太原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的交通都停摆了。而每年这一天，都是我爸去给许家拜年的日子。那天，许爸许妈以为我爸肯定来不了了。

下午4点多，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们激动万分地去开门，果然是我爸。10多公里的山路，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全身都被雪水和汗水浸湿了。许爸许妈一时哽咽，不知说什么才好。

6岁的许鸿拿着毛巾冲出来，一边给我爸擦头发，一边欢呼：“周叔叔，你可来啦，我把整套《三国演义》小人书

都读完了，还等着跟你摆龙门阵呢。”

自从有了许鸿，我爸每次来，都会给他带各种稀罕的小人书。许鸿说，是我爸当年帮他推开了那扇阅读的大门。

风雪故人来，我爸和许爸酒酣耳热之际，竟拿起铁锹和扫帚，走出家门去扫雪。年幼的许鸿跟着他们，欢呼着从自家院落一直扫到马路上……后来许鸿对我说，那时候他就立志，长大后要成为像爸爸和周叔叔那样的男人，有激情，敢担当。

3

如果说当年，我爸是因为感恩而和许家成为朋友，那么后来处成亲人般的关系，则是因为被他们的善良打动。

许爸是一个眼里永远有活、总能为别人多想一点的人。走路踩到冒尖的石头，他一定会找工具把它刨出来，再把路铺平，以免把路过的人绊倒。从家到单位路上的井盖丢了，怕路人不知情掉进去，他会找来砖头，远远地围上一圈作为警示，直到有人来更换。

2002年，许爸许妈所在的糖酒厂倒闭，夫妻双双下岗。而此时，我爸已经调离太原，去了邻县当县委书记。很多人都知道许家与我爸的关系，极力劝说他们走走后门，但许爸从没跟我爸提过半个字。

直到第二年春节，我爸去许家拜年，才知道他们下岗的事情。此时，许妈在一家农贸

市场卖菜，许爸在一家私营酒厂当技工。

我爸不忍看他们为生活如此奔波，于是动念帮许爸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却被许爸严辞拒绝了。他说：“你是吃公家饭的，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以后求你办事的人，估计多到门都推不开。我一个大老爷们，有手有脚，靠你开后门，以后咱哥俩一个桌上吃饭，我还怎么跟你平起平坐？”许妈也附和：“就是就是，那样的话，我当年被你撞的那一下，不就成了讹人了嘛。”

4

这样的许爸许妈，令我爸佩服得五体投地。打那以后，我爸定期托人，把他能找到的当时国内最有名的教辅书都寄给许鸿。他知道，对许家最好的帮助，就是让许鸿有出息。

2008年，许鸿以全省第七名的成绩考进复旦大学。许爸激动地给我爸打电话，反复感谢他这些年在学习上给予许鸿的帮助。我爸却说：“是许鸿自己努力，和我没有多大关系。”

放下电话，我爸兴奋地带全家人一起去给许家道贺。那是长大后的我，第一次和许鸿正式见面。当然，我们一点也不陌生，除了儿时的记忆，我们已经从彼此父辈那里，熟知对方的存在。

两位爸爸要一醉方休，两位妈妈忙着张罗饭菜。于是，许鸿带我去了博物馆，从高一开始，他便到这里做义务讲解员。那天，他娴熟而风趣地给

我介绍起博物馆里每件藏品的来历。

说真的，历史课上总昏昏欲睡的我，在那一天，突然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真正打动我的是一件小事。许鸿带我参观时，看到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独自站在栏杆处。许鸿什么也没多说，只是一边给我讲解，一边用余光默默注视着那个孩子。直到小男孩的妈妈从卫生间出来，牵着他离开，许鸿才带我继续参观。

5

从那以后，我开始给许鸿写信，特别“上进”地向他请教复旦各专业的情况以及录取分数线。每一次，他都会特别认真地回信，并且寄给我很多大学的照片。

有一次，我在信里假借爸爸的名义，叮嘱他要好好珍惜大学时光，不要谈恋爱。他回信时，毫不留情地揭穿我：“不许我谈恋爱的话，一定不是你爸说的，因为他上次出差来看我，还叮嘱我不要光顾着学习，应该在大学里好好谈一场恋爱。”然后，他话锋一转，“如果不希望我谈恋爱，是你的鬼主意，那么，我会考虑这个建议的。”

收到他的来信，我直接在回信中写下五个字：在上海等我。我本来是想让他在复旦等我的，但还是给自己留了一点余地，毕竟以我当时的成绩，考复旦是一种奢望。

三年后，我和许鸿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时，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喜欢我什么。

这个书呆子依然实话实说：“见你之前，是因为爱屋及乌，周叔叔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见你之后，觉得果然是周叔叔的女儿，跟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样。”

如果说爱有天意，那么，是父辈的友谊与品格为我们铺垫了一见倾心的鹊桥。

6

这之后，每年大年初六，不等我爸张嘴，我就提前张罗着去许家赴约。许爸许妈对我宠爱有加，饭桌上，抢着给我夹菜，以至于我爸醋意满满地说：“这丫头太抢戏，以后不带她来了。”

说实话，我热切地盼望着能来许家，除了想见许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在许爸许妈面前，我爸才会放下架子，做一回真实的自己。

那些年，我爸虽步步高升，但高处不胜寒。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很少自己开车的他，会一个人开车去许家。

唯有在许爸面前，他可以随便说话，随便喝酒。我爸曾说：“这些年，如果没有你许伯伯，爸爸可能会在官场上走一些弯路，但一想到他，我就自动自觉地想做一个清白的人。”

7

2012年，我如愿考入上

海一所大学，终于和许鸿团聚了。那会儿，他正在备战考研，我们的恋爱都是在自习教室里谈的。

我的恋情迅速被室友发现，她们追问我一入学就恋爱的渊源。

父辈的故事，把同学们都听傻了。我们这一代人，现在面临的选择是，“有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所以，大家很难想象，会有人傻到被撞成骨折，却对肇事者隐瞒伤情。

那天，整个宿舍沸腾了。她们集体给许鸿取了个绰号，叫“天赐”。

只是，我和许鸿都没想到，我们的恋爱会遭到许爸的坚决反对。

那是大一寒假的大年初六，一大早，我就撺掇着爸妈去许家拜年。吃饭时，许鸿牵了我的手，对在场的人说：“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向你们宣布，我和周倩谈恋爱了。”

我爸毫不吃惊，见怪不怪地说：“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周倩对许鸿一见钟情，我的女儿，我太了解了，有眼光。”

谁知，他话音刚落，一向温和的许爸斩钉截铁地说：“瞎胡闹！许鸿，你大了，攀别的高枝我管不了，但你要想打倩倩的主意，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不等许鸿解释，我爸先火了：“许鸿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孩子善良优秀，若说高攀，那是倩倩高攀了。”



读到清人的两句话，都是寄友人的。

一句是收藏家孙承泽的：“微雨，甚思酒，何日肯鸡黍约我？”一句是文学家梁鼎芬的：“炖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思酒招酒都不为酒，为知己。如白居易问刘十九，白是性情人，孙、梁亦是。知己之思借酒借肉可招之，知己之殇则是肢体伤了扒开血肉见白骨的痛。白居易有一首《哭崔常侍晦叔》，诗中有“丘园共



微雨， 甚思酒

●王亚

谁卜，山水共谁寻。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的句子，我读到时竟然鼻子一酸，差点没与他一同泪洒“秋风襟”。六个“共谁”连用，几乎可以涣涣然闻得他举一觞绿酒唏嘘怅望，涕泗横流，一声比一声更喑哑地唤着——“晦叔！”

微雨，甚思酒！

(信芳摘自《北海日报》2020年12月5日，朴缜图)

我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对许鸿一见钟情。我讲了初见时，打动我的不是他的博学，而是一个小男孩无人看管时，他不动声色的守护。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善良，很宝贵。

我讲了上高中时，班主任早在高一就给我定性：能考上二本就算烧高香。是许鸿的鼓励，让我敲开了一木的大门，他就是我的“高香”。

“许伯伯，您可以不同意我们交往，但绝对不可以用世俗的眼光，觉得许鸿高攀了。在我们全家人心里，你们骨子里的那份善良，才最高贵。”

我的话，让爸爸的眼眶湿润了，他一再给我手动“点赞”。而这时，许鸿再次牵起我的手，说了句：“丫头，我一直以为你是贪图我的才华，

没想到，你居然是爱上了我的灵魂。”

他的话，成功地把许爸逗笑了。然后，他对许鸿扔下一句狠话：“以后要是对倩倩不好，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我爸也借机起哄：“倩倩，以后要是对公婆不好，我也就没你这个女儿。”

四

就这样，我和许鸿终于走到了一起。毕业后，我们都选择留在上海。2020年，我们通过自己的打拼，终于在“魔都”首付了一套58平方米的房子。

而我们的婚期，就定在2021年大年初六。没有大宴宾朋，没有婚纱车队，只有两家六口人坐在一起，回忆当年

那场特殊的缘分。是的，1989年距离2021年已经很遥远了，但我们集体怀念它。

我和许鸿举杯敬两位爸爸，戏称他们是我们的月老。而两位妈妈则用一晚上的时间，给他们未来的孙子（外孙）起名。

本来四老都超级喜欢“天意”，奈何我大学室友已经给许鸿取名“天赐”，他们只能忍痛割爱，重新头脑风暴。最后，大家一致投票“喜善”。这世间所有的惊喜和好运，都是积攒的人品与善良。这个名字，不仅是我们对新生命的祝福，更包含着两家人最朴素、最简单的信仰——你只管善良，老天自有安排。

(谢黎摘自微信公众号“写故事的刘小念”，李旻图)

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始远离网络社交软件了。当然，这个“远离”，并不是从此与各种社交网络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要求自己从此与它们保持距离。作为个人经验，我发现，当你像蜘蛛一样天天将自己挂在网上，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时，有些麻烦就会接踵而至。例如总是感到一种强烈的“审美疲劳”，让人很快精神疲惫。

对我个人而言，微博最大的坏处，就是偶尔写了几句吸引人的话，并被不断转发时，一种成就感便油然而生；被转发的次数再多一点，就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尽管你实际上仍然什么也不是——这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自信与自我膨胀，是截然不同的。自信源于内部的精神，自我膨胀则源于对外部信息的错误感知。这有点像许多人常常将“白白胖胖”误认为“身体健康”，但事实上，“肥大”与“强大”是有本质区别的。

曾经看到这样一句话：当你很熟练地使用各种网络社交工具、说着很流行的话题时，实际上你已经落伍了，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那些追求时尚、喜欢跟风的人创造的。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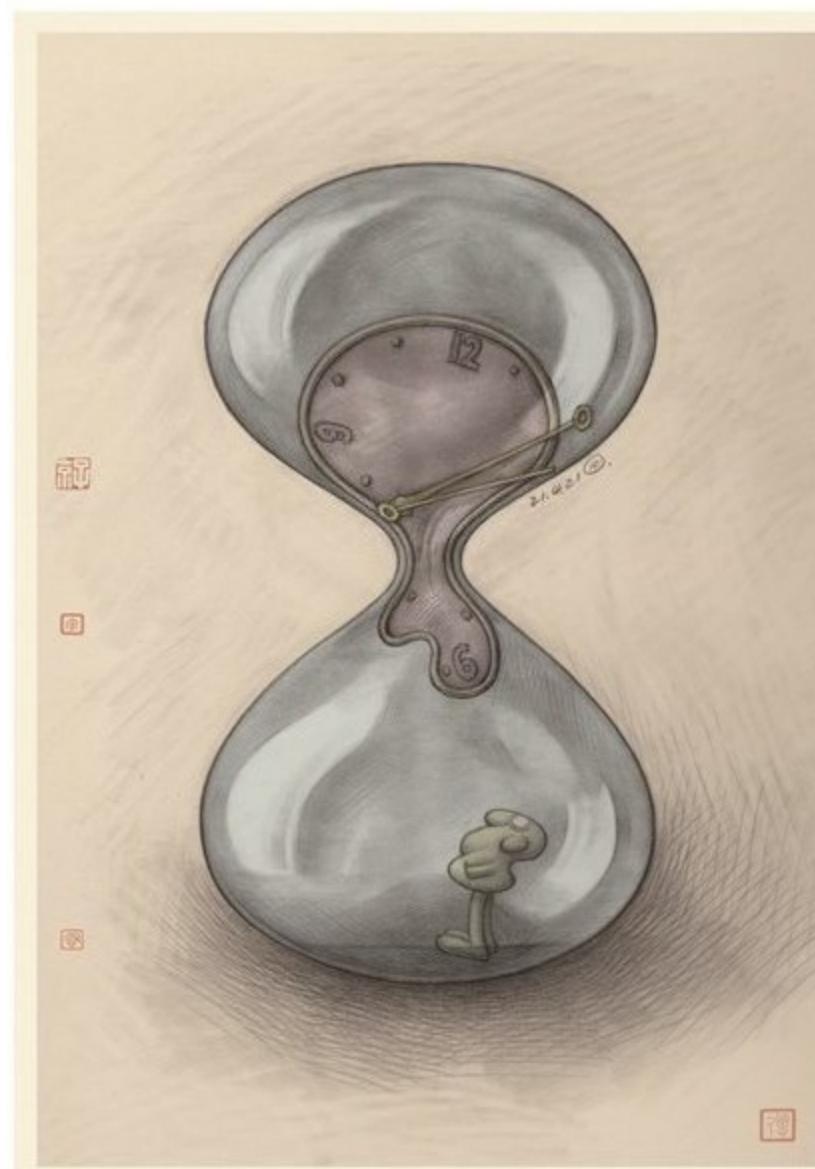
些平时只会埋头苦干，看上去已经被潮流完全淘汰的人，才是真正创造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种种话题的人。

例如大家都极为熟悉的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

时，宫崎骏可是一次都没有尝试过。“我认识他到现在，他每天吃的都是太太做的手工便当：一个塞得满满的铝饭盒。为什么会塞得满满的？因为那是他的两顿饭：用筷子一分为二，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5分钟吃完，午饭后休息15分钟，然后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年年如此，日日如此。”

宫崎骏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吃着太太的手工便当，对于游戏机、家用电脑、互联网等也都心怀警惕，认为它们都是动漫设计师的大敌。例如，电子邮件就令宫崎骏心烦，为此，他不惜花时间在吉卜力工作室进行“全员调查”。发现大家居然都在使用电子邮件，宫崎骏大吃一惊，跑去对铃木敏夫说：“铃木！大家都在用电子邮件，日本的动漫完蛋了！”因为宫崎骏认为，工作之外，还对其他东西感兴趣的家伙，是成不了好的动漫设计师的。

宫崎骏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我愿意将时间交给你，说明我真心爱你。”衡量男女之间是否有真爱，并不是以金钱来计算，而是以时间来评估的。金钱可以反复使用，还可以不断去赚；但时间只能拥有



将时间还给自己

●唐辛子

宫崎骏几十年来的老搭档、吉卜力工作室董事长兼制片人铃木敏夫，就曾经这样介绍宫崎骏的日常生活——知道宫崎骏每天吃些什么吗？铃木敏夫说，当大家在讨论美食，说这家店好吃，那家店如何



慢慢画

●朵 拉

听说我是画家，同桌的年轻朋友拿出他随身携带的电子数位板，指导我如何在上面作画。

一概按键作业。先挑出不同粗细的笔头，选择钟爱的颜色，将合乎心意的人物或鸟虫鱼兽，在画板上拉线条画出来。画得不好马上修正，可以随时随地反复删改，画好后，若不满意，可以按键全部删除，再按键重新开启空白页。待作品完成，若称心如意，一个按键，就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朋友都看见了，即时、快捷、高效。

一次，便永不再来，爱一个人，哪怕为他或她牺牲再多时间也愿意。而一个人是否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也是以时间来衡量的；没有其他事物能比工作更吸引人，更令人们愿意花费所有的时间倾情其中。这

正是宫崎骏成为世界级动漫大师的理由。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但这不要紧。即使不热爱现有的工作，起码也应该热爱自己。热爱自己最诚实的表

年轻朋友告诉我，和他同龄的许多年轻画家都在用电子数位板作画。

我并不吃惊。电子科技产品，取代原有传统手工操作的技术已经不是新鲜资讯。

回家以后，我照样在画桌上打开宣纸，拿毛笔浸水、蘸墨、调色，静静思考，细细作画。不厌其烦地一笔一画，平心静气、稳重沉着地一点一线，每天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抱着自我追寻之心，贯彻始终的水墨画家终于穿透了物质欲望；眼花缭乱的世界仍然熙熙攘攘，在宣纸上持之以恒地画着黑白水墨的人却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时空。

虽然被称为“学术贵族”的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说过“贵族的同义语，就是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然而，不懈努力地生活，并不一定是为了成为贵族。

快是一种速度，慢也是。不一样的是，迅疾往往匆忙仓促，缓慢方见从容不迫。

慢，是在除尘静虑，让生活中触动人的一些思想和感受，找到一张通行证，在水墨的笔下呈现。

但是我也在思考：当电子媒体成为主流的时候，传统的艺术创作者该如何让艺术的意义继续存在？如果大家继续“玩”下去，会不会逐渐忘记自己的初心？

当时，那个年轻朋友问我：“你的水墨画过时了，要不要改换媒介呀？”

我报以微笑，没有告诉他，我最后的选择是回到原初朴实的实体绘画，而且是堪称中华文化精粹的水墨画。

年轻人不明白，没关系，岁月会让他们了解什么叫使命感和责任感。

（海城楼摘自《今晚报》2021年3月16日，王 媞图）

现，就是懂得有效利用属于自己的、今生仅有一次的时间，明白该怎样在喧嚣的焦躁中，将时间安静地、完整地交还给自己。

（孔运龙摘自《新周刊》2021年3月下，刘 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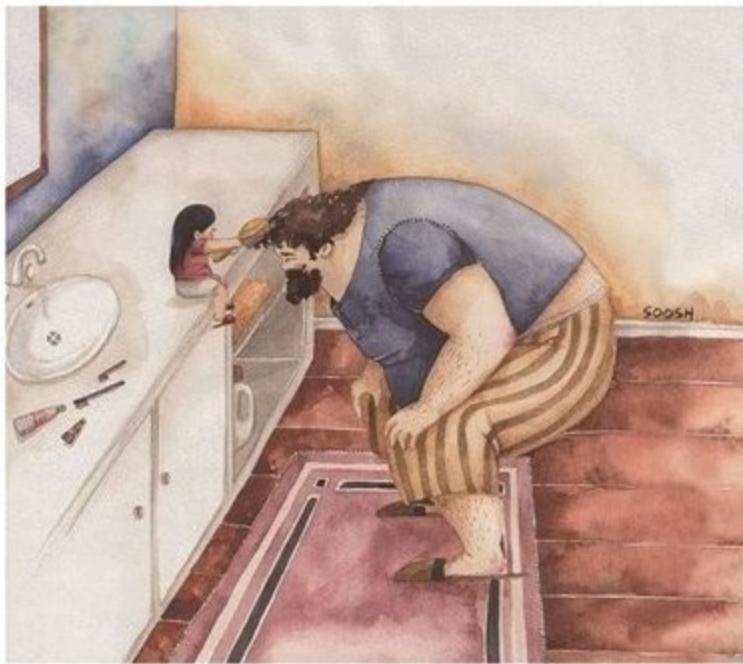


女儿的守护神

● [乌克兰]斯奈扎纳·苏什



父女之间有着特别的纽带。为了细腻地呈现父女之间这种特别又温柔的情感，青年画家斯奈扎纳·苏什在网络上发表了她绘制的精美水彩画。这些甜蜜的图片向我们展现了父亲真实又强大的力量：他们是如此体贴、细心、温和。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一生去保护、关爱他的女儿。



李薇把一篇文章修改了6遍，投稿到一个微信公众号上。但她不愿分享文章到微信朋友圈，也不希望有亲友发现她的文章。这篇文章里藏着她的秘密：她的男友正在监狱服刑，刑期8年。

男友从监狱给她寄信，她提出：“信封上的寄信地址能不能不写监狱？”

这个公众号就像一个“树洞”。2018年，广东省深圳监狱的警察郭长春注册这个公众号时，最初取名“监狱之家”，有家属说，“监狱”这两个字过于扎眼，担心旁人发现他们正在关注一个和监狱有关的公众号。于是，郭长春改了一个和监狱扯不上关系的公众号名字，“来日可依”。

1

自从丈夫在1000多公里外的监狱服刑后，23岁的刘敏就失去了依靠。她接过开大货车的工作，因为个子小，在座椅上垫两个枕头，才够得上正常驾驶的高度。她还开过快餐店、批发过家禽。上幼儿园的女儿很好奇爸爸的生活，她常跑去邮局等待监狱来信。过春节时，她又问刘敏：“爸爸过年有好吃的吗？爸爸有肉吃吗？”

一个男性家属同样对监狱生活感到好奇。老婆入狱后，他严重失眠，经常深夜开车到监狱外，睡在车里。

他想了许多方法靠近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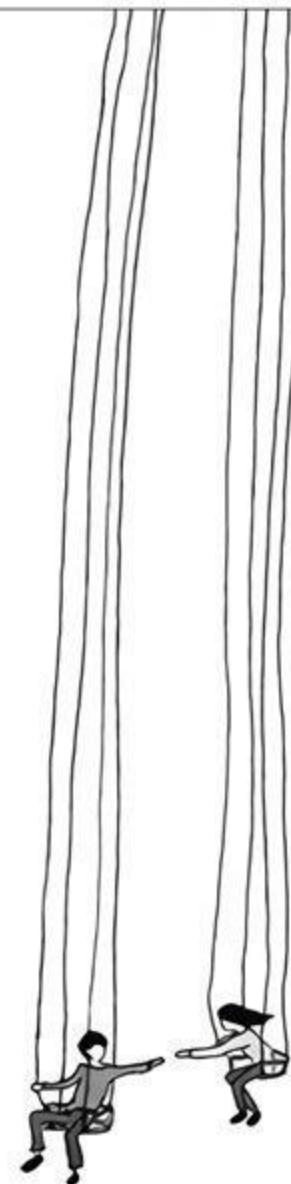
婆。狱内超市发布公告，招标寻找合作方，他立即注册营业执照，准备标书，却没中标；结婚纪念日那天，他在监狱外放烟花，希望高墙内的妻子能看到；他也曾操控无人机，想看看监狱的生活环境，可无人机直接被打落。

许多家属说，家人没有出事时，他们完全不了解监狱生活。有人到互联网上搜索，在贴吧里发问，有家属会把和监狱有关的帖子从第一页翻至最后一页。

刘敏发现，有骗子以解答疑问的名义，私下添加许多女性家属的微信，嘘寒问暖，然后以各种理由借钱。有的家属受骗后，不愿意报警，担心会影响在监狱服刑的亲人。还有骗子以“律师”的身份接近刘敏，而其实际身份是刑满出狱的盗窃犯。

郭长春是这类贴吧意外的访客。他形容贴吧里的家属“像无头苍蝇一样”，对监狱有许多误解和猜测。他看到最离奇的谎言是：“监狱的饭菜夹着用过的卫生巾。”居然有家属相信了。为此，他决定注册一个公众号，利用业余时间为服刑人员家属答疑解惑，介绍监狱的真实情况。

比如，临近春节，每个服刑人员能分到饮料、糖果和干果等年货。监狱平日的用餐标准是一荤一素一汤，过年时，中午会加一个鸡腿，北方一些



监狱会提供水饺。监狱还会组织服刑人员在宿舍、活动室、图书馆、楼道挂灯笼，张贴福字，挂中国结。

监狱不提供筷子和长柄勺子，以保证服刑人员的安全，餐具大多是塑料制品。沿海地区的监狱每周会为服刑人员做鱼，定期提供水果。

公众号里，有家属询问郭长春：“晚上睡觉熄灯吗？”郭长春解释，监舍8人至12人一间，自带独立卫生间，设有两盏灯，主要的照明灯到了晚上休息时间会熄灭，另一盏只给摄像头提供照明的灯会开启。

到了三伏天，他便更新微

一个狱警和他的「树洞」

● 魏晞



信公众号、介绍监狱的防暑工作内容：提供绿豆汤、西瓜、雪糕等防暑食物。监狱会组织服刑人员定期检测体重，如果有人月体重变化超过4斤，工作人员会重点关注他的健康。

服刑人员每月可以领取劳动补贴100元至200元，每月有两次在狱内超市购物的机会，每次20分钟。一些超市还会卖书，部分监狱开始使用网络购物系统。

最初做公众号时，郭长春不擅排版，极少给文章配图。他有时把字体调得太大，致使一个页面只放得下两段话。但他的文章依然吸引了许多服刑人员的家属。许多家属在文章下面写了长长的留言，把微信公众号后台当成聊天群。

那是郭长春成为狱警的第12年。他说，没想到，公众号上居然有那么多人喜欢自己。

在监狱工作，他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有些服刑人员很擅长开发软件，却终日踩缝纫机，制作牛仔裤。他跟监狱长申请，希望成立软件开发室，因为脑力劳动也属于劳动。不过，这个想法最后也没有得到落实。

他把实现个人价值的期待寄托在公众号上，希望它成为沟通高墙内外的桥梁。他期待，有更多的检察官、警官、法官能作为专家，在公众号上解答服刑人员家属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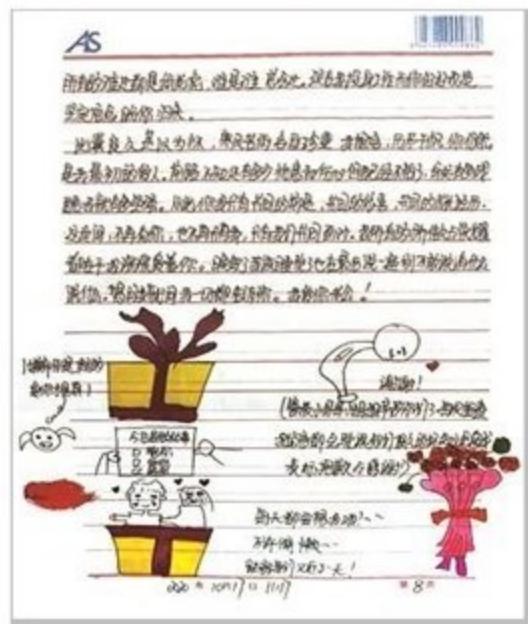
2

郭长春能明显感受到，服刑人员也渴望了解高墙外的世界。有个犯人形容，自己的记

忆还停留在两年前，因为在监狱的每一天都太相似了。新来的犯人想要讨论新款游戏，老犯人根本听不懂。服刑人员里，只有1/3的人每月能收到信件，不足10%的人每月能收到两封信。

他常常在公众号里鼓励家属寄信，“家人来信，说明家庭和睦，狱友就不会瞧不起这个人”，也能有效减缓服刑人员和社会脱节。

第一次收到寄信地址写着“监狱”的信时，李薇避开同事，跑到办公室厕所里哭着把六七页的信读完。



23岁的李薇在四川的一个县城生活，亲人朋友提起她的男友时，她谎称“分手了”。孙丽也有类似的经历，她不愿让生意伙伴或同行知道真实情况，谎称自己已与男友分手；又骗家人说，男友外出赚钱去了，过几年回家。

这种谎言藏匿在许多服刑人员家属的生活中。一个5岁的男孩，每周能收到一封从监狱寄来的信。他熟悉信封上的

寄信城市——那是他妈妈所在监狱的城市，距离他约1700公里。收到信后，他拿上一本字典，一边翻字典一边回信。

他不知道的是，他细心收藏的一摞信件，其实没有一封是妈妈写的。妈妈入狱后，他总说，“我想要一个新妈妈”。爸爸为了让他感受到母爱，才委托他人代写信件。

3

在这个隐秘的“树洞”，几乎每个人都用化名。有家属提问：“我爱上别人了怎么办？”“我算不算精神出轨？”“他出来后会不会变好？”

虽然郭长春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习监狱学专业时，曾学习过心理学，但对于很多问题，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按照省份、罪名，组建微信群，请同城、同罪名的家属互相解疑。如今，约有8100位粉丝关注了这个公众号。

一个23岁的女孩在“树洞”里找到了同城的家属，家属微信群常有上千条留言等她阅读。她甚至和5个女孩线下聚餐，在饭桌上畅谈监狱的各种政策，而这些话题，她很难和同龄同学探讨。同学听说她男友刑期10年半，都劝她不要再等了。

孙丽的男友被判8年半有期徒刑后，不愿意耽误她，委托律师提出分手，被她拒绝。她给法官写信，要求在监狱内和男友结婚，因为只有夫妻才有会见资格。

孙丽的举动让另一个服刑人员家属感受到了力量，她的

老公也曾两次提出离婚。但她坚持每个月跨省去监狱超市，给老公采购火腿、饼干、方便面等，再加上签了名字的单据，请工作人员送给老公。她想用签名笔迹告诉老公，自己仍在坚持。

许多家属自愿参与公众号的工作。有人在公众号做新闻周报，有家属从公众号上下载周报，打印后寄入监狱，希望服刑的家人了解外面更丰富的资讯。

李薇能感受到，男友对外界很好奇。她偶尔手抄一些时事新闻寄给男友，男友关心5G网络的新进展，回信问她：“告诉我，5G究竟快不快？”

2020年6月，刘敏终于等到丈夫回家，公众号的社群里，她收到许多人的祝福。有人给刘敏寄特产，有人私下问刘敏，丈夫回来后，生活过得怎么样？刘敏知道，对方只是想从刘敏的故事里，确认“等那个人是否值得”。

4

孙丽把从监狱寄来的信件，装在手提包里，随身携带。男友不再提分手，在信里畅想出狱后带她去各国旅游，“等我”，他还炫耀自己能把缝纫机踩得和风火轮一样。

二人在监狱第一次见面时，场面有些尴尬。男友看到她，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她开口赞美：“你瘦了，但依然掩盖不住帅气。”

男友重视打扮，热爱足球。所以她在寄往监狱的衣物上，喷洒了男友惯用的男士香

水，还挑选足球主题的邮票，贴在信封上寄出。她宽慰男友：“你没有在情感上亏欠我，只是欠了我很多节日礼物。”

李薇也能感受到男友的改变。男友只有小学文化，不会画画，寄来的第一封信，语句不通顺，还有多个错别字。但他近期买了字典，还买了字帖练习字，现在给李薇写信前，他会先打一遍草稿，再誊写到信纸上。

而李薇写的每一页信都不一样。她在空白信纸上，先临摹一个动漫画像，再用彩色笔填色，最后才开始写文字。有时字写丑了，她整页撕掉，重新再写。

李薇平均每周寄出一封信，已经用了十几本信纸。她还给监狱管教人员写信，感谢他们帮忙给男友送信。男友在回信里提到，每次收到信件，他都忍不住和狱友分享，念给旁人听，狱友都很羡慕他。

有一次他们俩通电话，男友提醒李薇，他新写了一封信，还请狱友帮忙，准备了一份礼物一并寄出。李薇纳闷：“监狱里能寄出什么东西？”

收到信的那一天，李薇抖了抖，信封里只有一封信。她把信封撕开，除了信纸，连一粒灰尘都没找到。展开信后，她终于在信纸背后找到她的礼物——那是一只用黑色笔绘成的，既不像熊、也不像猫，肚皮有个口袋、脖子上挂着铃铛的肥胖版的“哆啦A梦”。 *

(笑 天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2月24日)

称心如意度余年

● [古罗马] 奥勒留

◎梁实秋 译

你是三样东西混合起来的——肉体、呼吸、理智。但是真正讲起来，只有第三个才是你的。所以，如果你把别人所做所说的、你自己所做所说的、将来会困扰你的、你因被躯体或与躯体相连的呼吸牵涉而无法摆脱的、身外环绕的旋转的形形色色完全割除，从你的心上割除，才能使你的理智从命运的偶然性中解脱出来，让自己过纯洁而自主的生活，做公正的事，接受所遭遇的一切，说真实的话。把自己变成恩培多克勒手中的球体一般——“浑圆无迹，安稳自如”，训练自己只过自己的生活，那么你便可宁静地、平和地、称心如意地度过余年。

(老 奢摘自万卷出版公司《沉思录》一书，郑辛遥图)





你身体内有一半的细胞都不是你自己的。科学家曾经认为，人体内的外来细胞比例高达90%。直到近期，才有研究成果将该百分比下降到50%。

你只是0.25%个人

● [英] 马库斯·乔恩 ○孔令稚 译

但毫无疑问，这仍是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毕竟这意味着你身体的一半（多达38万亿个细胞）都不属于你。

真菌会依附在你身上搭便车，细菌也会。但是，如果不是你胃里那几百种细菌，你连吸收食物里的养分都做不到。这也是为什么吃了抗生素后人就会拉肚子，因为抗生素会不分青红皂白，既杀了致病细菌，也吊打益生菌。

细菌可比你身体的细胞小多了。虽然细菌的数量和细胞差不多，但它的重量很轻。一个70千克的人体内只有1.5千克的细菌。

“人类微生物计划”是美国政府开展的为期5年的科学的研究，简称HMP。研究旨在识别人体内所有外来微生物并鉴别其作用。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HMP于2012年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体内有超过1万种外来细胞——这是你自身细胞种类数量的40倍。事实上，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

居住着大概500万个细菌。即使是针尖大小的地方，都有500个细菌凑在一起呢。而耳朵、后颈、鼻翼两侧和肚脐眼更是细菌最为密集的地方。这些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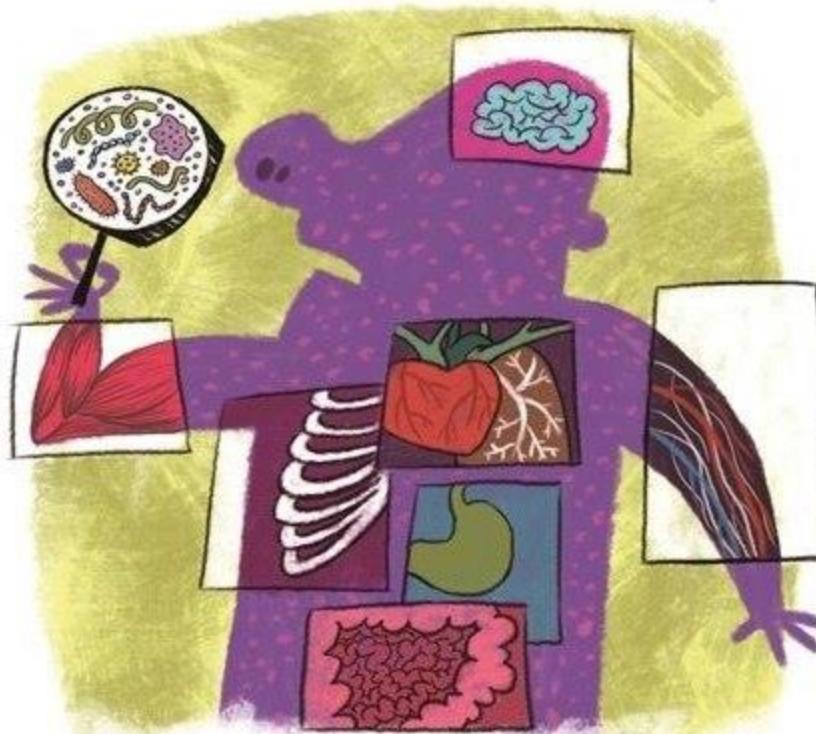
病菌就是让人头痛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体微生物群失衡将导致多种病症。包括各种肠道炎症——克罗恩病，以及溃疡性结肠炎。有一些迹象表明，微生物群失衡可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病。

没有人生来就带着各种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但自出生时起，母亲的乳汁以及生长环境都会使细菌和其他微生物找到机会，携家带口住进你的身体里。当你长到3岁的时候，所有微生物群大致到位。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生来是一个100%的人，但去世的时候就只是半个人了——你的另一半身体是由租住的各种微生物组成的。

更为耸人听闻的是，HMP发现人体内微生物共有800万个基因。每个基因都是个编码，可以编写出某种具有特定功能的蛋白质。然而，人类染色体组只含有2.4万个基因。也就是说，影响人体的微生物基因是人类自身基因数量的400倍。或者说吧，你体内99.75%的基因都不是你自己的。要是从基因角度看，你连半个人都不是呢，你只是0.25%个人。也可以说，你生来是100%的人，去世的时候却是99.75%的异种！

（王耀清摘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奇怪的知识增加了》一书，小黑孩图）



即MRSA超级细菌。听上去好像很可怕，其实在健康人群中，此类细菌都在免疫细胞的监管之下，不敢为非作歹。但对体弱多病的人来说，金黄色葡萄球菌就很危险了。比如，在病弱人群聚集的医院，这种

职场“鳗鱼人”

●岑 嵘

在职场上，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一些人，姑且把他们称为“鳗鱼人”吧：他们通常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案头堆着高高的文件。你对他印象模糊，虽然偶尔也会和他聊两句，但具体说了什么你也记不得了。

他们没有野心，没有存在感，待在那个堆满文件的工位上似乎就很满足了。

你觉得他们没有激情，没有爱好，没有想法，似乎也没什么朋友，习惯过平淡的人生，习惯于躲在角落……

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他的座位上已经没人了，通常是在他消失好久以后才发现的。你打听后才知道，他辞职了。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之前他从不更新的微信朋友圈里，突然出现了他神采奕奕的照片，在大海中潜水，在雪山上攀登……你使劲儿睁大眼睛，你怀疑这些照片里的人不是他。是啊，这完全不是他，但分明就是他。

现在，我来讲讲鳗鱼的故事。鳗鱼诞生在遥远的海洋暖流中，它们不停地游着，当到达海岸后，便会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上游游去。鳗鱼穿过急流和浅滩，穿过沼泽和沟渠，来到平静的湖泊和浑浊的池塘。就这样，它们游了成千上万公里后，找到了安身的地方，决定停下来。

对这个栖息地，它们仿佛有很高的要求，这里通常有着浑浊的水底和一些可以藏身的石头和洞穴，还有充足的食

物。鳗鱼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便会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并且只在四周狭小的范围内活动。

年复一年，它们躲在藏身处，生命似乎就是这样了。

就这样静静蛰伏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在某一个时刻，它们会突然决定离开这个藏身之处。在那一刻，它们如同得到某种神圣的召唤，激情像电流穿过全身。那些在灰暗和浑浊的水中漫长的等待，就像是为了这一刻的决定做的准备，从此，它们的生命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鳗鱼不再需要污浊的淤泥，开始游向大海。它们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外表那层黯淡模糊的黄褐色变得鲜艳清晰，两侧变成了银色，鳍变得更长，使它们游得更快。它们的眼睛也变得更大，成了蓝色，使它们在黑暗的大海深处看得更远更清晰。它们夜以继日、精神抖擞地重新游向遥远的大海……

现在，你或许已经知道“鳗鱼人”的意思了吧。

那些坐在办公室角落的人，你以为他们的一生将和工位融为一体，其实他们只是在耐心等待某一时刻的到来。在他们的心中，精神故乡是那个广阔和自由的世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只是心平气和地等待这一刻的来临。而当那个时刻到来，他们便获得重生，神采奕奕地朝着属于自己的世界飞奔。

（田宇轩摘自《今晚报》
2021年3月17日，王青图）





功绩主义和工作观

● 张丰

一次讲座上，有位听众问我：“如果努力工作，能在40岁攒够钱彻底实现自由吗？”我回答：“不太可能。把工作和自由完全分开是不对的，不工作应该会感到空虚吧。”

后来，这位听众再次问我这个问题，她戴着口罩，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我认真地想了想，答道：“如果你是在腾讯、阿里这样的公司工作，或许有可能。”她笑了，说自己就职于腾讯。

前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有一则传言，说微软公司苏州分公司的员工为了防止从阿里、华为跳槽过去的同事“表演性加班”，专门开发了一种软件。此传言后来被证明是假新闻，但仔细想来多少有点现实基础：阿里和华为的员工，加班确实非常普遍。这位想在40岁彻底解脱的女孩，也正为这样的加班所累。

社会舆论对如此加班深恶痛绝，“表演性加班”这个说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的意思是，工作已经结束，本来没有加班的必要，却仍然不肯下班，留在办公室装样子。这样的状态，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不应该发生在阿里和华为这样的新锐企业。

“表演性加班”很大程度上是网友想象出来的。有消息说，拼多多的办公大楼，卫生间设计非常“科学”，能保证员工如厕不会占用很长时间。由此看来，新型企业的员工工作繁忙，“表演性加班”的可信度并不高。

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承认，但的确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有些人真的喜欢工作。如果工作使人快乐，为什么不能工作久一点？既然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或者更久，凭什么就认定加班的时段更痛苦呢？

有相当多的工作本身就是让人快乐的，我在报社当编辑时就深刻体会到这一点。有些同事对版面上一根线的粗细纠结不已，对标题反复推敲，十分着迷。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是

一个人的性情，都是这样：常和老实的人在一处，见了活泼些的，便觉得聪明可喜；但是常和活泼的人在一处，见了忠实些的，又觉得温存可亲了。



为了完成工作，而是因为乐于此事。

我还记得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讲的是多年前成都七中数学实验班的学生痴迷数学，相互出数学题，乐此不疲。如今他们都是各个互联网公司的中坚力量，以他们为代表的“码农”们，在敲击键盘时，也许同样乐在其中。

我们总是把休闲当成享乐，而把工作置于对立面。这是工业社会的典型观念，因为在厂房里的机械式重复，可能缺乏乐趣，而休闲无疑是对于辛苦工作的补偿。但是，在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多的工作都有着创造性体验，也是人们获得快乐的源泉之一。

深刻的转变可能是这样发生的：过去人们认为工作是为老板打工，如今，工作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

在公司的考核之外，每个人心中都会对自己进行考核，既包括读书、旅行和看电影，也包括工作。哲学家韩炳哲将此定义为功绩主义，即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建功立业，尽管这个过程有时让人沮丧和郁闷。

或许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你并没有那么讨厌工作，也不是那么渴望彻底的自由。

(平林月摘自《支点》2020年第9期，张伯涛图)

——张恨水

和大多数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老妈早已在病魔的侵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

忙于工作的我，有时一天会接到她打来的好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家里烧饭的锅，锅把儿“残疾”了，因为她忘了关火；钥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她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读报，但仔细一看，发现她手中那张《参考消息》头朝下……我们聪明、要强、独立的老妈，渐渐地开始让我们哭笑不得，继而让我们忧心忡忡。

唉，那是哪一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头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唯一记得的时间点是2007年5月31日，因为在这一天的《效率手册》上，我写下了“带妈妈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看病”。

在此之前至少两三年时，也或许像一些书上说的，早在10年、20年前，她脑部的退化就开始了。

而20年前，正是妈妈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86年年底，我父亲在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任上被查出肝部肿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妈妈陪他回国治疗。8个月

后，父亲最终因肝癌不治而亡。

安葬了父亲后，妈妈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单位让她办了离休手续。最初的几年，妈妈和朋友一起编纂了一部《法汉大词典》，还曾去一家基金会上过几天班，但她在那没有找到存在感。此后，



风，起于青蘋之末

●陆晓娅

她不再工作，除了偶尔出去旅游，就是独居家中。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她大脑中的一场攻城略地之战，就已经悄悄打响：那里面正出现

越来越多阴险的 β -淀粉样斑块，原来灵动的神经元纤维也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纠缠在一起……好在，受过教育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不是妈妈“老糊涂”了，也不是妈妈故意捣乱，而是她病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毫无疑问，我们要带妈妈去看病。但带妈妈去看病，是一项何等艰巨的任务啊！

我跟她说：“妈，你现在记忆力衰退得有点快，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她有成千上万个理由拒绝你：“谁说我记忆力不好？我记忆力好着呢！我去买菜，卖菜的都说我脑子转得快。”“胡说，我才没病呢，我身体好着呢！”

的确，我这个要强的老妈有个很不错的数理化脑瓜，但阴差阳错，她竟然跟着我那文学青年出身的爹，进了《新华日报》，又进了新华社，成了一名搞国际新闻的记者和编辑。

可是，俱往矣，老妈不再是令同学羡慕的学霸，也不是事业上的女强人，而是一个大脑衰退得让人担心的老太太，必须去看病。

在若干次劝告无效后，我只能另辟蹊径：既然你不承认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我就不说带你去看什么病；既然你



总是拒绝，我就不再征求你的意见，直接挂好专家号；既然你不愿意去医院，我就说带你出去玩玩……总之，我连蒙带骗地，居然就在那一天，成功地把她带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进了医院的妈妈，竟然立刻就变“乖”了。她默默地坐在候诊室等着看病。当医生给她测查记忆时，她也努力完成了“作业”，只是最后的结果让她火冒三丈，她在走廊里大喊：“胡说八道！谁说我记性不好，我的记忆力比你们都好！我没病！”

77岁的老妈，记忆力已经处在同龄人的最低水平。毫无疑问，她得了病。

于欣所长诚恳地说，现在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除了吃药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增加社会交往。

其实我早就明白，妈妈得病多少和她缺乏社会交往有关，但偏偏她就是一个爱独来独往的人。

楼下的小花园，是许多离退休老人聚集的地方，也是老妈外出的必经之路。但她从那里路过时，眼睛仿佛长在脑门儿上，对那些坐着聊天的老人几乎视而不见。好在她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几十年，总会碰到些熟人，比如我的幼儿园老师，这时妈妈才会停下来聊上几句。最开始，还有几个老同事邀她每周打一次麻将，但随着老同事要么进了养老院，要么“走”了，麻将小组也就自行解散了。

彼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有

自己的工作，但父亲去世后，我们只要在北京，每周都会回家看老妈，我和妹妹也经常接老妈到自己家里小住。

在离休后的日子里，老妈每天的生活还算规律，除了买菜、做饭、散步、浇花，就是在家读报。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劝她养只猫或狗，因为心理学上有所谓的“宠物疗法”。对很多老人来说，宠物能有效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社会联结。但老妈说：“我们编辑部的人都不养狗。”哦，原来养猫养狗会让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专业人士。我想，那是她需要保持的一种身份，即便在离休以后，她也要维持这样一种身份，那是她生命的价值所在。

医生希望她能经常去复查，以了解病情的进展，但老妈坚决不从。虽然她脑子开始糊涂，但一说起去医院，她就明白得很。我们说服不了她，又不能绑架她，只好更多地陪伴她，督促她吃药，陪伴她外出，让她有机会接触外界，获得新的信息刺激。

紫竹院的河开了，我们拉着老妈去踏青；玉渊潭的樱花开了，我们假装去日本赏樱；景山公园漫山都是中老年人的合唱团，我们也去凑热闹；过年了，我们一起到城乡贸易中心买件新衣；院子周边的街道，我每次挎着老妈遛弯时都走不同的路……

现在回想起来，陪伴已经被认知症侵袭的老妈，不仅需要我们付出时间，还需要我们付出心力，更需要我们具有创造性——我买了涂色的画本，让她跟着我涂色；我和她下她喜欢的跳棋；她数学好，我就买了数独习题集让她做；我用平板电脑上的应用软件教她画画；我逗她回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假装帮她给朋友写信；甚至，我还带她去看了她的初恋男友。

那个伯伯是她去解放区时认识的，后来妈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去了，那位伯伯则被组织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工作，不知怎的就失去了联系。待到再次见面，已经是“文革”结束后。

见面那天，那位伯伯对我妈妈说：“这些年，你是出国、出国、再出国，而我是下放、下放、再下放。”

我还记得那天带妈妈去看那位伯伯，下了公交车，天已经有点黑了。我给伯伯打电话，他到大门口来接我们。昏黄的路灯下，老人佝偻着身子走了出来，看到妈妈时，他一把就拉住了她的手。

看到两位老人手拉手蹒跚地走在我前面，我心酸不已，也感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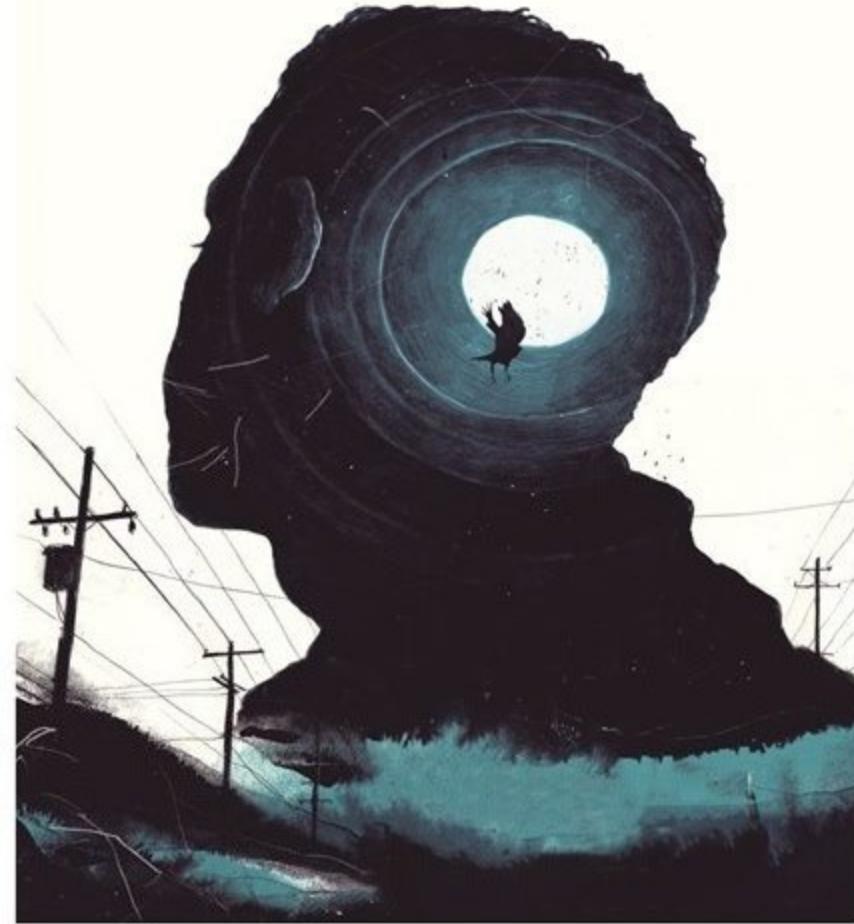
我猜那天伯伯也深受触动吧，但我那聪明要强的老妈，已然失去了和他对话的能力……

（月亮狗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妈妈当妈妈》一书）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有许多艰辛。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坳里，母亲在我十二岁时离家。父亲在家的日子不多，即便在我病得不能自己去医院的时候，他也仅是留下勉强够治病的钱后又走了。我十七岁时，他因交通事故离世，我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即便以后得了再重的病也没有谁来管我了。同年，和我住在一起的婆婆病故，我真的无能为力。她照顾我十七年，下葬时却仅有副薄薄的棺材。另一个家庭成员是老狗小花，它为父亲和婆婆守过坟，我因后来进城上高中而不知它命终于何时何处。如兄长般的计算机启蒙老师邱浩没能看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照顾有加的师母也在年届不惑之前匆匆离开人世。每次回去看他们，这一座座坟茔都提示着我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

人情冷暖、生离死别固然让人痛苦与无奈，贫穷却可能让人失去希望。家徒四壁，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都是令我最开心的事。如果下雨，“保留节目”就是用竹笋壳塞进瓦缝防漏雨。高中之前，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夜里抓黄鳝、周末钓鱼、养小猪崽和出租水牛。那些年，方圆十公里的水田和小河都被我用脚测量过无数次。被狗和蛇追，半夜落水，因蓄电瓶进水而摸黑逃回家中；学费没交，黄



归来仍是少年

◎ 黄国平

本文为论文《人机交互式机器翻译方法研究与实现》中的致谢部分，作者是201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工学博士。据悉，目前，黄国平已在腾讯就职，在该公司人工智能实验室“腾讯AI Lab”担任高级研究员。

鳝却被父亲偷卖了，然后买了肉和酒，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事。

人后的苦尚且还能克服，人前的尊严却无比脆弱。上学时，我因拖欠学费而经常被老师叫出教室约谈。雨天湿漉漉地来上课，我的屁股后面说不定还粘着泥。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冬天穿着破旧衣服打着寒战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这些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不是考试后常常能从主席台领奖金，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

足我最后的虚荣心，我想我可能早已放弃。身处命运的漩涡，耗尽心力去争取那些可能本就是别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每次转折都显得那么身不由己。幸运的是，命运到底还有一丝怜惜我。进入高中后，学校免了我的全部学杂费，胡叔叔一家帮助我解决了生活费。进入大学后，计算机终于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与希望，胃溃疡和胃出血也终与我作别。

从我家出发，坐大巴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县城。从小我就一直盼望着能走出大山。

意
林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

●冯骥才

只要你往前走，一定会有
人从你身边掉队，走出去；还
会有人加进来，跟在你身旁。

生活都是这样。

从你身边悄然离去的，总
是不知不觉；不断加进来的，
总是光鲜、新奇、切身，充满
魅力。

（司志政摘自人民文学出
版社《艺术家们》一书）

万物皆由自然供养

●〔意〕达·芬奇
◎李 洋译

水在山间流淌，如同血液一
般，滋养着山的生命。它还是
自然对万物的馈赠。面对这
群需水的生灵，自然从不吝
啬。一位受伤之人，因为有了
自然的协助，血液充盈，在皮
肤上形成肿块，阻止了伤口进
一步溃烂。同样，当人们剪掉
葡萄藤的末端，因为有了自然
的协助，葡萄藤的根部不断润
泽藤蔓，使末端不至于缺水枯
竭。

自然用她的力量与仁慈，
维系了葡萄藤的一辈子。

（六月的雨摘自石油工业
出版社《达·芬奇智慧笔记：给
生命一个浅浅的笑》一书）

从炬光乡小学、大寅镇中学、
仪陇县中学、绵阳市南山中
学，到重庆的西南大学，再到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我也记
不清有多少次因为现实的压力
而觉得自己快扛不下去了。这
一路，我的信念很简单，就是

徒然草

●张宗子

吉田兼好的《徒然草》里有
两段话。一段是：“一种毛病或
习惯，如果改了并无益处，那还
是不改为好。”另一段是：“一件
事，如果一直犹豫要不要做，那就
不要做。”这么多年，潜意识里，大概受
其影响，我发现自己不少时候
就是这么行事的。

（若 子摘自商务印书馆
《梵高的咖啡馆》一书）

最厉害的本领

●晨 曦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说：
“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就是，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也
不枉活一世。世事难料，未来
我注定还会面对更为复杂的局
面。但因为有了这些点点滴滴，
我已经有勇气和耐心面对任
何困难和挑战。

理想并不伟大，只愿年过

以愉悦的心情老去；在工作
时，有能力选择休息；在想说
话时，能选择沉默；在失望
时，能重新燃起希望。”

简单总结夏目漱石的话，
就是：具备生存技能、可以理
性地控制情绪，以及对未来永
远保持信心与热情。这三点叠
加，便是一个人立身于世最厉
害的本领。

（林 一摘自《知识窗》
2020年第12期）

鸿 雁

●星云大师

鸿雁是一种大鸟，飞得很高，
站在地面的人难以辨识那到底
是什么鸟。越国的野鸭很多，越
国人看惯了野鸭，往往就把飞在高
空中的鸿雁当作野鸭。楚国的燕子很
多，楚国人看惯了燕子，也往往把飞在高
空的鸿雁当作燕子。

一对遨游蓝天的鸿雁，飞
过了楚越两国，雌鸿雁说道：
“楚越两地的百姓真迷糊，居
然把我们看成是燕子或野鸭。”

雄鸿雁笑着答道：“不要
怪他们，尽管楚人把我们当成
燕子、越人把我们看成野鸭，
但我们还是鸿雁，不是吗？”

（谨 言摘自上海人民出版
社《生存道：星云大师谈智慧
和幸福》一书）

半百，归来仍是少年。我希
望还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最
后，如果我还能做出点让别人
生活更美好的事，那这辈子就
赚了。

（峻 彤摘）

当我们这代人赶上国运，终于能平视西方世界的时候，此时最大的愿望，大概是“不卷”。

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内卷”的余威一直都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相信奋斗改变命运，那是真的相信，但30年过去了，人们对这句话，却充满了戒心。

你瞧，无论人们怎么没日没夜地辛劳，命运的罗盘似乎还是纹丝不动，“996”式的辛苦好像是不值钱的。你瞧，从“双一流”大学毕业的孩子，也不过像是背上盖了一个“优质”的文凭戳，随后便进入社会的传送带，成为一颗并没有高级多少的螺丝钉。

作业越做越多，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学区房越买越贵，所有的努力都只是让自己变成普通人，倦乏和焦虑几乎要在大城市的空气里现形。

若所有的风光都只是游移在一个和时代无法和解的心灵之外，“奋斗”似乎变成了一个高贵又悲伤的词。

这是现代人辛苦的地方。时代发展迅速，有时几个月一过，就天上地下。从前的世界充满了不可解释的意外，知识还只是一丛丛的萌芽，人们反而安之若素。适当的无知会带来幸福。

而如今信息繁杂，你想要次次精准地拉动世界的线头，成为命运精彩的下一章，多半没有可能。

但另一方面，世界地图上的各种“闻鸡起舞”和“锦衣夜行”都在你的眼皮底下。一位中年妈妈要想保持一天的平静，就得对这些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

但一个有翔实的五年规划和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的大国，有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注重教育，讲究努力奋斗，聪明好学的人物如繁花般绽放。所有主流跑道都挤满了埋头苦干的人，而任何小众市场只要一有起势的苗头，瞬间就会拥挤起来。

没有人喜欢被“卷”，但也无法脱离现实的轨道。就像你小时候的许多兴趣爱好，终因主业是学习，因为要考好大学、要找好工作云云而无奈放弃。许多人心向往之的少年心志，从我们无奈被“卷”走的那一刻起，就只能狠心戒掉，似乎自己的人生也无法任自己决定。

人痛恨内卷，但也助长了内卷，人逐利的欲望和对自由的渴望并存，所以才充满矛盾与痛苦。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在不断贴着现实匍匐，不断涌入中心化的追赶中，消耗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个人禀赋。

人不能做他最擅长的事，这才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东西。

当然有应对“卷”的策略。比如年轻人的“丧”与“佛”，比如有人说“只要你活糊涂了，就活明白了”，似乎都是在强调一种钝感力。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现代人比以往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更“坚硬的内核”，那就是你在这摇摇摆摆的人间，找到几乎不会动摇的信念。你知道你的终点和边界在哪儿，就少了漫漫人生路中的许多纠结、斟酌和

不卷

●忆湄



三不去

● 侯爱兵



有一次，余光中应邀到厦门大学参加活动。时年 86 岁的他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学校派一位教授陪同。

教授在校外给余光中安排了高档酒店，余光中说：“不去，别为我破费，住校内就行。”活动期间，教授问他要不要去附近旅游，可以陪他去看一看，他说：“不去，不要为我破费。”晚上，教授说学校附近有个保健按摩的地方不错，要请他去体验一番，他还是说：“不去，不必破费。”

教授问：“你不去，那在屋里做什么？”余光中从包里拿出厚厚一沓作业，原来他退休后一直担任大学名誉教授，但他可不只是挂个名，而是实打实地参与教学。当晚，余光中给学生改作业一直改到夜里两三点，而教授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里一直想着余光中的“三不去”。

梁晓声说：“所谓文化，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句话用在余光中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晓晓竹摘自《演讲与口才》2021年第5期）

算计。就像有人不炒股，不买币，不买房，不迎合潮流，抵制诱惑，将空余时间放在更平静和快乐的事情上。

这或许是现代人值得骄傲的地方——没有既定的指引来规划一个安全顺遂的人生，要靠自己内心的力量来做人。

但这种“坚硬的内核”来自哪里呢？

比如，你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命运？你觉得命运是人努力获得，还是靠“一命二运三风水”？你所有的成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还是多种复杂的机缘？若成败得失背后的因素复杂，那么人看待命运就会更加包容。一个对外卖小哥和清洁阿姨都特别好的人，除了人本身的温厚善良，内心的图景一定更加广阔。

比如，你如何看待不同社会阵营的人？曾经金融圈里因为汇集了众多精英，所以他们相对有些自负，更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但如今，许多博主和网红的崛起，一定会让曾经的“精英阶层”大跌眼镜，这才知道在这个社会中，除了聪明，拥有审美力、表达力和对生活细节的感知力的人，也会获得命运的馈赠。

聪明一定好吗？太过聪明的人可能演不好戏，也写不了小说。因为他们目光如炬，一眼就能望到红尘尽头，所以对其中曲折往返的探索兴致全无。只有笨拙缓慢的人，才愿意慢慢钻研生命路途中的各种奥秘。所以世界很公平：所有走过的捷径，偷换的流年，都会变成后来的风霜；往往经历

过的挫折与磨难，反而成就了人生的美好与辽阔。

导演陈传兴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从 24 岁到 34 岁，在巴黎的 10 年，是他人生很重要的阶段。这 10 年奠定了他对世界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是在知识层面，更多的是身处异国，作为一个他者，彻彻底底地以人的角度去认知世界。他说，那好像给了他一个躯壳。这个躯壳抵御了外在的很多东西——顺流，他不会被卷入诱惑、寻求名利；逆流，也不会寻死觅活。

当下的人难免惶恐，因为每个时代总有自己的侧重点和盲点，丢了一个机会就像丢了一块根据地一样。但阅读广泛的人不同，仿佛穿越过之前的几百年，“莫听穿林打叶声”，会有不同于众人的澄澈和淡然。

我曾问一个读书很多的人有没有偶像，他说没有，大约是因为看过无数偶像的诞生和倒下吧。

一个“不卷”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大约是人不用被某一种时代规则绑住，可以肆意生长，向四面八方去，寻找多样性和创造性，每一种选择都不被怀疑，不需解释，也同样得到尊重。人们摆脱了僵硬的心灵，不认为世界就是条条框框，背离它们就有灭顶之灾，而是深深地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道，莫问前程，各行各道，生如长河，渡船千艘，唯自渡方是真渡。

（关 彤摘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李小光图）

到底是造原子弹容易，还是造芯片容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体现了一个是否具备经济常识。

先说答案：造原子弹绝对比造芯片容易得多。为什么？下面是分析。

首先是现象——这个世界上，能造原子弹的国家绝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除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些小国家要造，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除中东之外，还有一些小国同样时常以“我想造”或“我正在造”原子弹为手段，要挟大国和国际社会，来获取好处。为什么这种手法屡试不爽？原因在于——它们真的能造出来。

原子弹的制造技术早已不是秘密，它的壁垒只有两个：一是原材料，二是胆量。对于第一个，国际社会一般都通过原材料禁运来限制。对后一个，大家则通过施以压力或给予好处来化解问题。当然，也有像以色列那样的，直接去轰炸敌国的核设施。

总之，原子弹不难造。相

比之下，芯片明显难很多。最核心的原因是：二者对国际协作的要求不同，也可以说产业链的长度和宽度不一样。芯片的产业链比原子弹的长很多，也宽很多，它需要国际分工，100%独立自主的芯片产业基地不可能存在，而且它极度不经济。

在这里，有必要把芯片的产业环节做一个简单梳理，至少有四个环节：一是IP版权，二是设计，三是制造，四是封测。

以手机芯片为例，最前端

是IP方案供应商。在这个领域，英国ARM（中文译为安谋）公司排名第一。第二个环节是品牌商（也叫设计商），三星、华为海思都在这个环节。那么，方案供应和品牌设计二者有何不同？

通俗来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方案供应商提供的是附带知识产权（IP）的智慧设计，即设计一个通用的芯片模板，模板并不具备物理实体，而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方案商将知识产权卖给品牌商，前者一般不会自己出品自有品牌的芯片。

品牌商将方案买过来之后，在这个模板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目标客户的需要，自主进行“再次创作”，最终完成芯片的设计和开发。华为海思就是品牌商，它持有芯片的品牌。其他的品牌商还有三星、苹果和高通等。

第三个环节是生产环节的制造商，主要厂商包括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和华虹等，它们承接品牌商的制造外包。中国大陆的“软肋”，正是位于这个环节。台积电在这个环节一度占据全球份额的50%以上，它有顶级的技术

和制程，华为海思的芯片找它代工是一种最优选择。也正因为这样，美国的一些政客才对台积电施加压力，迫使其断供华为。

最后一个环节是封装和测试，它对技术的要求相对没那么高，A股很多芯片概念的炒作题材公司都位于这

原子弹和 芯片的 “经济学”

● 谭保罗





胡须很美

●赵盛基

李世民是一代明君，房玄龄是一代名相。李世民对房玄龄信任有加，房玄龄为李世民尽心竭力，二人是一对好搭档。而且，君臣搭档，非常默契，相得益彰。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李世民临幸翠微宫，暂住了一些时日，宰相房玄龄留守京城，打理朝政。

其间，李世民下旨，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

李世民很想听听房玄龄对这次任命的意见，只是一个在翠微宫，一个在京城，没有机会。

正好，有人从京城来翠微宫办事，李世民就问来人：“房玄龄对李纬任户部尚书有何反应？”来人回答：“宰相只夸李纬胡须很美，没说别的。”

李世民当即就明白了，房玄龄是想说李纬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有才干的，但是尚不具备担任户部尚书的能力，他不同意。

于是，在李纬上任之前，太宗收回成命，改任他为洛州刺史。

可见，李世民是多么重视下属房玄龄的意见。即使房玄龄没有明说，李世民也能心领神会，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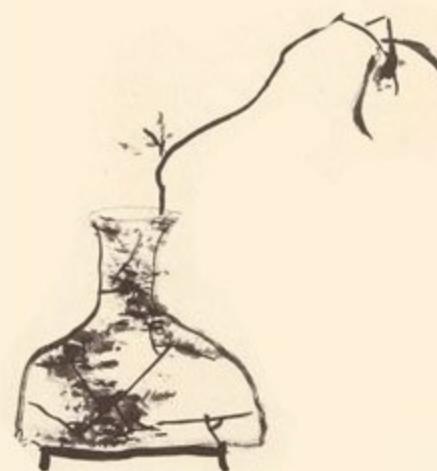
房玄龄不愧为著名的政治家，一句“胡须很美”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保住了皇帝的颜面，还不伤同僚之间的感情。

（酸辣白菜摘自《思维与智慧》2021年第3期，喻 梁图）



捧杀

●祁白水



陆逊接替吕蒙来到陆口，原是为解决关羽而来，却先给关羽灌迷魂汤。他在信中极尽吹捧之能事：“您牛刀小试，即大获全胜，这是何等的崇高伟大。生擒于禁，令人无不欢欣鼓舞，即使是晋文公城濮之战的计谋和韩信拔赵旗的韬略，也不能同您的雄才大略相比，您的功勋当永载史册。我奉命西来，十分仰慕您辉耀尘世的光芒，非常渴望得到您良好的教诲。”最终，关羽在陆逊奉上的高帽子和迷魂汤里飘然找不到北，失荆州，走麦城，丧身殒命。

大概是因为尝到甜头了，后来孙权如法炮制，向曹操上书称臣，劝其称帝。曹操可不是关羽，一眼就看穿这把戏，指着孙权的书信向属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呀。”

（张甫卿摘自《今晚报》）

个环节。

除了以上四个环节的“深度”，芯片产业链还有着“广度”，即每个环节的厂商，他们还需要其他高技术供应商的配合。比如在制造环节，光刻机是最核心的设备，而其主要

制造商是荷兰 ASML（中文译为阿斯麦）公司，以及一些日本、美国企业。ASML 公司被吹得很神，它的确也很神。

芯片产业链的复杂远远不止于此，某种程度上讲，原子弹是可以“闭门造车”的，但

芯片绝对不行，它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之中来完成。

到底造谁更容易？这既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芊 芊摘自《南风窗》2021年第4期，毕力格图）



她出身名门，精通文墨，俊慧灵秀，却不矜不伐，全无娇蛮之气。她命运坎坷，历经磨难，尝遍艰辛，却坚韧不拔，姿态傲然优雅。她一介女流，半生凄凉，孤苦无依，却慷慨豁达，引领女子诵诗作词。她就是历史上难得的才女，著名女词人商景兰。

爱人逝去空悲切

公元 1605 年，朝代更替，时局混乱，商景兰生于浙江绍兴。她的父亲商周祚为兵部尚书，因抗击倭寇备受百姓推崇。作为家中长女，她独得父亲宠爱。父亲教导有方，她自小习琴棋书画，诵诗词歌赋，小小年纪便有超然

的气质与豁达的胸怀。

转眼间，景兰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不少青年才俊倾心于她，并上门提亲。父母千挑万选，将十六岁的她嫁给了出身书香世家的祁彪佳。

祁彪佳玉树临风，文武双全，二十岁高中进士，凭借不俗的学识和胆魄在官场扶摇直上，前途一片大好。祁彪佳对她用情至深，虽公务繁忙，却依然会抽空同她观灯赏月，莳花弄草，庭院深处洋溢着他们的浓情蜜意。他为她修建寓山别墅，伴着如画山水，景兰素手抚琴，他便吟诗唱和，缠绵爱意随微风倒映在粼粼波光中。沉浸在爱情中的商景兰，以为可以在爱人的

人生实苦， 唯有自渡

● 许朝暮

庇护下，喜乐安康，一生无忧。

怎奈，时局动乱，清军南下，屡战屡胜，明朝的半壁江山已失。祁彪佳一片丹心，誓死效忠朝廷。商景兰却心急如焚——明朝大势已去，他若继续抵抗，必会招致杀身之祸。她日日劝夫君请辞，同她归乡隐居，甚至为此“日祝于佛前”。彼时的她，不过是一位弱女子，无暇顾及家国大事，只想着保护自己的夫君和家庭。然而，祁彪佳心系国家危亡，拼尽全力坚守阵地。明朝覆亡，他含泪写下遗书，自沉于家中水池。

祁家向来高风亮节，他选择以身殉国，既是为自己的无能谢罪，也是为自己的无愧做证。商景兰自然是懂的，懂他的深明大义，懂他的家国情怀，更懂他的坚定决绝。只是，他怎么能头也不回地弃自己于不顾呢？今后她该如何挣扎在这凄苦世间？

曾经诗情画意的浪漫，花前月下的美好，都成为锥心刺骨的痛。在时代的洪流中，人人都被裹挟前行，难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那时的她，尚且不知，崎岖险途才刚刚开启。

遍尝世间别离味

夫君亡故，明朝覆灭，接踵而至的噩梦，几乎要击垮商景兰。她夜不能寐，肝肠寸断，写下“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然而，聪慧如她，绝不会放任自己在苦海中沉沦，更不会丢下祁家一了百



了。

商景兰荣辱不惊，悉心将子女教导成才，看着他们成家立业。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喜好学习，热爱诗词，个个才华卓绝，文采斐然。而且，儿女体贴孝顺，儿媳贤淑有礼，一家人和和气气，从未有过争执与吵闹。

世人对她钦佩不已，叹她有旷世诗才，善治家教子，又性情刚毅，堪称女子典范。

闲暇时分，她就独坐窗前，用笔墨泼洒心中的千愁万绪，日复一日，不移其志，且愈发坚定。无数个漫漫长夜中，她虽困于思念之情，却也因现世安稳、子女安康，对未来心怀希冀。

然而，许是天妒红颜，命运又一次将她推入深渊。

康熙六年（1667年），她最疼爱的小女儿德琼亡故。送葬途中，她泣不成声，几近崩溃。同年，次子班孙因涉及浙中“通海案”，被流放至宁古塔。她在家中苦等儿子三年，儿子却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不久后，又先她而去。

长子理孙因班孙之事四处奔走，找遍门路为其脱罪，却一无所获。他郁气积心，患了一场大病，不治身亡。

中年丧夫，晚年丧子，人生竟步步坎坷，悲剧至此。她在自己的《琴楼遗稿序》中叹息：“未亡人不幸至此。”

寓园比从前更加凄凉，秋叶七零八落，一如她的心境，区区一句“不幸”，何以尽述？

磨炼愈多，她的心性也愈发坚韧，她要替故去的亲人，

看遍世间兴衰繁华，直到生命尽头。走下去，熬过去，定能迎来柳暗花明。

天不渡人便自渡

此时的商景兰，如同一株傲然寒梅，在严冬独自盛放。

她写四季轮回，写春天万物生长的喜悦，夏季霏雨绵绵的多情，秋来大雁南飞的惆怅，冬至踏雪寻梅的寂寥。

她写日夜更替，伴晨曦醒来，看檐头燕双飞，煮一壶温酒，听夜半虫鸣声。柳絮飞花，桃红李白，河流山川都是她笔下的题咏之物。

不过，她写得最多的依然是悼念夫君，哀叹流离。无处宣泄，无人倾诉，她以诗心看万物，将所思所想化作诗词，也渐渐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她的佳作不仅被世人传颂，也深受家中女眷的喜爱。

商景兰望着一众女眷，实在不忍磨灭她们对诗的热情，埋没她们的才华，便大力倡导女性习文写诗。一时间，府内文学活动兴盛，她把族中女眷聚在一起，成立了诗社。

在诗社中，女性大胆展示才华，不吝付出努力，大家志同道合、并肩前行，找到了对生活的激情。民间纷纷效仿，开创了闺阁中聚会联吟的风气。

看着自己一手搭建的舞台愈发热闹，商景兰深感慰藉。同时，她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巅峰，成为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女词人。

（清 晖摘自《生活潮》
2021年第3期，宋晨图）



消失

● [日] 村上春树 ○ 烨 伊译

我们不过是无数滴落在宽阔大地的雨滴中寂寂无闻的一滴。是真实存在的，却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但这一滴雨水，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一滴雨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将这历史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即使它会被轻易吞没，失去个体的轮廓，被某一个整体取代，从而逐渐消失。不，应该说，正因为它会被某一个整体取代从而逐渐消失，我们才更应铭记。

（小林摘自花城出版社《弃猫》一书）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

婚姻本身

●闪闪发光的柯西莫

丈夫查理是一位高大英俊、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妻子妮可是一位美丽善良、机智幽默的演员。中学小女生见到他们，也忍不住感叹：这是多么迷人的一对儿。

但在这段没有家暴、没有出轨（曾经）、没有财务问题，志趣相投、事业蒸蒸日上的婚姻里，他们两个人依然觉得自己受到伤害。这就是《婚姻故事》——一部没有恶棍的电影——要告诉你的：令人痛苦的是婚姻本身。

妻子妮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面对丈夫和心理咨询师，她念不出已经写好的对丈夫的感受。

我就是妮可——那些自诩独立的女人，却在婚姻里怯于表达。妮可认为婚后回到加州生活是他们此前定下的契约，查理却觉得那只是妻子随口一提。

我就是妮可——那些自诩强悍的女人，却不能在丈夫面前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丈夫有意无意地忽略妻子的感受，妻子一面感动于自己的奉献，一面期待丈夫的内疚。

我就是妮可——事情过去了，情绪还在。新一轮冲突刚开始，宿怨已翻江倒海袭来。想要旧事重提，又觉得姿态不够好看。想要据理力争，却不想事态升级。翻过了感情的千山万水，把五脏六腑都拧了一遍，只拧出一句“没事”。

这就是让男人和女人都无比压抑的婚姻生活。

其实，很多婚姻都死于一个马桶盖。

热恋的时候，男人觉得女人像小鹿一样灵巧雀跃。结了婚，却发现这只“母鹿”时时让人厌烦——她用完厕所永远不记得把马桶盖盖上。可是这种事，说了伤人自尊，不说

呢，每看到一次就恼火一次。于是选择把眼睛和嘴巴都闭上。

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妻子不用紧张自己有没有盖上马桶盖，连马桶圈都被妥帖地放平了等着自己。她觉得这样轻松自在太难得。从前，丈夫是那么清爽欢脱的少年，结了婚却整天纠结于马桶盖。她顾影自怜，自己本是一个多么光彩明艳的少女，如今却被这样压制。

子女在父母手心里长大，日复一日尚生嫌隙，何况两个背景不同、各自成长的成年男女。一旦同居，亲密爱人就成为一个24小时运转的监视器，真是连大小便都不得自由。

热恋的时候，上厕所想着拧开水龙头盖住小便的声音，心里还是甜蜜的。老夫老妻了，连便秘都懒得关门，门里门外对视一眼，真是既疲惫又孤独。

婚姻里的人，有太多的内心戏。比如对方暴毙，自己阔步向前。比如自己临终，等来对方的忏悔加感恩。人们多么想把自己装进电视剧，那里坏人坏得彻彻底底，好人好得滴水不漏。而真实的生活，总是伤人于无形，我们永远委屈得不明不白。

所以，这世上真有幸福的婚姻吗？

也许特别富有，就可以将所有的琐碎和不如意都外包给他人？

也许特别理性，就可以将所有的分歧都开诚布公、条分缕析、不带情绪地解决？



读了《粉墨语录》，发觉作者张继合乃一趣人。虽年已而立，似乎仍长着一双孩童的眼睛，看事论事更多有孩子似的直观。不为成见所缚，专注于常人目光所不及处，快语解颐，所见所思令人耳目一新。

对“野猪林”一节里的林冲——这位武艺高超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张继合冒出这么一句：论英雄，“林冲比不上武大郎”。莫非睡觉睡迷糊了，不知黑天白日，怎地说出这话来？武大郎怎能和英雄沾上边儿？更何况是与林冲相比。

他说：“假若林冲是真英雄，就不会容忍老婆蒙羞。而林教头竟意外地顾全大局，不声张，不报复。碍着自己那点儿露水前程，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醉心功名没错儿，毕竟熬个小官儿不容易。但是，既恋栈仕途又托名英雄就令人恶心了。”

也许特别随和，就可以将所有的摩擦都视为无物？

所以，婚姻是为了什么？为了共担风险和税费？为了爱情，为了有一个可以疗伤的地方？为了家族、老人和孩子？

这其中哪一项，非婚姻不能解决呢？我们可以用赤裸裸的利益捆绑合作伙伴，也可以永远在情海翻滚，嘲笑世人眼里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甚至可以永远成功，永远健康强壮，在行将衰朽的时候撒手离开。

也许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都曾自诩可以超越平凡，于是走进婚姻。渐渐地，人口变多了，房子变大了，彼此的



林冲比不上武大郎

●韩 羽

“武大郎怎么样？身不满五尺。但是，为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丑事，他敢拎着小片刀儿破门而入，就很值得刮目相看。”

他评估“英雄”的价码一眼盯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正好打在林冲的软肋上。在一般人眼里（包括《水浒传》作者），武大郎不就是“三寸

丁、耗树皮”吗？不要说“英雄”了，就是在平常人眼里也得往后靠。

可张继合不管什么“禁军教头”，什么“卖炊饼的”，一视同仁。他从武大郎身上看出了人的尊严，也从林冲身上看出了人性的扭曲。

（沐 兮摘自河北美术出版社《水浒乱弹》一书，杨向宇图）

称呼变了，交谈的口气也变了。如同忒修斯之船行在海上。木板一旦腐烂就被换掉，直到有一天这船上再也没有一块始航时的物料。自己不复当年心境，另一半也变得冷漠或庸俗。然而婚姻存续，被生活的风浪推着，在时间里漂荡。

有一天，我们突然看到对方眼里的自己，竟那样面目模糊。终于问道：“它还是原来那只船吗？它又在哪一刻成了另一只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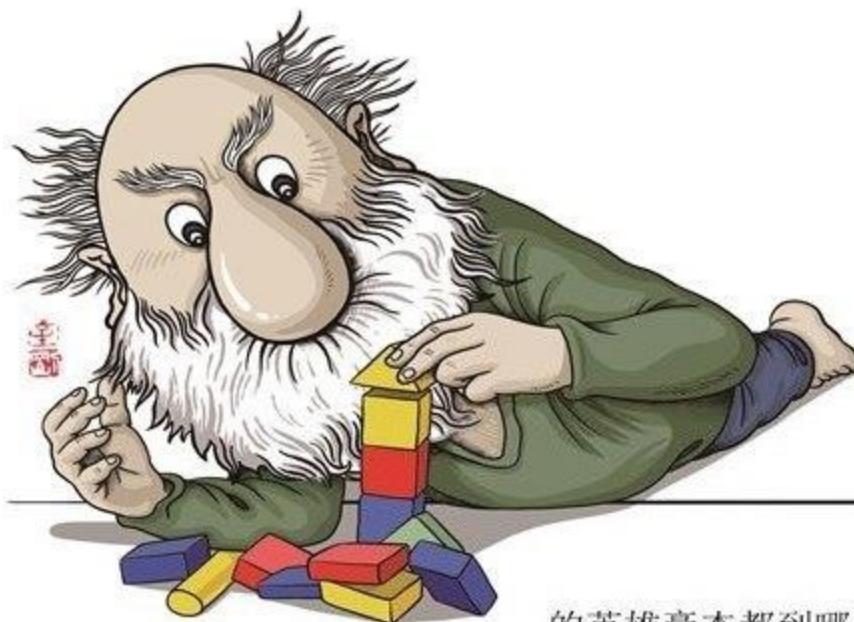
那船上的每一块木板，都是我们曾经生猛的灵与肉。顶着风浪和时光，它们日渐陈

旧。我们更换它们，就像彼此撕扯身上的腐肉。

风平浪静的时候，疲惫地躺在甲板上，看看同样狼狈的他，就是自己选的这个人——经不起细看的人。我们执手相看，看尽了彼此的不堪和软弱，看尽了共存于二人心里的悲伤和喜悦。

《婚姻故事》的最后，当查理终于看到妮可写下的对丈夫的感受时，两个人潸然泪下。即使相看两厌，也不能接纳第三个人。即使走散了，依旧情谊绵长。

（秀 娟摘自微信公众号“希奢”）



如何成为黑马

● 万维钢

1

当代人对人才培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30 岁之前，而且是年龄越小越受重视。

对于还在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孩子，我们不但不惜重金聘请名师补习，期待他们有各种天赋，家长还要亲自指导、直接干预。可是到了中学，家长只能搞搞后勤、鼓励鼓励了。到了大学，家长可能就只剩下鼓励了。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家长就会劝自己的孩子别努力了，赶紧找个安稳工作，老老实实上班，等着升职加薪，别惹事，买房结婚生小孩，然后等生出小孩，再来新一轮的培养。

这个充满关爱的人才观，其实只是燕雀之志。规划来规划去，仅仅是在设定一条最保险的人生路线。各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平庸的目标。

你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就为买房子、生孩子吗？中国

的英雄豪杰都到哪儿去了？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整天研究升职加薪的人，还需要能治国安邦、经天纬地的大人物。古代读书人都要讲“修齐治平”，认为人才就得做大事，但是现在我们对“做大事”研究得太少了。

说得直白点，当今的人才观都是“打工者心态”。社会上都有些什么位置、哪个行业挣钱多、哪个职位待遇好，我就争取成为这样的人；公务员工作稳定，可是程序员收入高，那我就得在稳定和高收入之间做个取舍……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再厉害也不过是一只优秀的绵羊，还不如几十年前受教育程度很低的那一代人敢想敢干。

打工者人才观的本质是把人变成标准化的产品，去填充现成的位置，削足适履。大人物的成长，走的可不是这样的路线。伟大的国家不可能全靠打工者，我们需要更高级的人才观。

2

哈佛大学的托德·罗斯和

奥吉·奥加斯的《成为黑马》一书，描写了一种关于大人物的人才观。这本书是他们一项历时多年的研究——“黑马项目”的总结。两个人有针对性地调查了各行各业的大人物，看看他们如何有了今天的成就，并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找到共同点。

2016 年，托德·罗斯出版了《平均的终结》一书，罗斯这两本书的思想一以贯之，那就是：人才不应该是标准化的产品，它没有固定的成长路线；高级人才是自由发展的产物。

什么叫标准化呢？比如，你要培养一位女子铅球世界冠军，你判断她肯定要有很强的上肢力量，于是你开始从青少年中选拔，专门挑那些具有男子体格特征的女孩训练。这没错吧？因为这正是苏联培养铅球运动员的模式，这个模式的确也能培养出世界冠军，但是世界冠军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培养模式。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女子铅球金牌得主、美国黑人选手米歇尔·卡特，就完全不符合这种选拔标准。她的身材曲线



很优美，并不男性化。她在高中和在大学的时候，上肢力量都不强，甚至连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

我们再设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要在全中国范围内选拔几位未来的领军人物，让他们在20年内把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至世界第一，你会选谁呢？你肯定得从通信技术的重点研究所、重点院校和国有企业中去选吧？你怎么可能选一位退伍军人呢？所以你肯定不会选任正非。同样，如果要选一位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让他改变零售商业模式，推出电子支付手段，你怎么会想到从教师中选拔呢？你肯定选不到马云。

事实上，选拔行业领军人物比选拔铅球运动员复杂得多，按标准化路线很难培养出这种级别的大人物，任正非、马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成长。

3

黑马项目中的人才走的都不是直线。有的人上学的时候表现不行，甚至辍学，后来竟然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有的人原本在一个领域做得很好，突然就不想干了，结果转行做得更好。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担心其中可能有“幸存者偏差”，毕竟黑马项目选的就是“黑马”，而黑马的定义就是那些出乎意料的获胜者。有没有可能，书中这些人物都是特例呢？有没有可能不走寻常路的大多数人都失败了呢？

好在还有别的研究可以和

罗斯这项研究互相印证。戴维·爱泼斯坦的《范围》一书就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一方面是像公司首席执行官这种级别的的人物，统计表明，他们往往都是大器晚成，尝试过很多不一样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像那些敢于跨领域尝试不同工作的人，最后结局也的确是比一般人更好。

比如，有一项研究追踪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学生的职业生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学生高中时就要选定自己的专业，一直到大学都是上对口专业。但苏格兰则不同，学生在大学头两年不需要选专业，到大三才分专业。跟踪研究发现，定型越晚的人，越能找到好的工作，收入也更高；那些早早定型的人则最好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赶紧换专业，因为统计表明，换专业能让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

这里的普遍规律是：如果一开始就想好了这辈子要做什么，那么你不太可能取得特别大的成功；反而是一开始走错了，后来才找到人生目标的人，更容易取得高水平的成就。

真正的人才，都有黑马气质。那么，何为黑马气质呢？

4

罗斯和奥加斯找到这些黑马人物的共同点并不包括“特立独行”“叛逆精神”等特质，其实黑马人物有各种各样的性格，而且很多人都是非常温顺的。书中总结了几点，在我看来，最主要的黑马气质就是两点。

第一，黑马人物总是在追求“做自己”。

这些人不问这一行好不好找工作、这个工作挣多少钱、这个职位的地位高不高，他们也不问社会需要什么人，他们问的是“我到底喜欢做什么”。他们更在意工作本身的享受，他们想要一种满足感——不是因为收获而满足，而是能做这件事就很满足。他们不是因为卓越而满足，而是在满足中达到卓越。

第二，黑马人物没有长远的目标。

标准化思维总是树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并为之奋斗。如果你认为金融工作最厉害，那么你就要先考上一所985院校的金融专业，最好再去国外留学几年，然后拿着漂亮的文凭加入一家顶级金融公司，一路努力拼搏，最后成为一位成功的金融人士。这不是不可以，但这是金融打工者的攻略。你去看看那些最厉害的、对市场有影响力的金融人士，他们并不是这条标准化流水线的产物。在大学，他们有的学的是历史，有的学的是哲学，有的以前是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他们的成功是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折腾出来的。

经历复杂思想才能复杂，思想复杂才能想大事儿；经历简单思想只能简单，思想简单的都是工具人。

但黑马人物并不是为了复杂而复杂，他们只是在探索。

5

那么，为了“做自己”而

选择工作，是不是不够理性呢？不理性就对了。人生的重大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

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阿格尼丝·卡拉尔在2018年提出了一个理论叫“渴望理论”，即现在的你并不知道未来的你喜欢什么。也就是说，人的价值观是会变的。

比如，你是个高中生，想考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将来做一名计算机科学家。这条路怎么样？你不知道。上过清华之后的你，不会跟作为高中生的你喜欢完全一样的东西；在清华读过几年书的你，是作为高中生的你所不能理解的。

所以，黑马人物的策略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们不讲长远目标，只看近期目标。只要近期目标符合现在的价值观，然后想方设法完成这个目标，那么完成之后该干什么，那时候的你自然会知道。每次选择一个自己最关心、最适合、最能获得满足感的项目，从一个个局部最优中寻找全局最优，这才是不确定世界中的最佳路径策略。

6

罗斯强烈批评了标准化思维，但是我们也得知道，这个批评只在今天才成立。标准化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过去标准化生产方式的产物。要生产，就要有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操作流程，人们就必须步调一致。机械化生产方式本来就是让人去适应机器，而不是让机器适应人。

但是现在不同了。人工智

能和3D打印等科技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标准化的事情应该交给机器去做。这种社会分工要求人是一个一个的，而不是一批一批的。你做的跟老张、老李他们做的都不一样，这个工作才值得做。

真正的奢侈是冒险，真正的富足是自选探索方向，真正的优秀是藐视标准，真正的自由是个性发挥。英雄豪杰应该人生由我，伟大的国家应该人人如龙。

（秋水长天摘自《看天下》，辛刚图）

小时候在学校里被霸凌，受欺负；上班了被挤兑，工作中遭暗算；退休以后又遇到电信诈骗，你还说有个敌人是好事？

对不起，那不叫敌人，得叫恶人、坏人、贼人、歹人、小人。

真正的敌人，必须对等、相似，且知己知彼。

所以，敌人也能变成朋友。

化敌为友也有两种。

第一种是实际上的朋友。或者化解矛盾，解除纠纷，成为好友；或者捐弃前嫌，结成同盟，成为盟友；或者并肩作战，共同对敌，成为战友。斗争艺术，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是智慧之胜。

另一种是心目中的朋友。那就是赢得敌人的尊

重。

真正的对手，都是有过人之处的。或者坚忍不拔，或者百折不挠，或者临危不惧，或者处变不惊，或者勇冠三军，或者技高一筹……总之，能让人敬佩。所以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胜利者为对方阵亡将士举行隆重的葬礼，或在停战之后，双方将领互赠佩剑。

赢得敌人的尊重，是斗争的最高境界。尊重而非羞辱失败的对手，则是一种高贵之举。这是人格之胜。

所以说：棋逢对手，实为幸运；天下无敌，反倒悲哀。更可悲的，是没有对手，只有鬼祟；没有英雄，只有宵小。

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和惆怅！

（海格

摘自微信公众号“易中天”）

两 种 化 敌 为 友

● 易中天





春秋战国时期有最幽微的钩心斗角，也有最坦荡的君子之交；有最残忍的抛弃，也有最狗血的爱情。即使是在战场上，也常常出现让人费解的操作。

一

《公羊传》记载，晋楚大战，晋军大败，一辆逃跑的晋国战车陷在坑里出不来，车上的人正在着急时，就听见后面有人提醒他：“把车子前面的横木撤掉就好了。”晋军照做，车子果然顺利地出了泥坑，可拉车的马没走几步就开始原地打圈，后面的人又提醒：“把车上的大旗拔下来扔掉就行了。”果然，战车恢复正常了。

死里逃生的晋军这才想起来道谢，结果回头一看，给自己出主意逃命的，居然是追击自己的楚军。

这也太丢面子了。于是晋军彬彬有礼地回敬了对方一句：“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让您见笑了啊，我们可不像贵国那样经常逃跑，晋军乃常胜之师，逃跑还不熟练，您多见谅。

二

最近刚好在读刘勃的《失败者的春秋》和《战国歧途》，这两本书虽然是比较严肃的历史解读，但很多史料让刘勃老师讲出来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比如我们都熟悉的“风马牛不相及”，在看这两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成语只是简单地表示“两件事情毫无干系”而已。可你能想到吗？这句话的原本意图，居然是在骂人。

事情要回到齐桓公跟自己的美妾湖中泛舟的一天。美人把船折腾得晃了起来，齐桓公大概是有点恐水症，试图制止美人淘气的举动。可美人不但不听，反而把船晃得更厉害了。被吓得不轻的齐桓公刚上岸，就采取了报复行

动，将美人遣回她的母国——蔡国。

本来嘛，人家小两口闹个矛盾，没准明天就好了呢。没想到齐桓公的大舅子，也就是美人的哥哥蔡国国君，居然自作主张直接让妹妹改嫁了。齐桓公一怒之下，纠集了宋、陈、卫、郑等八国进攻蔡国，狠狠地出了一口媳妇改嫁的窝囊气。

可问题来了，在齐桓公的时代，各国之间还没有发展到战国时那种看不惯你就打，不需要理由的任性野蛮，这样劳民伤财的战争，总不能真的说是为了撒气吧。

于是，管仲给齐桓公出了个主意：反正都已经把蔡国干了，干脆再往南走一点儿收拾楚国吧，楚国这个蛮夷之国，打他可是名正言顺。

刘勃在《失败者的春秋》里还贴心地补上了一段证据：齐桓公打蔡国，《春秋》称之为“侵蔡”；去打楚国，却叫“伐楚”。从侵略到讨伐，表明战争的性质，已经由非正义向正义转变了。

可楚国招谁惹谁了，平白就要跟这么一大一支军队作战？于是楚王派出使者去见齐桓公，说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话：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风，指动物间牡牝相诱，俗称发情。而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就是即使牛马发情，

齐国的牛也不会来找楚国的马。相比之下，你齐桓公为了一个蔡国美人跑来打我楚国，扪心自问，是不是比牛马还像禽兽？

或许是后勤不继，或许是老脸太红，齐桓公还真就让管仲敷衍地向楚国问了两句罪，然后默默退兵了。

（从容摘自微信公众号“兔子和七天的桃花源”，黎青图）

好玩的春秋战国

●陶瓷兔子



读懂《西游记》，就读懂了人性

●甘蓝蓝

1

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人类动机的角度，提出了经典的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求由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五个等级构成。

《西游记》中师徒五人（加上白龙马），刚好对应了这五大需求。

八戒代表人的生理需求，他被贬下界是因为色欲，一路上激励他向前的因素主要是食物和美女。生理需求在人的需求中最重要，也最有力量。

沙僧代表人的安全需求。人们需要稳定、安全，受到保护、有秩序，而沙僧因为打碎玉帝的玻璃盏被贬流沙河，每七天就要遭受一次万剑穿心之苦。只有帮助唐僧取经，他才能摆脱折磨，回归安全、有序的生活。

白龙马代表人的归属与爱的需求。一个人要与其他人建立感情的联系或关系，获得归属感和被爱的感觉。他之所以从龙王三太子变成一匹马，是因为自己快结婚时，发现新娘和九头虫暗通款曲，一怒之下烧毁

了玉帝赏赐的夜明珠。

唐僧对应着人的自尊和受到别人尊重的需要。师徒五人当中，只有他没有打怪的技能，激励他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动力是成就感、被尊重、被欣赏。

技能最多的孙悟空，代表的是人的最高——自我实现，也就是人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实现成就的需要。悟空之所以能对唐僧不离不弃，一路西行，激励他最重要的因素，是他通过自己的能力达到“成佛”的目标。

孙悟空经历了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石猴到美猴王，他天生不凡，敢封自己为“齐天大圣”。他就像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孩子。

第二个阶段从弼马温到被

压在五行山下，以为自己被重用，结果发现只是一个角色。他受不了委屈，不惜大闹天宫，结果，真正掌握规则的如来，反手就把他压在五行山下，像极了每一个在社会规则中摸爬滚打的普通人。

第三个阶段是从上路取经到最后成佛。那时候他学会了承受困难，不再张扬。懂得取经是他唯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委屈，他都视之为自己的试炼场，有妖降妖，遇怪打怪，直到达成目的。

这场从“妖”到“佛”的蜕变，何尝不是人生的写照。

2

孙悟空的蜕变之路，有两条线索并行。

一是为了技能升级和求取





真经所受的苦，二是对本能和欲望的克制。

在还是一个石猴时，他为了提升技能，访仙问道。他乘坐竹筏出海，冒着随时可能被风浪吞没的危险，在海上漂荡了八九年，最终找到了教他七十二变的菩提祖师。

但从踏上取经之路起，他就开始了修心之路。

技能满分的他，有两次放弃取经的机会，回去过逍遥快活的日子。但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真正的佛的头衔，为了使命，他都选择了归队。

第一次，孙悟空跟着唐僧上路不久，就在路上杀了几个盗贼，唐僧怪他杀生。不耐烦的悟空拍拍手就走了，只潇洒地留下一句：“俺老孙去也！”

他飞去东海龙宫和龙王诉苦，准备回花果山做美猴王。龙王几句话就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大圣，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到正果。”

悟空听后，沉默了半天，思考要何去何从。龙王就补充说：“大圣自当裁处，不可图自在，误了前程。”

这句话点醒了悟空，要自在，还是要前程？当然是前程，于是他又回去了。

这一回，也提醒了观音菩萨，给他戴上了紧箍咒。

第二次，悟空受的委屈更大，三打白骨精之后，唐僧写了贬书，正式将他逐出师门，甚至发誓说：“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

孙悟空只好带着不甘回到花果山。走投无路的猪八戒去

求他回来，他带着八戒看自己的日子有多逍遥。

最后，八戒用了激将法，编了一堆妖怪骂孙悟空的话来激怒他，气得悟空说：“我这去，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报毕，我即回来。”

等到除了妖怪，师徒的误会解除，孙悟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取经队伍。

这时候的他，明确了自己的追求，为了实现目标，他可以放弃花果山逍遥自在的生活，可以忍受取经之路的艰苦，也可以包容师父偶尔的固执。

3

一位研究《西游记》的学者曾说：“‘悟空’二字，就是整部《西游记》的核心所在。”

师徒一行要取得“三藏”，必要做到悟净、悟能、悟空。可以说，“三藏”是取经的形式，而“悟空”是佛教的根本，也是取经的根本。

所以，师父“三藏”代表的是形式上的主体与核心，而只有达到“悟空”的境界，才能取得真经。

这一路，他戒掉七情六欲，也戒掉了反叛之心。

《西游记》研究者普遍认为，“真假美猴王”是悟空成长路上最重要的一课，在那之前，他常常不听从唐僧的指

令，师父说不能杀妖精，他偏要杀。而在悟空遇到六耳猕猴之后，唐僧再也没有念过紧箍咒，因为悟空的“二心”死了，也就是那颗不安分的、想反抗的心死了。

而他的七十二变，则代表念头的变化。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长度与取经要走的路程相同。也就是说，取经路其实就在一念之间，善与恶，苦海与极乐，都在一念之间。

就像观音菩萨在书里点化的那样：“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

悟空的取经之路，有磨砺，有欣喜；有委屈，有乐趣；有得到，也有放弃……像极了每个人追求目标、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如果《西游记》只是一个打怪升级的神话故事，绝不会跻身于四大名著之列。其实，它是以求佛为名，写人的自我修行和磨砺。

吴承恩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世界，从人间到佛教世界、道家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生存规则。其中的人物，从孙悟空到如来、玉皇大帝，甚至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妖精，无论出场时间多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灵魂，有不可取代的位置。

（若 昕 摘自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陈 曦图）

孔子说：“人不敬我，是我无才；我不敬人，是我无德；人不容我，是我无能；我不容人，是我无量；人不助我，是我无为；我不助人，是我无善！”

——对照孔子，为人处世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 宁嘉仪

“读者杯·《读者》伴我成长”征文活动，已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征文自活动之日起，即得到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踊跃投稿。本文为此次征文优秀作品。

此刻，孤身坐在黑暗中循环听着一首歌：“安静地离去，和孤单一起，拥挤的回忆，任时间抹去……”夜未央，窗外星空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要扑到心坎里，如此凄凉，只因为《读者》中的一个片段：“我家傻丫头还在睡觉，听着她睡觉的呼吸声，特别安稳；我在努力，不让她受伤、难过、委屈，但还是老惹她生气，嘿嘿……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胃癌晚期了。我爱她，真的很爱很爱很爱，想想听不到她声音了就想哭……”最让人心痛的描写总是这样，总是悲哀，但那悲哀不是流泪，不是号啕，而是无奈，加上一些茫然。

每半个月，《读者》如约带来这些小人物的感动，这样的感动在波澜壮阔前不值一提，却一路嘶嘶啦啦地烧进我心里。这些小人物，渺小、平庸，有无奈，也有愤怒，却是温暖的，让我们脸红，更让我们心疼。譬如2020年第23期《读者》中《那个一生都在暖场的人》——老陈，就像一个家庭里的老大，不管别人是否需要，他都不由分说地施予关心与帮助。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热心，他保持了一辈子。

“那个一生都在暖场的人，其实心里最为苦涩，默默承载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凉，却活得如此热气腾腾。”所谓“自身的命运几乎像鬼火，但他几乎要使自己变成月光和太阳”，他总是在关注别人，照亮别人。哪怕穷，也照样能给别人关爱。没有钱，可以给微笑，可以给安慰的话语，可以表达同情。他是最需要爱和温暖的，但他却努力爱着、温暖着周遭的人。

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让人们泪流满面？我想起《读者》中的一首诗：“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就没有白活；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种辛酸，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巢中，我就不虚此生。”这就是他们的信念吧。他们

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成全别人的幸福，他们内心如此柔软，以至于把别人的苦痛背负在自己的肩上。也许正因为经受过太多寒冷，他们总想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多一点温暖。比起他们，我们都想得太多、同情太少，知识让我们愤世嫉俗，聪明让我们铁石心肠。

博尔赫斯说：“花只是静静地开，却让许多眼睛找到了





花月夜

●[日]德富芦花 ◎陈德文 译

打开窗户，十六的月亮升上了樱树的梢头。空中碧霞淡淡，白云团团。靠近月亮的，银光迸射；离得稍远的，轻柔如棉。

春星迷离地点缀着夜空。微茫的月色映在花上。浓密的树枝锁着月光，黑黝黝连成一片。独有疏朗的一枝，直指月亮，光闪闪的，别有一番风情。淡光薄影，落花点点满庭芳，步行于地，宛如走在天上。

向海滨一望，沙洲茫茫，一片银白。不知何处，有人在唱小调儿。

（恒远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自然与人生》一书）



天上人间

●胡竹峰

下雨的缘故，徽州的婉约宁静多了几许慵懒。有人在竹林深处挖笋，有人在桥边小店躲雨，有人在屋檐下东张西望，有人打着伞赶路，目不斜视，胶鞋在青石板上踩得噼啪响。

远方的茶园，影影绰绰地晃动着采茶人的身影。山林清逸的气息四处浮动，盈怀满袖。竹林丛中，山鸡野鸟，忽上忽下。

中午吃饭，汤盆里春笋裹起的清香与窗外的雨、徽州的雾霭一体，连成天上人间。

（张愚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竹简精神》一书）

风景。”《读者》就是这般，她默默咀嚼着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却让我们体悟到生命的本质和内心的真纯。她的文字像雪花一样轻柔，静悄悄的，却不停息，厚厚实实地落在你的周围。当你站起身时，身上已盖满一层层由阅读过的词句组成的雪花。

在这个速朽的时代，我们有数不尽的畅销书，却没有多少人愿意读书；我们有汪洋般的信息，却日益变得无助和迷茫；我们的吃穿越来越精美，但心灵越来越倦怠、粗糙，很难感到幸福，也不知道怎样才算幸福。这时候，我们应该有一方桃花源，在那里看看白云红叶，明月朗星，在那里呼

吸，比在别的地方更自由、更有力。如果我们太虚弱，可以一枕黑甜，稍事休息，再回红尘，就又会充满勇气直面人生。

《读者》就是我的桃花源，这里栽的是智慧树，流的是忘忧泉，开的是自在花，搭的是逍遥桥。她会提醒我留意身边的幸福，享受被忽略的快乐。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习感官的享乐，而感知幸福的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幸福来临的时刻是需要提醒的。《读者》会提醒你，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碗面条，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陌生人一张温馨的字条……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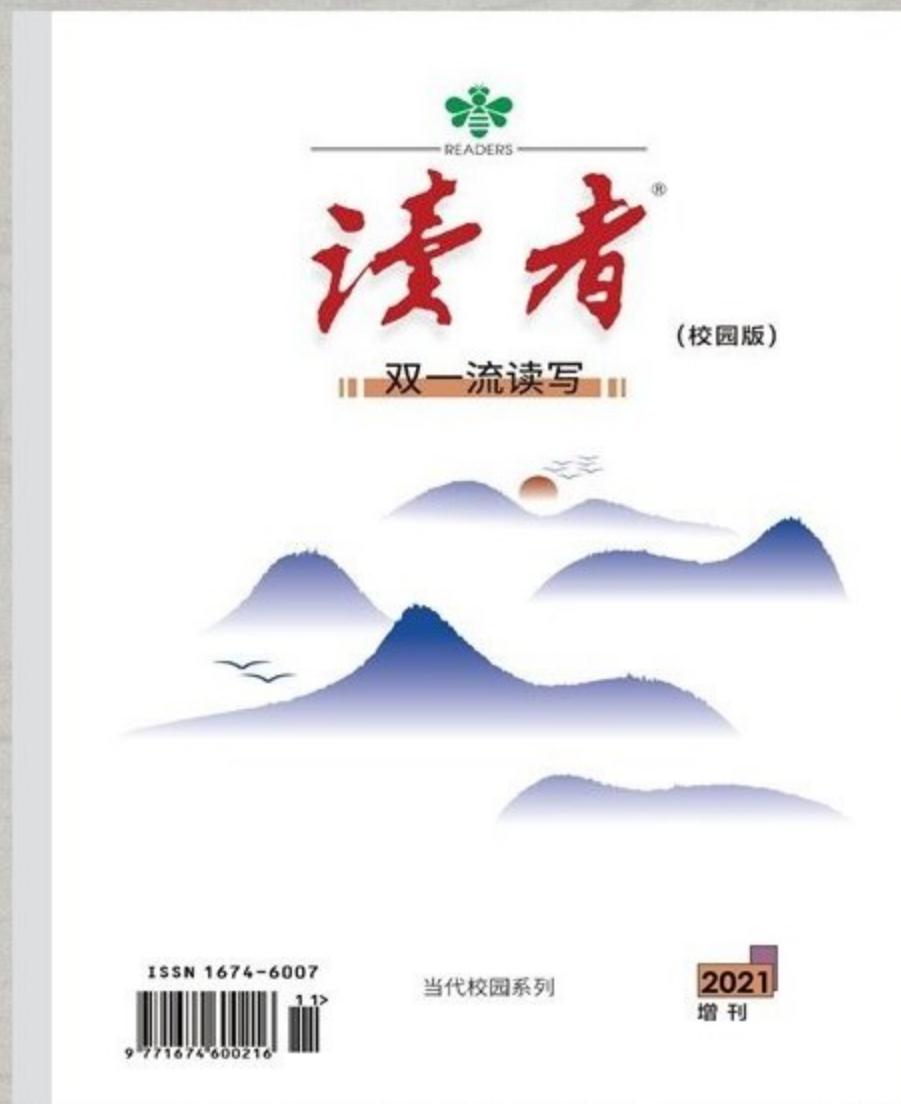
平凡实在的幸福。《读者》还会告诉你，哪怕一无所有，我们也能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哪怕不再享有健康，我们也可以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心灵。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有《读者》相伴，在充满未知和坎坷的生活中就总有烛火启发你、抚慰你。如辘轳般汲起心井深处的温暖；如棉衫般提醒着朴素的幸福；如银杏树，摇落一地金黄，点燃一瓣心香。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堂堂，经常看看《读者》，幸福也将长久地伴随你我。



《读者·双一流读写》

读者杂志社联合众多特级教师倾情打造
助力高中生提升语文读写能力及人文素养



超强名师阵容 | 全面覆盖热点素材 | 精准解锁高分技巧 | 助力养成语文思维



读者京东旗舰店
微信或京东扫描左侧二维码购买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The image shows the homepage of Qikan.com.cn and its mobile application. The website features a red banner at the top with the text "2016 新版发布啦!" (New version released!). Below the banner, there's a large image of an open book with the text "世界读书日" (World Book Day) and "畅销书刊推荐". The main content area includes several news articles and magazine covers. The mobile app interface is shown on a smartphone, mirroring the website's layout with a red header and various magazine thumbnails.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